



Seeds of Contemplation

默觀生活探秘

多默·牟敦 (Thomas Merton) / 著

江炳倫 / 譯



Thomas Merton 著

江炳倫 譯

默觀生活探秘

光啓文化事業 發行

Seeds of Contemplation

By Thomas Merton

Translated by Chiang Ping-Lun

目

錄

關於靈修經典	五
再版序言	七
作者的話	一
默觀的種籽	一
1. 凡物皆善	八
2. 萬物的真相	二
3. 為發見自己而祈禱	二
4. 萬眾一體	八
5. 殘軀斷骸	三
6. 孤獨	四
7. 魔鬼的倫理神學	二
8. 人格的完整	五
9. 恐懼為戰爭之根	五
10. 地獄就是憎恨	六
11. 信德	六

六九
六六
六三
五九
五六
五二
五四
三七
二四
二八
二二
一八
一一
一五
七一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純愛	默觀的交流	內在的貧乏	棄絕	誤人的火光	感官之夜	理解的恩澤	分心	心禱	超脫	自由的真諦	服從下的自由	謙遜克服失望	不和我在一起的人	她皎潔如日	鏡中觀物	傳統與革命
一 六 三	一 五 七	一 五 二	一 四 四	一 四 〇	一 三 三	一 二 六	一 二 三	一 一 七	一 一 〇	一 〇 七	一 〇 二	九 〇 七	九 三 三	八 八 八	八 〇 〇	七 四 四

關於靈修經典

古今中外，聖者賢者輩出，天主教會固不敢自負孕育了最多的聖賢，但二千年的歷史累積，它已擁有多采多姿的靈性修持的寶藏，卻是無容爭議的。

先人的社會型態、社會意識等，可能和現代人的大異其趣，但人性與人心的渴求，對真善美聖的追尋，則是今古致一的；也可以說是都需經過某些必然的突破與超越，其中的奮鬥與領悟是殊途同歸的。

因此，雖說天主只造了一個獨特的我，冥冥中為我鋪展了一條我的生命路，但古聖先賢已開發的巷道通衢，還是可以借重一番的，起碼行走的途中能減少一些孤寂感。

教會內的聖賢，一生勉力於立德之餘，也不忘為後人立言。他們一本苦心孤詣，寫下自己走過的路，在路上的顛簸起伏，以及其間的證悟與慧識，無非是為

了說明山高水長，天恩無限，並邀約人人共享，沐浴其間。

本社自創社以來，迄今三十餘年，陸續出版過不少教會內聖哲賢人的靈修典籍。由於未曾刻意設計，致使這些教會內極重要的精神資產，散失在三十多年來龐雜的出版行列中，而無一清晰、明顯的輪廓。如今，我們願意將這些典籍，慢慢收集成一叢書，名曰「靈修經典」，並藉嶄新的封面設計，使讀者一望即知該叢書中，本本皆為教會之靈性智慧結晶。但願這番努力，能幫助讀者更便於體察基督信仰之特色，並於領受先哲辛勤耕耘之美果之餘，能效法他們以至美至善之境界自勵自期的精神。

敬期批評賜正。

本社編輯部 謹識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

再版序言

無人認爲本書會暢銷。它現在如此流行，無疑地使作者感到愉快，但也感到迷惑。因爲像這樣的一本書，一本關於神修問題，沒有聯繫、而且過分簡約的反省集，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的。但我們又不可能在本文中各處註釋，修改那些可能使咬文嚼字的人感到太鬆弛的句子，以避免可能引起的誤會。要使像這樣的一本書完全清澈無疵，必須從頭重寫。但作者並沒有這樣做，只約略修改一下，並先給讀者一個預告便以爲滿意了。

讀者諸君，請留心。不要倉促瀏覽過去。不要立下結論，或者在作者的立論還沒說明的地方，加添你自己的見解。假如你願意，請先把你的判斷擱下來，等你唸完全書時，再去批評它。這本書並無意成爲系統一貫的宏論，每章之間都可以互相補充對照。關於隱修的話，應該用關於眾人和基督結合的話來理解它。關

於出世的話，不應該令你忘記本性價值的話。

最重要的，請記住在本書內，作者是從經驗的觀點，而不是用神學或形上學的看法，來談神修的事情。在宗教上，和在日常生活上一樣，神學的說法可能和經驗的說法相反。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太陽並不升起，我們卻說它升起來；雖然我們知道太陽並不降落，我們卻常常說：「太陽落了。」如果我說太陽早上升起來，因此就應受天文學者的責備嗎？同樣，在於神秘生活——每個唸過教會神秘學的人都很清楚——，我們習慣說，靈魂在愛天主時被「吸收」，甚至「不再存在」，「只剩下天主永存」。這些話不可按字面來解釋，它不是科學的說法，就如同我們說「太陽升起來」不能照字面解釋一樣。在神秘的祈禱中，靈魂並沒有真正消失，但它的活動完全被天主的活動所吸引，以致從經驗方面來講，它可以說已不再存在，因為它已經失去了所有獨立存在的意識。同樣，當你在太陽光下握著一根蠟燭時，你可以說它「已不再發光」，因為它的光消失在太陽光中了。但是科學家用適當的儀器，仍然可以發見蠟燭的光……

這本書所談論的許多事情，別的人可以把它們表達的更好，事實上，聖人們大都很明白地說過了。作者只企圖用我們當代人的語言說出來，並且他非常誠懇

他希望他的一切立論，都可以用公教道理的光來解釋。如果在本書中，有任何與公教的道理不能相符合的地方，你可以自動地把它刪去。

作者的話

這樣的一本書，在隱修院裏是不必寫出大家就會知道的。或者這就是爲什麼只有相當少數的人，寫這類書的原因之一。爲願意對內修生活及其意義多加反省的人，情緒上的衝動和肉體上的刺激是太大了。又因爲內修生活和默觀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我祇是指從愛天主之情發出的默觀——這本書所貢獻的意見，爲這時代的每個人，不但是修道人，都應該是一個大急需。這便是我所以認爲寫一本關於內修生活不大聯繫的思想、觀念和格言的書，雖然這類的書，可能爲人們所不熟悉；然而這並不需要我辯白或推託。

如果讀者需要我提醒他，這樣的著作，已有很悠長的傳統的話，他可以參考巴斯卡的「沈思錄」，聖十字若望的「慎思集」，與「訓言集」加杜西隱修士基果的「默想錄」，或甚至「遵主聖範」。不過，作者提出這些名字，並不是他膽

敢與偉人的作品比較，而是想藉此得到一個辯護，來出版他這本隨筆和個人反省的集子而已。

這類的思想，任何熙篤會士都可能有的；它們在無意間從腦海中掠過，假如有時間，就取筆記下來，並沒有什麼秩序或特殊的聯繫。現在，我把它們整理一下，需要補充的地方，也稍為擴充一下。它們並不包括內修生活的全部。相反的，有許多地方只好假定為已知：基督福音中的教訓，聖本篤的會規，以及關於教友修養的，神修學中為公教傳統所已接受的一切，我們在這裡都視為通過，關於這些或其他觀點也不嘗試加以辯護。這裡所談的一切，多根據第十二世紀熙篤會士的作品，尤其是聖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的著作；他對於振興作者所屬的這個默觀會的精神，曾有極大的貢獻。但任何熟悉聖十字若望的人，將發現他所有關於默觀祈禱的話，幾乎都是照著聖女大德蘭所寫的原則的。同樣，這本書也不自詡為革命性的，或者特別有創造性的。我們誠摯盼望，它沒有一行對公教傳統是新異的，或有一字要使正統的神學家感到困惑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任何隱修士都可以寫緣故。它所表達的主要觀念，皆多少潛存於每個默觀者的腦海中——當然他們可以有氣質與個性的殊異。它除了

討論那根據神學家們的意見，應該是教友聖寵生活普通應有的成全外，沒有別的目的或理想；因此這裡所說的一切，都可以應用於每個人：不但在隱修院，並且也可以應用於在俗的信友。

這本書也不想成爲文藝作品。事實上，任何有同樣興致的人，都可以把它寫得更好。偶然輪到作者把它寫出來的事實，對它的或好或壞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爲這樣的一本書，所要獲得的效果，是不可能受作者控制的。這本書是在天主的鑒臨之下寫成的，假如你也能在與天主的交流中讀它，它將使你感到興趣，你也將可能從其中採取一些神益，但這多半是靠著祂的聖寵，並非靠著作者的 effort。但如果你不能在這些條件之下閱讀本書，無疑的，至少本書爲你是一冊新奇的書籍。

默觀的種籽

每個人在世上生活的每分鐘和每一事件，都在他的靈魂上播下了一些東西。如同秋風飄送著成千累萬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種籽，時間的洪流，也挾帶著許多精神生活的種籽，不可覺察地停留在人類的思想和意志中。這些無數種籽的絕大部分，沉沒而消失了，因為人們沒有準備好來接受它們：原來，精神的種籽，只有在自由和願望的佳壤中，才能萌芽。

被自己的逸樂所困囿的思想，被自己的欲望所俘虜的意志，不能接受高尚的快樂和超性的願望。

如果我甘心願意當奴隸，怎能夠接受自由的種籽呢？如果我充塞邪僻的慾情，怎能夠擁有天主的願望呢？天主不能給我自由，因為我是一個囚犯，甚至不願意被釋放。我愛我的俘囚生活，我把自己監禁在肉慾中，我並且把心腸硬化，反抗天主的真愛。

假如我尋求天主，每件事每分鐘，都要在我的意志中，播下祂生命的種籽，有一天，它

要萌芽，產生驚人的大收穫。

因為是天主的愛，在煦陽中烘暖我；是天主的愛，降下冷雨。是天主的愛，在我所吃的麵包中養育我。也是天主，用饑餓和齋戒養育我。是天主的愛，在我寒冷生病時，遣來了冬天；在我勤勞汗流浹背時，遣來了溽暑；但也是天主，使河濱的微風和林中的涼颺，向我身上吹拂。他的愛，在我的頭上舒展大楓樹的蔭涼，使我看見那沿著麥田肩上挑著水桶，從井汲水回來的挑水夫。工人們都在休息，騾子正靜立在樹下。

是天主的愛，在小鳥和流水中向我傾談；在都市的喧囂中，天主也在祂的判決中對我說話。而這一切都是祂的聖意給我遣發來的種籽。

如果它們能夠在我的自由中生根，如果天主的意志能夠在我的自由的心田內發揚光大，那麼，我將浸潤在祂的愛中，而我的收穫，將是祂的光榮和我個人的喜樂。

我將與千千萬萬其他的自由意志，一起生長，合成一龐大的金色田園，一起讚頌天主，繁榮滋長，結實累累。

如果在一切事上，我只考慮冷與熱、食物或饑餓、疾病或勞苦、美麗或快樂、成功或失敗、以及我的工作所能為我自己得到的物質的善或惡，那我將只發見空虛，決沒有快樂。我將得不到滋養，我將不能壯大。因為我的食糧是祂，祂創造我，又創造了萬物，爲了透過它

們把祂自己給與我。

我的主要顧慮，不應該是尋找娛樂或成功、健康或生命、金錢或休閒、甚至像德行和智慧之類的東西——當然更不能尋找它們的反面：痛苦、失敗、疾病、死亡。但在一切發生的事上，我唯一的願望和喜樂，是應該知道：「這是天主所替我願意的事。在這事上，可以找到祂的愛：接受這事，我能夠把祂的愛還給祂，並把我自己和它一起給與祂，在祂的意志中滋長，而終能瞻仰祂——這便是常生。」

由於愉快地承受祂的意志，並欣悅地去踐行，我在心中有了祂的愛，因為我的意志現在是和祂的愛相同了，並逐漸變成祂，祂即是愛。由於從祂的手中接受一切事物，我把祂的喜樂納入我的靈魂中，不是因為事物的本身，而是因為祂是天主，祂的愛願意我在這一切事上獲得喜樂。

1. 凡物皆善

以爲聖賢和偉大的默觀者，從來不注意受造物，對世界的形色美麗以及世界上的人群，不瞭解或不知鑑賞，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難道你以爲他們愛天主的熱情，會令他們憎恨那些反映祂，並在各方面謳歌祂的萬物嗎？或者你要說，人家忖度聖賢們專心愛天主，他們的眼睛除了祂以外，一無所睹。難道你真想他們面如鐵石，闊步而行，聽不到人們對他們說話的聲音，不懂得人們的痛苦和喜樂嗎？因爲聖人們專心注意天主，所以他們才真正能夠看見並欣賞受造物；因爲他們只愛祂，所以祇有他們愛每一個人。

難道你以爲一個聖人，每當他談到或想到世界上的東西時，必須在言詞上暴露自己，引述一大堆關於天主的陳調，以表示他對受造物無興趣嗎？其實，一個聖人，能夠來談論世界，不必明顯地引述天主，他這樣做法能使他的談吐，給與天主更大的光榮，激起對天主更大的

愛情，遠勝於一個沒有那樣聖善的人，勉強個人，在受造物和天主間無端造出關係來，利用陳舊的類推和比喻，又是這樣脆弱無力，使你誤會宗教無非是此類之事。

聖人們知道宇宙以及天主所創造的一切，都是聖善的；但是不能超凡入聖的人，或者以爲受造物是污穢的，或者根本不費精神去思考這問題，因爲他們只對自己感興趣。

聖人的眼睛，使一切的美麗聖化；聖人的雙手祝聖他們所觸及的萬物，以光榮天主；聖人不被任何事物所攪擾，也不判斷別人的罪，因爲他們不認識罪。他知道天主的仁慈；他在塵世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仁慈帶給衆人。

當我們與天主的愛結合時，我們在祂那裏獲得了萬物，透過祂的聖子基督，我們又把一切獻給祂。因爲一切是我們的，我們是基督的，基督是天主的。由於關心祂的光榮超過所有的娛樂和痛苦、愉快或煩惱、以及其他的善與惡，我們在萬物中愛祂的聖意更勝於愛萬物本身，由此，我們便使萬物成爲讚頌天主的祭品。

這就是萬物所以被天主創造的目的。

在塵世唯一的真樂，是避開我們自我的監獄（我並非說身體，因爲身體是天主的宮殿，因此是聖善的），而能夠用愛來與「生命」（天主）結合，這「生命」在每一受造物的本質之內，在我們自己的靈魂的核心中居住並歌唱。在祂的愛內，我們擁有一切，享受它們的果

實，在萬物之中找到祂。於是，當我們往世界上遨遊時，我們所遇到、看見、聽見、觸到的一切，不但沒有染污我們，反而潔淨了我們，在我們身上種下更多默觀和天國的種籽。

如果欠缺這種完美性，受造物不能帶來快樂，卻要帶來痛苦。除非我們純全地愛天主，世界上的一切，都可能傷害我們。而最大的不幸，是對它們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痛苦，我們麻木不仁，一無所知地不瞭解有什麼意義。

因為除非我們完全愛天主，祂的世界是充滿著矛盾的。祂所創造的萬物，本是吸引我們嚮往祂的，反而使我們遠離祂。它們拉曳著我們前進，又叫我們木立不動。我們在萬物內有程度地找到祂，最後我們卻又完全不能在它們那裏找到祂。

正當我們自以為已經在它們那裏發現了一些快樂時，那快樂立刻變成了煩惱；正當它們開始要樂以自娛，那娛樂又變成了痛苦。

我們這些還沒有完全愛天主的人，在一切受造物上，可以發現一些反映天堂純樂的東西，也可以發現一些反映地獄苦惱的東西。我們發現一些天福的快樂，也發現一些地獄永劫的痛苦。

我們在受造物中所發現的美好，屬於受造物的實體；這個實體，來自天主，屬於天主，也反映著天主。我們在它們那裏所碰到的苦惱，屬於我們慾望的紊亂，因為它企圖在慾望的

對象上，找到比實際上所有的更大的實體：超過萬物本身所能給予的滿足，我們沒有透過天主所造的萬物崇奉祂，反而常常企圖利用受造物崇奉我們自己。

但是，崇奉我們自己等於崇奉虛無。而虛無的崇拜就是地獄。

2. 萬物的真相

一株樹光榮天主，主要地因爲它是一株樹。因爲保持天主所願意它所是的，便是摹仿天主內在的一個觀念；又因爲這觀念和天主的本質沒有區別，因此，一株樹保持是一株樹，也就是摹仿天主。

一株樹更相似自己，它就更相似祂。假如一株樹，企圖變成某種它沒有被指定的東西，它就相似天主少些，因此就光榮天主少些。

沒有兩個受造物是完全一樣的。它們的特殊性決不是缺陷。相反，每個受造物的完美，並不只是在和一個抽象的類型吻合，而是在於它本身的獨立性。某一株樹，將光榮天主，因爲它這樣在土壤中盤根錯節，枝葉扶疏，伸展在空氣和日光中和任何以前和以後的樹，都不相同。

難道你想像這世界上的每個受造物，都是天主沒有成功的嘗試嗎？你設想天主企圖重造

一個沒有完全實現於地上的理想類型嗎？假使是如此，它們就不能光榮祂，反而在聲明祂不是完美的創造主。

因此，每一個東西，在它的個性內，在它具體的本質和個體內，帶著它自己的一切特徵和私有的性質和它不可侵犯的獨一性，在光榮著天主，正是因為它保持天主在此時此地所願意它是的，在這些由祂的愛和無窮的「藝術」所為它指定的環境內。

一切活物和生長的東西，一切無靈之物和飛禽走獸，一切的花草以及整個大自然的樣式和個性特徵，都在天主的眼前構成它們的神聖性。

它們的安命就是它們的聖善。

這把泥土的特殊拙美，在這四月的日子，在這田中，在這片白雲的覆蓋下，是神聖的是由天主的藝術所祝聖而歸於天主的，它在昭示天主的光榮。

窗外這株山茱萸是神聖的。路旁那無人矚目的小黃花也是神聖的，它在仰望著天主的聖容。

這片葉子有它自己的纖維，它自己的織紋脈理，它自己神聖的款式；那些潛游水底的鯰魚和鱒魚，因了牠們的美麗和俊健而列入聖品！

但那崔巍、剝落、半禿的大山，也是天主的另一個聖者。沒有別的山完全像它。它有它

自己的獨一性；在地上找不到一件東西，曾經或將要同它這個樣子效法天主。而這就是它的聖善。

然而你怎樣呢？我怎樣呢？

我們和禽獸草木不同，只依照我們的本性所希望的去生活，是不夠的。只成爲一個個的人，爲我們是不夠的。爲我們，聖德高過人類本性。假若我們只志在爲人，除了本性的人外一無所是，我們將不能成爲聖人，也不能獻給天主摹仿他的聖德的那種崇拜——摹仿天主便是聖德。

的確，我的聖善在於成爲我自己，你的聖善在於成爲你自己，分析到最後，你的聖善將永遠不是我的，除了在愛德和聖寵的共產之外，我的聖善將永遠不是你的。

爲我，要作爲聖人，意思是要成爲我自己。因此，聖善和得救的問題，事實上就是找出我是誰，發見「真我」的問題。

樹木和禽獸沒有問題。天主創造它們時沒有和它們磋商，它們也完全滿足。

至於我們，情形就不同了。天主讓我們自由選擇。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完成我們自己的使命或否。但問題是：既然唯有天主擁有我個性的秘密，那麼，唯有祂能夠造成我之所是，或更好說，當我最後開始去實現我的使命時，唯有祂能夠造成我之將是。

那在每分鐘，由於天主的聖意，播在我的自由上的種籽，是我自己的個性，是我自己的真相、我自己的快樂、我自己的聖善的種籽。

拒絕它們即是拒絕一切：那是等於拒絕我自己的存在和「是」：我的個性、我自己。

不接受天主的愛情和聖意，便是拒絕使我的存在獲得完美。

假如我不能完成天主給我指定的使命，卻堅持我所未被指定的使命，我將永遠地反對我自己，同時是「有」又是「無」，一個希望生存卻又死亡的生活，一個希望毀滅卻又不能死去的死亡，因為它還得活下去。

因為我誕生在罪中，所以我帶著一個假我到這世界上來。我是在矛盾的記號下進入存在的，執著某種我從來沒有被指定的身份，因此，否定我原來被指定的身份。這樣，我在同一時間內，進入存在與不存在，因為從一開始，我就是某種我所不是的東西。

把同樣的話不用奇論而說明白些：幾時我只是母親所出生的故我，我就不是我所應該是的人，幾乎等於完全不存在。事實上，如果我没有出生，爲我更好。

我們每一個人內，都隱著一個虛妄的人格，一個假我。

這是我自己願意做的人，但他不能存在，因為天主對他毫無所知。而天主所不認識的，是太虛無了。

這個虛偽的自我，企圖存在於天主的意志和愛的範圍外——在實有與生命的圈子外。而這様的一個自我，不得不是一個幻影。

我們對於認識幻影本來就不大精明，尤其是對於關於自己的幻影——那些我們與生俱來，並在滋養罪惡之根的幻影。在這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眼中，沒有比他們這虛偽的自我有更大的主觀實在性，但它不能存在。獻身於崇奉這個陰影的生活，就是所謂罪惡的生活。

所有的罪，都出於這個臆斷：以為這假我，這只存在於利己慾望上的我，是生命的基本實體，宇宙內其他的一切都是為它安排的。於是，我竭盡我生命的精力，焚膏繼晷積蓄逸樂和經驗、勢力和榮譽、知識和愛情，以裝飾這假我，把它的虛無構成某種客觀的實體。我在四週獵取經驗，用逸樂和光榮為飾帶裝飾我自己，以使我能被我自己和世界所覺察，好像我是看不見的身體，只有用某種看得見的東西蓋著它的表面，我才可以被看見似的。

但在我身邊所囤積的事物之下沒有實體。我是空洞，我的逸樂和野心所造成的建築沒有基礎。我被化於它們。但它們由於它們的偶有性是注定要被毀滅的。當它們都飄散幻滅時，我所餘下的，只有我自己的赤裸、空虛和烏有，來告訴我犯了一個大錯誤。

我真相的秘密，乃是潛隱在天主的愛和仁慈之中。

但在天主內的一切，實際是和祂同一的：因為祂無限的單純，不許有瓜分和區別。因此，

除了在祂那裏，我不能希望在別的地方尋獲我自己。

最後，我能成爲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和祂同化；在祂那裏，潛藏著我的存在的理由和成全。

因此，只有一個問題，攸關我的存在，我的平安和我的快樂：在發見天主中發見我自己。如果我尋獲祂，我將找到我自己；如果我找到真我，我將尋獲祂。

雖然這看來是容易的，其實是極困難的。事實上，如果我只依靠自己的力量，這將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雖然我用自己的理智，能夠知道一點天主的存在和本性，但本性的法子，絕不能使我達到接觸和擁有祂的地步，就是發現祂真正存在，而我存在祂內。

這是無人能夠用自己的力量辦到的事情。

就是天下的人，宇宙中的一切受造之物，也不能夠在這工作上幫助他。

那唯一能教我找到天主的，是天主，是祂自己也唯有祂。

3. 爲發見自己而祈禱

在某一個角落，我能遇到天主，和祂的無限本體作真正經驗性的接觸：這就是我的「偶有」依賴祂的愛的地方。在我之內，有一個存在的頂點，於此，我的存在被掌握在我的創造主手中。

天主把我說出來，其中包含祂自己的一部分的思想。

一個話語將永遠不能理解那吐出它的聲音。

但如果我忠誠於天主在我身上所吐出的概念，如果我忠誠於我所被指定去符合於祂的思想，我將洋溢著他的實體，在我身上各處找到祂，沒有一個地方看見我自己。我將消失在祂內。

你有兩個自我，其中哪一個，能夠進入他自己之內，找到那說出他的天主呢？

如果你像東方的神秘家，能夠從你的頭腦中刮淨所有的思想和願望，的確你可能退隱於

你自己的中心，把在你心中的一切，集中在想像的那一點就是你的生命的來源——天主；然而，你還是沒有真正找到天主。任何本性的修練，決不能使你和祂親密接觸。除非祂把自己在你身上吐露，在你靈魂的中心說出祂自己的名字，你將無法知道祂，宛如頑石不能知道它所停歇的土地一樣。

我們之發見天主，可以說，也就是天主之發見我們。我們不能進天堂去找祂，因為我們不知道天堂在哪裏，它是怎樣的。天主從天堂降下，找到了我們。祂從自己無所不在的無限實體的深淵中凝視我們，而祂之垂視我們，給了我們高一級的實在，使我們也發見祂。只有祂知道我們，我們才能夠知道祂；我們對祂的默觀，是分享祂對自己的默觀。

當天主在我們身上發見祂自己時，我們就變成了默觀者。

那時，我們與祂接觸之門打開，我們經由我們自己靈魂的中心，而步入永遠。

當然，天主在所有存在的萬物中認識自己。祂看見它們，也只因祂看見它們，它們才存在。只因祂愛它們，它們才是好的。祂在它們身上的愛，就是它們的內在優美。祂在它們身上所看見的價值，才是它們的價值。因為祂看見並愛它們，萬物才反映著祂。

但雖然天主因祂的知識、祂的愛、祂的能力和祂對它們的照顧，鑒臨萬物，祂並不一定被它們所體會和認識。祂只被那些祂慷慨賜與一分祂自己的知識和愛情的人們所認識和愛戴。

爲要相稱地認識和愛天主，我們必須使天主，以一種新穎並特殊的方式，居住在我們之內。於是，天主在祂和祂造來愛祂的有靈性的受造物的無限距離中間，用祂自己生命的超性使命，架起了橋樑。聖父居住在萬物的深處，也居住在我自己的深處，祂賜給我聖言和聖神；在這些使命中，我被帶入祂自己的生命，在天主自己的愛中認識祂。

在這些使命中，我開始發見並將完成我的真相，因爲在它們之中，天主自己，在本身擁有我是誰的秘密，在我身上生活，祂不但是我的創造主，而也是另一個我，真正的自我。「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身上生活。」

這些使命在領洗聖事時開始。但在我們能夠發出有意識的愛德之前，它們在我們官能的行動上，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此後，天主在我們身上的特殊臨在，端賴我們自己的選擇如何，從此以後，我們的生活，變成了一連串的選擇，或者選擇那我們以私慾的幻想和自私的喜好所培養的假我，或者選擇在天主平安中的真我。

我在世上生存一天，我的思想和意志，就或多或少地能阻撓天主聖言和聖神的使命。我不容易接受天主的光明。

我自己本性嗜好的每一顫動，雖然我的本性自身是好的，也常傾向於煽動一個幻覺，反抗那生活在我內的天主。雖然我的本性行動是好的，當它們只是本性的時候，它們有一個趨

勢，去把我所有的才能集中於那我所不是的人身上，那我所不是的假我，那天主所不認識的人。這是因為我誕生於自私。我生來以自我為中心。這就是原罪。

甚至當我企圖悅樂天主時，我也傾向於取悅自己的野心——祂的仇敵。甚至在極大成全的愛火中，在願望修德和成聖，也可能雜著不成分的成分，假如我們忘記真正默觀的意義是要把自私完全摧毀，是要保持純潔的神貧和無玷的心靈，那麼默觀的願望也可能是不純潔的。

雖然天主生活在眾人的靈魂中，如果我從不認識祂，或思念祂，絲毫沒有關心祂或尋覓祂，或願望祂臨在我的靈魂，我怎樣能說我已尋到了祂，並在祂那裏找到了我自己呢？向祂唸一些形式上的經文，然後離開，把我的整個理智和意志，給與受造之物，只渴望那些與祂毫無相干的事物，有什麼益處呢？甚至雖然我證明我無罪，但如果我的思想沒有屬於祂，那麼我也不屬於祂。如果我的願望沒有伸展到祂那裏，卻散播在祂的受造物中，那是因為我已把祂在我身上的生命，縮小到形式主義的階段，禁止它用真正生命的影響力來推動我。

天主！請聖化我的靈魂，並從您的深淵，用火充滿我的意志。請光照我的思想，雖然這「對我的經驗可能是黑暗的」，但請您以您驚人的生命佔有我的心。讓我的眼睛，除了您的光榮以外，在世界上毫無所見；讓我的雙手，除了為您服務外，毫無所觸。讓我的舌頭，嚐不到那不加強我來稱頌您的光榮的麵包。我將聽您聲音，我將聽您所創造的所有旋律，唱著

3. 為發見自己而祈禱

您的聖詩。綿羊的毛和田間的棉花，將足夠溫暖我，使我能夠只為奉事您而生活；我將把餘下來的施給您的窮人。讓我只為一個目的利用萬物：在給與您極大的光榮中找到我的喜樂。

因此，最重要的是請使我遠離罪惡。別讓我陷入大罪的死亡中，因為罪把地獄放入我的靈魂。請使我遠離那蒙蔽並毒殺我心的貪慾。使我別犯那以不可抗拒的火燄咬噬人身的罪惡。使我離開那滿包仇恨的金錢愛，離開那窒息生命的貪婪與野心。使我別做虛榮徒勞的死亡工作，它們會使多少藝術家，為了驕傲，金錢和榮譽，而毀滅了自己，並使聖人暈倒在強求的救靈神火的山崩下。請制止我貪得無厭，血流不止，涸竭我本性的傷口。請把那以毒素謳歌愛情，並殺滅所有快樂的毒蛇似的嫉妒，驅逐出去。

請解開我的雙手，從懈怠中救出我來。請從那假裝活動，當我並沒有被要求去活動時的懶惰中解救我；請使我脫免沉淪於那勤於不必要的工作以逃避犧牲的懦弱。

但是請賜給我力量，在沉默平安中等候您。賜給我謙遜，唯有它才有休憩；別讓我陷入驕傲，它是最大的重負。請用淳樸的愛情擁有我整個的心和靈魂。只用一個愛的思想和願望，佔據我的整個生命，使我愛，不是為功勞，不是為成全，不是為德行，也不是為聖德，而只是為天主。

因為只有一個能夠滿足愛並給它酬報的：那就是唯有天主。

這就是所謂完全尋求天主的意義：避開幻想和逸樂，世俗的煩惱和慾望，避開天主所不願意的工作，和那只是人類誇示的光榮；保持我的心恬靜無紊，使我的自由常受祂的意旨的安排；在我的心中保存靜默，傾聽天主的聲音；修練思想上的自由，澄清諸受造物的概念和影像爲了能在信德中承受天主的密約；並愛人如己；靜息在謙遜中，在避免與他人衝突中找到平安；不爭執、不判斷、不批評或推測別人的得失；隨時隨地準備收斂自己的心神，把靈魂的所有精力，收集到它的最深奧處，安歇著靜待天主的來臨，安謐地，不勉強地集中心志，在我對天主的附屬性的支點上找到平衡；把我自己和我所有的，以及我將來所可能遭遇到的、所要做的或所將成就的一切，都收攏在一起，全盤獻託給天主；在服從，在純愛，全信和全心依託天主中，泰然履行祂的意旨。

此後，平安地等待著，你終究要瞭解萬物的空虛，並忘卻萬物。
靜候天主的救恩，何其美好！

4. 萬眾一體

爲要成爲我自己，我必須放棄假我；爲要尋獲我自己，我必須超越自己；爲要生活，我必須先死亡。

理由是：因爲我乃是在自私中出生的，因此爲使我更真實，更自我化的本性努力，只能使我更不真實，更不像我自己，因爲它們繞著謊言旋轉。

不認識天主，以自己爲中心而生活的人們，妄想祇有維護自己的慾望野心和要求，與世界拼命鬥爭，才能夠找到自己。他們以爲要達到做人的目的，必須想法子騎在別人的頭上，攫取一些有限的財貨來強調他們與比他們少有的或甚至窮人的區別。

他們只能想到一種使自己變成真實的方法：把自己和其他的人隔離，在自己和他人之間築起對比和區分的高牆。

我擁有你所沒有的。我是你所不是的。我得到你沒有得到的錢財，我獲得你永不能獲得

的東西。因此，你痛苦而我快樂，你被蔑視而我受讚揚，你死亡而我生活：你是無而我是有，並且因為你是無更顯出我是有，於是，我可以消磨一生的時間來欣賞你我間的距離；有時候，這甚至幫助我忘卻那些能力比我強的人，免得我一想到他們就妒火中燒。

度這種生活的人，是生活在死亡之中。他不能找到自己，因為他已經迷失，他已經不是一個實體。相信自己的人，是在作一個噩夢。當他死的時候，他發見他早已停止存在，因為天主，無限的實體，在他面前呈現萬有存在的天主，將對他說：「我不認識你。」

這又使我想到了精神驕傲病。我正在想那侵襲入聖人們的心中，在他們的聖德還沒有成熟時就把它吃掉的特殊非實在性。在每個熱心人士的心中，都潛伏著這類的蠕蟲。他們一做了某些自己知道在天主眼前是好的工作，立刻要把它的實體歸諸自己，把它當為自己的。他們喜歡把德行歸諸自己而毀滅了它們，用本來屬於天主的價值，裝飾他們自私的幻影。誰能夠逃避那潛藏的願望，想脫離群眾而去呼吸不同的空氣呢？誰能夠行善，而不想在它們中嚐到一點自以為高於罪人一籌的甘味呢？

當這毛病達到被視為謙遜的時候，就十分危險。當一個驕傲的人自以為謙遜時，就沒有救藥了。

這裡有一個人，他曾做了許多他的肉體所不易接受的事情。他曾經歷過許多試探，做了

不少工作，並因天主聖寵的幫助，獲得勇毅和肯犧牲自我的習慣，最後，他終於能夠使勞作和苦難變成輕易的。他的良心應該得到平安是可以想像的。但在他還沒有有意識到時，那與天主意志結合的純粹平安，已變成了愛個人優越的自滿。

他努力苦幹且終於成功的快感，偷偷地告訴他說：「我是一個聖人。」那時，他意識到別人在羨慕他那快感燒成一種甜飴的，吞噬的火。他覺得那火的溫馨與天主的愛極相似。養育它的德行是和養活愛德之火的德行一樣的。他沉迷在自我欣賞中，並且想：「這是天主的愛火」。

他想他自己的驕傲是天主聖神。

快感成爲他一切工作的準繩。在那些使他在自己眼中可羨可慕的工作中，他所嚐到的甜味，驅策他去守齋、去祈禱、或隱居獨處、或寫許多書，建築教堂或醫院、或樹立無數的機構。當他的工作都成功時，他想他的滿足感，是聖神的慰藉。

快樂的隱秘聲音，在他的心中歌唱著：「我和其他的人不同。」

一旦他走上這條路，這個自我滿足所能驅策他用天主的名字和祂的愛，藉口爲著祂的光榮所做出的惡，就無法衡量了。他這樣欣欣自喜，以致他已不能再忍受他人的勸告——或長上的命令。當別人違反他的意願時，他謙遜地合起雙手，好像暫時準備接受似的，但在他的內

心卻說著：「我被凡俗的人所爲難。他們不能瞭解我這個被聖神所引導的人。聖人們的情形常是如此。」

從此以後，他比以前更倔強十倍。

當這樣的一個人，以爲自己是天主的先知或使者，或有改革世界的特殊使命時，事情就太可怕了。

然而，我不但在天主那裏，還得在別人身上，找出我的真相。

如果我把自己和人類隔離，把自己當爲超人，我將永遠不能尋獲我自己。

有些人變成獨居修士，或者只因爲他們想，要成聖必須逃避其他的人。但是選擇獨居生活的唯一合法理由，是相信它不但能幫助你愛天主，而且也能幫助你愛其他的人。不然的話，如果你進入曠野，只想逃避你所厭惡的人類社會，你將不能找到平安，也不能找到寧靜：你只是把自己分離出來，以參加魔鬼的隊伍。

到曠野去吧，不要想逃避人群，而是想在天主內找到他們。

除了內在的隱修外，沒有真正的隱修。而內在的隱修，除非一個人接受他與別人關係中的真正地位，是得不到的。一個人還在想著自己的才能，聖寵或德行，把他們和別人區別出來，並欲高人一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

天主給我們聖寵、才能或德行：不是只為我們個人的好處，我們大家是互為肢體的，給與任何肢體的任何東西，就是給與整個身體的。我所以洗腳，並不是要使腳比我的面容更好看。

聖人們愛聖德，並不是因為聖德把他們和其餘的人隔離，使他們高出我們一籌，相反地，卻是因為它使他們更接近我們，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置他們於我們之下。他們的聖德，是為的能夠幫助我們，服務我們——因為聖人和醫生護士一樣，在他們是健康的，擁有治療疾病的技術的方面說，他們比病人好，然而他們使自己成為病人的僕役，把自己的健康和技術貢獻給他們。

聖人喜歡成聖，並不是因為聖善使他們得到別人的羨慕，而是因為聖德使他們能夠羨慕其他每一個人。聖德給與聖人一種眼光可以在窮凶極惡的罪人身上，發見好處。聖德替他們解下判斷他人，譴責他人的重負。

謙遜裏面有極大的自由。幾時你還要捍衛那你自以為重要的假我，你就失去心靈的平安。一旦你把那陰影和別人的陰影比較，你就立刻喪失所有的快樂，因為你已開始在非實體中交易，而在於那不存在的事物中，是無快樂可言的。

一旦你開始對自己認真，認為你的德行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是你的，你就變成自己虛榮

的囚犯，甚至最聖善的工作，也將蒙蔽你欺騙你。那麼，爲要維護你自己，你就吹毛求疵，到處窺伺別人行動上的過失和毛病。你更無理性地誇示自己和你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你就更趨向於用責備他人來建立假我的觀念。有時候，有德行的人也快快不樂，因爲他們已潛意識地相信，他們要得到快樂，必須自己比別人更有德行。

當謙遜把一個人從重視自己的工作 and 聲譽中救出來時，他發現只有我們把自己完全遺忘，純粹的快樂才是可能的。只有我們已不再注意自己的生命，榮譽和優越，才能夠完全自由地在成全中只爲了天主而奉事天主。

一個人在自己靈魂之內，脫去所有，赤貧如洗，一無所戀的人，一定是潛意識地幹他所認爲必須做的事務，不是爲天主的光榮，而是爲了他自己，他願意成爲有德行的人，不是因爲他愛天主，而是因爲他盼望欣賞自己的德行。可是每天的每分鐘，都要帶給他一些挫折，使他傷心不耐煩；就在這不耐煩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

他計劃做輝煌的事業。他無法想像一個頭上沒有光圈的自己。於是當每天日常生活的瑣事，不停地提醒他自己的渺小和庸碌之時，他便感到慚愧；他的驕傲，拒絕接受一個健全的人決不會感到驚訝的真理。

有時候，甚至專務神修，最熱心的人，也常會浪費光陰於互相競爭，結果是除了自討苦

吃外，毫無所得。

耶穌不止一次責備宗徒們，互相爭論，想奪取天國的上座。他們中間有兩個，雅各伯和若望，甚至想在天國上坐在祂的左右邊。在聖人們的傳記中，也常常發見他們意見不同。伯多祿常常和保祿意見分歧，非立·耐里不贊同嘉祿包勞米奧。有時候，最聖善的人，是性情暴躁，不容易和別人和睦共處的人。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那是因為你想聖人們都是十全十美的，不必和什麼毛病苦鬥。但是有時候，天主許可他們在達到聖德的高峰時，還保留一些缺失和弱點，瑕疵和怪僻，使他們的聖德，在自己和別人的眼前隱而不顯。假如所有聖人的聖德，皆昭然於世，他們就得不到同居人的磨難、批評、蔑視和反對，來琢磨和成全自己了。

安心於你還不是聖人吧，雖然你知道唯一值得生活的事情是聖德。那麼，你將滿足於讓天主在你所不明白的道路上，引領你進入聖域。你將旅行在黑暗中，不再關心自己，也不再和別人斤斤計較。走過那條路的人，終於發見聖德存在於每一事中，而天主環繞著它們。在放棄了一切與他人競爭的願望之後，他們驟然甦醒過來，發現到處都有天主的光榮和快樂，他們能夠因為看見他們的德行和優長而高興，比看見自己所做過的一切高興，他們在鄰朋的靈魂上，看到天主聖光的反映，使他們已再沒有力量，去責備在別人身上所看見的任何弱點。就是在最大的罪魁身上，他們也可以看到別人不能夠發現的優點和好處。至於他們自己，如

果他們也想到自己的話，絕不敢再和他人比較。比較德行高低的觀念，現在已變成不可想像的了。但它已不再是痛苦和悲哀的泉源：他們終於達到這個地步，把自己的卑微視爲理所當然，不再對自己發生興趣。

因我是在天主的肖像中被造成的，所以可以說「愛」是我存在的理由：因爲天主就是愛。愛是我的真相。無我就是真我。愛是我的真性格。愛是我的名字。

因此，如果我做任何事，或思念任何事，或說任何話、或認識任何事、或願望任何事，不是純粹爲愛天主的緣故，它就不能給我和平、安息、滿足或快樂。

爲尋找愛，我必須進入愛所隱藏的聖殿：即天主的本性。而爲進入天主的聖域，我必須和祂一樣神聖和祂一樣成全。這不是用我自己的力量，用我自己的努力，或和他人競爭，所能達到的。這意指放棄人所能追隨或所能明瞭的一切道路。

沒有愛的我，不能變成愛，除非天主先把我與祂自己同化。但如果天主遣來祂的愛，祂自己，在我內和我所做的一切內有所行動並愛，我即將被改變，我將發見我是誰，消失自我於天主內，以擁有我的真身分。

這就是所謂聖德。

神修生活的最大矛盾之一是：一個人不能進入自己的最深處，並經此進入天主之內，除

非他能完全離開自己，虛化自己，並在無私的純愛中，把自己給與其他的人。

於是，神秘生活最可怕的幻覺之一，是企圖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的靈魂中，這樣去尋找天主，用坐禪的方法塞閉所有外在現實，把自己蹲伏在自己的思維中，隔離世界和人類。

幸虧，多數企圖這樣做的人從來沒有成功。因為自我催眠正是默觀的反極。只有天主用祂的光和祂無限的愛火，侵入我們的三思五官時，我們才能獲得天主。但是麻醉思想，把自己和一切生存隔離，只能使你無能力接受默觀之源的愛。

我愈和天主同化，也就愈和所有與祂同化的人同化。祂的愛將生活在我們的中間。祂的聖神將是我們的共同生命：我們大家的生命，也是天主的生命。我們將用天主愛我們和愛自己的同一愛情，來互相愛，並一起愛天主。

基督曾為眾人結合為一體祈禱，宛如祂在聖神之內，和聖父合為一體。因此，當你和我達到我們真正的使命時，我們將發現，不但我們完全相親相愛，並且我們都是生活在基督之內，基督在我們之內，我們都成了「一個基督」。

默觀生活的最高境界，並不是許多分離的個人的天堂，每人各自瞻仰著天主：它是一個愛海，在所有被選者、天神和聖人們的「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中瀆湧；並且，如果他們的默觀沒有被分享，或只有少數的靈魂分享，或只分給那些只能享受較低層福樂的神體，

這種默觀將不是完滿的。

我在天堂上，在默觀天主中，將得到更大的喜樂，如果你也在那裏分享它；更多的人分享它，我們大家的喜樂也就更大。因為除非默觀被分享，它就不是最完滿的。我們不能嚐到天主光榮的滿全的欣喜，除非把那無窮的恩澤，分施給人，流溢發射光榮於整個天堂，在別人身上都看見天主，心知祂是我們大家的生命，我們在祂內是萬眾一體。

就是在世上，雖然沒有那樣顯明但情形也是一樣的。只有在信德的蔭庇中，我們才能夠意識並享受到這團結。就是在此塵世，我們更與天主獨處時，我們彼此就更互相聯結；不但和天主，就是和人群，默觀的沈靜也是深邃的、豐滿的、是無涯際的社團。不過在目前，我們最好還是忘掉它，因為它不能攪擾我們的想像。因為如果我們在默觀中，還惦念個人並思念他們，那將會使我們離開天主，因而阻止我們與他們的精神結合。當我們不再清晰認識他們時，我們就更真實地和他們在一起。因為我們都是在過渡中，等待在他們中清晰顯明地找到天主。在時候還沒有到來之前，我們都是在同一的幽暗中，看見他們和天主；這就是默觀。

我們越和天主獨處，我們彼此就越互相接近，在幽暗中，卻是在一起。我們愈遵照天主的意志和愛德，一起工作，活動、來往、就愈在祂內增長，雖然我們是在孤獨中。

我們愈孤獨，就更加互相靠近；我們愈進入社會中——愛德的真社會，而不是城市和暴徒

的烏合之衆——我們就更和他獨處。因爲在我的靈魂中，和在你的靈魂中，我發見同一個基督——我們的生命；祂也在我們的愛中找到自己，而我們都一起找到天堂，就是在聖神身中分享天主聖父的愛。

我的真正人格，只能這樣在神秘基督的身上完成，就是透過我，基督和祂的聖神，能夠這樣愛你和衆人以及天主聖父，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愛發自天主，把我們集合於天主，爲的透過我們衆人，返回天主，並在祂無窮仁慈的激流中，把我們都帶返到祂那裏。

所以我們都成了通路和窗戶，天主經由我們，使祂的光明返照在祂的屋宇中。

當天主的愛在我身上時，天主能透過我愛你，你也能透過我愛天主。如果我的靈魂向那個愛局閉，天主對你的愛，你對天主的愛，以及天主在你和我身上對自己的愛，將得不到那只有透過我、不能透過其他任何人的特殊表達。

因爲天主的愛在我身上，它能從一個特殊的方位流向你，但如果天主不生活在我身上，那方向就被阻遏；又因爲天主的愛在你身上，它能從一個非此不可的角落流向我。並因爲它在我們倆身上，天主得到更大的光榮。祂的愛多得到兩個不然將不能表達的方式：換句話說，兩個沒有祂即不能存在的喜樂。

讓我們生活在這愛和快樂中吧，你、我和我們大家，都生活在基督的愛和默觀中：因為這是我們找到真我、並互相尋獲真面目的地方。只有在這愛中，我們才終能成爲真實的。因爲在這裡，我們最真確地分享到一體三位之主的生命。

天主在互有實體關係的三位中，無限地抗拒自私的任何陰影。因爲一個天主不是分開存在，在祂的獨一中孤立的：祂是以父、子和聖神的身分存在的。這三位是一體；但離開祂們，天主已不是以一體存在。祂是三位，卻是一個天主。三位不是互不相關的、孤立的。他們是一個，卻存在於相互的對視中。

這只在三位中存在的一個天主，是多數關係形成的一個環，其中，祂無窮的實在——愛，永是同一的，萬古常新，常圓滿，常是整體，常開始，沒有窮盡，絕對的、永遠的、完滿的。在聖父內，天主無窮的愛常常開始；在聖子內，它是常盈滿的；在聖神內，它是完美的；它萬古常新，生生不息於它永遠的泉源內。但如果你從一位到另一位，前後跟隨著愛，你永遠不能追上，因爲你永遠不能把愛迫到一隅，把它拿下來，把它當爲其中任何一位獨有的，好似一位可以把三位的愛的果實，歸爲己有似的。因爲三位的一個愛，是無限豐滿的，它慷慨施給人，總不停止，也從來不被拿走，但是常常在施給人，接受只是爲要完全分施。

因爲天主的愛，從沒有找到一個能夠阻止和消耗它的「自我」，所以天主的生命，是絕

對無窮的、完全的、不涸竭的。因此，在天主內，不可能有自私，因為天主的三個自我，是大公無私的三個實體關係，在祂們共有生命的洪流中，洋溢著最大的喜樂。

天主的內在生命是完美的默觀。我們的喜樂和生命，本來無非是分享祂們的生命。在祂們內，我們終有一天要完全生活於天主，生活於彼此之中，猶如天主三位，生活於彼此之中。

5. 殘軀斷骸

你、我、和衆人，本來應該在同一個神秘基督的身上，找到我們的真相，在祂身上，我們大家相輔相成，「依照基督完滿的年齡，成爲一個成全的人。」

當我們都達到成全的愛，就是在天主的光榮中默觀著祂時，雖然我們不能轉讓的人格，還是永遠分開，仍將組合而爲一，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別人身上發見他自己，而天主將是大家共有的生命和實體。「天主是萬有，天主在萬衆之內。」

天主是燃燒的熱火，祇有祂，能把我們像金子一樣地鍛鍊，把我們從自私的渣滓中分開，把我們融合在這完美的結合中，使我們永遠反映祂三位一體的生命。

我們幾時拒絕天主的愛，拒絕那要來鎔化我們並完全結合我們於祂的力量時，那麼，我們身上的金子，將潛沉在砂礫和骯髒中，使我們互相敵對。

我們幾時沒有被天主的愛淨化，沒有在真純聖德的結合中鎔化於祂，我們便彼此分離，

彼此仇視；我們中間的團結，將只是脆弱的、痛苦的事，充滿著痛苦、煩惱、欠缺永遠的膠合性。

在整個世界內，和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我們看出來，甚至在熱心教友和聖賢們中間，基督常遭受著肢解的痛苦。

祂的肉體被比拉多和法利賽人釘死；祂的奧體，一代復一代地，在那離析臨終的劇痛中被惡魔拉曳著、分割著；而這個分離、是在我們自私和罪惡的靈魂中醞釀起來的。

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人的貪婪和情慾，不停地在他們中間爆發著分離；把人類從結合中撕開的創傷，愈來愈大，終於爆發為巨大的戰爭。暗殺、屠戮、革命、仇恨、人的靈與肉的摧殘磨難，城市在火海中毀滅、千萬人的饑饉、生靈塗炭，最後原子戰的慘無人道；基督在祂的肢體中被屠殺，一塊一塊地被肢解；天主在人身上海被慘殺。

世界的歷史，沾染著城市、民族和百姓毀滅的血漬，這一切，都在說明那壓制眾人靈魂以及聖賢們的離析。

甚至那些無辜的人，那些因基督的愛而生活的人，那些願意全心互相親愛的人，還是一樣保持著隔離分裂。雖然他們在祂身上已是一體，但是他們自己還不知道這個事實，因為那個結合，只沉隱在他們靈魂的深處。

他們的思想，判斷和慾望，他們的性格和官能，他們的嗜好和理想，還被囚困在不能逃脫的塵俗渣滓中，使純愛還無法淨化他們。

一天我們還生活在世上，那把我們結合起來的愛，就要因我們的互相接觸，給我們帶來痛苦，因為這個愛，是重新銜接在一個斷骨的身體上。在這世上，就是聖人和聖人生活在一起，也難免感到一點彼此間意見不同的煩惱和痛苦。

關於人們彼此間不和的痛苦，有兩個對付的方法。他們可以愛，也可以恨。

憎恨不敢付出這個接骨合身的代價，它逃避犧牲和麻煩。它拒絕重新結合的痛苦。但它卻跟別人的苦悶糾纏在一起；別人在我們面前，叫我們想起彼此間的隔離，因此也引起我們的苦悶。

憎恨企圖消滅那些和我們意見不合的人，以除去分裂。它以排斥他人的手段，尋求和平。但是，愛接受重新結合的痛苦，開始治癒萬傷。

主要的是在受難和犧牲中，才能夠平安和諧地共度生活，才能夠使愛在我們身上得到完滿，才能夠準備度默觀的生活。

因為聖教會不只是一種學理，或一些信仰的系統；它是基督生活於我們，把我們結合在祂自己的生命，把我們結成爲一。「我在他們內，好像您，父，在我內，使他們能夠在一

體中得到成全……你所給我的光榮，我已給了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宛如我們是一體一樣。」
「如果你們彼此相親相愛，人們要因此認出你們都是我的徒弟。」

「愛的人，不在死亡中居住。」

如果你把默觀主要地視如一種手段，來逃避人類生活的悲劇，來避免和其他的人交往，逃脫在基督的愛德上，共同奮鬥、團結精誠的煩惱，你還不明白默觀是什麼，你也永遠不能在你的默觀中找到天主。因為只有在基督身上發現我們和弟兄結合，我們才能發現天主和認識祂；因為那個時候，祂的生命開始浸潤我們的靈魂，祂的愛開始佔據我們的三思五官，我們也能夠從祂反映在我們淨化的意志上無我的經驗認出祂是誰。

祇有一種真正逃避世界的方法：不是逃避麻煩、抵觸、困難和受苦，而是避免傾軋和分解，以便在泛愛他人的愛中達到親愛精誠與和平。

基督曾經不肯為「世界」祈禱，並說祂的門徒在世界內而不屬於世界，這個世界所指的是什麼呢？這個世界，是那些自私自利、互相排斥的人的城市；它不會消失，因為它將在地獄中繼續下去。這是那些爭奪有限的物件，攫取財貨與逸樂的專利權，不肯與大家共享快樂的人的城市。

如果你抱著逃避這世界的心情，而僅僅離開城市，跑進曠野，那麼，你必定隨身把城市

帶進曠野。但是，如果你讓天主從你的自私中救出你來，只為愛而生活，那麼，你雖然身在世俗中，也能完全超脫世界。

因為避開世界的意義，無非是避開自私。一個把自己和自私囚在一起的人，他只能讓內在的邪惡，或像魔鬼據有他或把他從他自己的內心中驅逐出去。

因此，如果你隱居獨處，只因為你喜歡孤芳自賞，那是很危險的。

6. 孤獨

身體的孤獨，外在的緘默，真正的斂心，爲任何願意度默觀生活的人，都是很需要的。但如同任何受造的東西一樣，它們無非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們不懂得目的，我們就必錯用手段。

因此，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尋求孤獨，目的是爲增長對天主和對他人的愛情。我們走進曠野，不是爲逃避人群，而是爲學習如何找到他們。我們離開他們，不是爲和他們脫離關係，而是爲尋求服務他們最好的方法。但這常是次要的目的。

那概括一切的唯一目的，是愛天主。

最真實的孤獨，不是某種身外的事情，不是使你的身邊沒有人或沒有聲音；它是在你自己靈魂的中心所打開的深淵。

這個內在孤獨的深淵，是由那不能用任何受造物滿足的飢渴所造成的。

尋求孤獨的唯一途徑，是經由飢渴、痛苦、貧乏和願望；而那已找到孤獨的人，虛懷若谷，好似他已經被死亡所虛化。

他已前進而逾越常人的眼界。已沒有什麼方向，可以繼續前進。這個地方，它的中心在各處，它的界線不知道在那裏。你要找出它，不必再跋涉，最好是站住不動。

然而在這孤獨中，開始了最深邃的活動。在這裡，你發現沒有運動的活動，深沉休憩的工作，晦暗中的景象，超出一切願望的滿足限度一直伸展到無窮。

雖然我們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得到這個孤獨，但也有一個找到它的方法，這多少與時間、地點、隔離市鎮和熙來攘往的城市有關係。

至少應該有一個房間、某個角隅，無人來尋找、攪擾或注意你。你應該能與世界脫離，把自己解放出來，聲、色、思維把你束縛在他人面前，你該鬆弛這些緊張的細線或繩索。

你一旦找到這樣的一個地方，你該感到滿足；如有正當的理由叫你離開它，也不要感到不安。愛它，儘速返來，不要太倉忙把它和別的環境調換。

我們已經說過，爲默觀者最重要的孤獨，是內在的精神的。我們也承認，就是在這個世界的喧囂中，也可以獲得深湛平靜的內在孤獨。但是有時候，這個真理竟在修會中被濫用。有一些已獻身與主的人，生活浮躁不安，沒有獨居的真正意願。在理論上，他們承認外在的

孤獨是好的，但卻又堅持生活在世俗中，而保持內在的孤獨更好。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被活動所吞噬，為俗念塵慮所充塞。為他們，內在的孤獨是不可能的。他們畏懼它，他們從事一切所能做的事，以逃避它。更糟的，他們企圖把別人都拉入如他們不停的，吞沒內修精神的行動中。他們是無益工作的偉大倡導家。他們喜歡開會、邀人宴樂、組織討論會和演講會。他們刊行傳單、寫信、在電話筒談幾個小時，為要召集數百人於一堂；那裏，他們使空氣瀰漫煙霧，喧嘩嘈雜，互相喝采，鼓掌，最後，蹣跚回家時，互相拍拍肩膀，自信他們已為宣揚天國，做了偉大的事。

除非你努力解脫這個存於時空內的生存的慾望、煩愁和興緻，你將永遠找不到內在的孤獨。

設法避開人們的娛樂，吵鬧和事務吧。儘遠離開那人們集來互相欺詐、凌慢、互相攻訐取笑、或用友誼的假姿態，互相愚弄的地方。不要閱讀他們的報章雜誌，除非你真正必須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報紙是一種補贖，並不是娛樂。如果你聽不見他們的收音機，高興吧。不要關心他們的靡靡之音，也不要因為他們殫精竭慮修飾容貌，自己感到不安。

不要抽他們的香煙，或飲他們的酒，或沾染他們對各種食物的嗜好。不要看他們雜誌中的圖畫，而混亂你的生活。

保持你的眼睛純潔，你的耳朵清淨，你的思維澄明。呼吸天主的空氣，如可能，在祂的碧天之下工作。

但如果你必須生活在都市中，在機器中間工作，在馬路上駕車行駛，在某一地方進餐，收音機傷風敗俗的新聞使你耳聾、食物摧毀你的生命和週遭人的情緒，厭煩之情毒化你的心靈，不要焦急接受它當爲天主的愛情，當爲被種在你靈魂內的孤獨的種籽，你因這痛苦喜歡吧：因爲它將使你把握下一個逃避它們的機會，重返到斂心的緘默中，獨居在天主寧靜的鑒臨中。

不過請記住，如果你只爲逃避而逃避，離開世界只因爲你討厭它，你就永遠找不到平安，也找不到孤獨。如果你尋求孤獨只因爲你喜歡它，你永遠逃不開這世界和它的自私：你永遠得不到那將使你真正獨處的內在自由。

7. 魔鬼的倫理神學

魔鬼有整套的神學和哲學，向任何願意聽他的人這樣說：受造物是邪惡的，人也是邪惡的；天主創造了邪惡，並直接願意人類遭受邪惡，祂喜歡坐視人類受苦；事實上，整個宇宙充滿著悲哀，因為天主願意，並且這樣計劃了。

傾聽這類的話，把它吸收，並以此自樂的人，發展了一種類以邪惡催眠術的神修生活觀念。罪惡、災異、永罰、天譴、天主的正義、賞報、世界的末日等等，是他們最喜歡喋喋不休而談論的話。這或者是因為他們想，許多別的人將墮入永獄，而他們可以避免它。因而獲得一種深湛的，下意識的快感。但他們如何知道自己能夠避免地獄呢？他們除了臆想這一切痛苦，都是為別的人而不是為他們準備的，因此得到某種自慰感之外，再也不能找到任何其他確定的理由。

這種自滿感，他們稱之為「信德」，並構成了他們「得救」的信念。

魔鬼叫人宣傳罪惡，而獲得許多的徒弟。他使他們確信罪的凶惡，勸誘他們發生一種情緒上的病症，使他們確信天主並不理會他們的罪，從此以後，他讓他們消耗餘生於默想別人的大罪和別人將受的譴罰。

魔鬼的倫理神學，以這個原則為出發點：「快樂是罪。」然後，牠把它顛倒過來：「一切的罪是快樂。」

此後，他指出快樂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我們有尋求快樂的天賦傾向，由此牠結論說：我們的一切本性傾向都是惡的，我們的人性本身就是邪惡。並且，他誘導我們下結論說：既然快樂是不可避免的，就沒有人能夠避免罪。

之後，為確使人們都不再設法逃避罪，牠又補充一句，凡是不能避免的，就不是罪。於是，罪的整個概念，被當為毫無關係的東西，從窗口被拋出去；人們堅信除了為快樂外，沒有值得生活的；這樣，本來是好的快樂被曲解為惡，生活便被拋在悲哀和罪惡中了。

有時候，有些人極猛烈地抨擊罪和罪罰，好像在思想中除了罪以外毫無所有，事實上，他們是潛意識地在憎恨人類。他們想世界不鑑賞他們，而這便是他們報復的方法。

惡魔也不怕宣講天主的意志，假如他能用自己的方法宣講它的話。

牠的論證大約是這樣的：「天主願意你做合理的事。你有一種內在的吸引力，可以由滿

足的溫柔的快感，告訴你什麼是對的。因此，如果長上企圖干擾你，令你做不起這內在快感的事，你可以引據聖經，告訴他們你必須聽命天主教在聽命於人之上，那麼，你可繼續前進，承行自己的意志，做那能給你溫馨快感的事。」

8. 人格的完整

許多詩人不是詩人，正如許多修道人不是聖人，理由是一樣的：他們永遠沒有完成自己的人格。他們永遠沒有想成爲天主所爲他們指定的個別的詩人或修士。他們永遠沒有成爲個人生活的一切環境、所要求他們成爲的人或藝術家。

他虛度年華於企圖成爲別的詩人，別的聖人。因著某些荒誕的理由，他們自信必須成爲二百年前已逝世的某人，那位生活環境與他們完全不同的人。

他們殫精竭慮，無望地企圖得到他人的經驗，寫他人的詩篇，或擁有他人的聖善。

想尾隨某一個人，可能是很強烈的自私主義。人們急於摹仿知名的人物，以吹噓自己，而過於怠惰進一步思考開拓新的境界。

急功計利，摧毀了聖人，也破壞了藝術家。他們希望立刻成功，這樣急於成功，以致不能安心等待，以對自己真誠。當他們達到瘋狂的地步時，甚至可能把自己的焦急，當爲人格

的一種完整。

在偉大的聖人身上，你發見完美的謙遜和完美的人格是一致的。此二者實際上是二而為一的。聖人和其他任何人不同，主要是因為他有謙遜。

就日常生活的瑣事來說，謙遜安心於那能滿足一般人的任何事物。但那並不是說，謙遜的真諦只在於相似別人。相反，謙遜乃正在於你現時在天主面前的真人格；既因沒有兩個人相同，假如你有成爲你自己的真謙遜，你就永遠不會與世界上任何人相同。但這特殊性，並不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上表現出來。它不是表面的意見、趣味、或工作態度的事。它是深潛在靈魂之中的。

爲真正謙遜的人，一般風俗習慣，都不能引起衝突。聖人對別人合理所吃的所喝的，身上所穿戴的，住房牆壁上所掛的，不會發生討厭。將別人在這些小事上和我一致或殊異，當作生死的大事，等於給自己的生活填塞喧囂和紊亂。謙遜的人，把這一切當爲不關緊要的事忘掉，把握世界上任何能幫助他愛天主的事物，其他一概置之一旁。

他能夠清楚體會，對他有益的可能對別人無益，幫助別人成聖的可能毀滅他。因此，謙遜給人精神的深湛精細，給人平安、圓通、常識；沒有謙遜、便沒有健全的道德。

堅持成爲某種你所不是的，決不是謙遜。那是等於說，你比天主認識更清楚你是誰，你

「應該」成爲什麼樣的人。如果你走著別人的道路，如何有希望達到自己旅程的目標呢？度著他人的生活，你如何能獲得自己的成全呢？別人的聖德永遠不是你的：你必須在絕對獨處的黑暗中，用你的謙遜去完成你自己的得救。

爲了成爲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一個人，成爲天主指定的一個人，或藝術家，這需要英豪的謙遜。

你將覺得你的誠實只是驕傲。這是嚴重的誘惑，因爲你不知道你是否忠於真正的自我，或只是爲你所希求被鑑賞的假人格，構築防禦工事。

但最大的謙遜，可以從你希望在自己地位上保持均衡看出來：繼續完成你的人格，不執拗，也不維護你的假我，來反對他人的假我。

成全不是像要找一頂帽子的事——走進一間鋪子，拿幾頂來試試，十分鐘之後，頭上戴著一頂合適的走出來。不過，有時候人們卻抱著那樣的觀念而踏進隱修院。

他們急要獲得那適合他們的系統，然後戴著頭上的東西，到處行走來消度餘生。

他們不加區別地鯨吞熱心的書，不稍考慮他們所讀的，有多少適用或能適用於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主要關心的事，是盡量獲得許多外在的事物；用他們倉率認爲成全的容貌，來裝飾自己的人格。他們穿著爲別人和別的情況所剪裁的衣服，到處招搖。

如果他們把這事做好，他們神靈化裝，很容易獲得別人的欣賞。宛如成功的藝人，他們變成商業性的。從此以後，爲他們就沒有什麼大希望了。是的，他們是好人；但他們越出本有的位置；大部分本來很有用的能力，將因此而浪費。他們已滿足於自己聖德的商標，滿足於用自己的想像，爲自己所編織的成全。

但是，天主卻願意創造他們特殊的成全和特殊的喜樂，只好等待著他們走過艱苦的煉獄，才能實現。

聖人的初徵之一，可能是別人不知道如何對付他。實際上，他們懷疑他是瘋狂或驕傲：但至少是某種個人理想所縈繞的驕傲；除天主外，無人能真正了解他的理想。他爲把成全的一切抽象準繩應用於自己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許多的困難。他好像無法使自己的生活和書本符合。

有時候，情形壞到沒有一個隱修院要收留他。他被開除，被遣回世俗，像聖拉伯爾本篤，希望當特拉浦苦修士和加都西苦修士，但都沒有成功。他終以流浪結束他的一生。他死在羅馬的街頭上。

然而從中古以來，唯一真正度著熙篤或加都西修士的生活，被正式列入聖品，爲全聖教會所恭敬的聖人，只有聖拉伯爾。

9. 恐懼爲戰爭之根

「德行」的概念，對人已經沒有吸引力，因爲他們對做好人已不再感到興趣。然而，假如你告訴他們，聖多瑪斯把德行定義爲「實踐悟性的習慣」，他們或者會稍稍注意你的話。他們喜歡任何似乎會使他們變成聰明的思想。

我們的思想宛如烏鴉。牠們啄起任何閃爍的東西，不管我們的巢窩，有這些東西在裏面，是多麼不舒服。

魔鬼很高興看見一個靈魂，走出它乾燥的房間，在外面雨中發抖，除了因爲房子乾燥外，沒有別的緣故。

我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但有時候我偶然看見他們所畫的和所寫的東西，它給我一個信念，他們都生活在灰盤中。它使我高興不能聽見他們所談的話。

如果一個作家，寫東西怕人家批評，他永遠寫不出任何可讀的東西。如果你願意幫助人，

必得決定寫些有的人將指責你的東西。

詩人爲創造而收斂心神。默觀者爲被創造而歸向天主。

一個公教詩人，應該先以當詩人來成爲使徒，不要企圖先做使徒來當詩人。因爲如果他以詩人的身分在人們面前出現，他將以詩人的身分被評判；如果他不是好詩人，他的傳教使命將被譏笑。

如果你爲天主而寫作，你將感發許多人，帶給他們喜樂。

如果你爲人們而寫作，你可賺一些金錢，給某些人一點快樂，在世界上引起一會兒的響聲。

如果你爲自己而寫作，你會念自己所寫的，但在十分鐘之後，你將感到厭惡，甚至寧願死去也不肯再去讀它。

所有戰爭的根源都是恐懼：這並不如人們間互相恐懼那般大，而更是恐懼一切事物。他們不但互相不信任，他們甚至不信任自己。假如他們疑惑別人可能轉身殺死他們，他們更疑惑自己可能轉身殺死自己。他們不能信任任何東西，因爲他們已不再信任天主。

你能叫人信任那顯然已不可信任的人，來結束戰爭嗎？不。教給他們敬愛並信任天主吧；那麼，他們便可能愛那不可信任的人，也敢和他們講和，並不是因爲相信他們，而是因爲相

信天主。

因為只有愛——就是謙遜——能拔出所有戰爭的根子——恐懼。

如果人們真正願望和平，便應該祈求天主，祂一定把它賜給他們。但祂為什麼要賞給世界並不真正希望的和平呢？因為世界所願望的和平，實在決不是和平。

對於某些人，和平只解釋為可以自由地剝削他人，並且不怕報復或干涉。對於另一些人，和平解釋為不間歇地互相掠奪的自由。再對於另一些人，它解釋為侵佔地上的財貨，不必被迫間斷他們的享樂去養活那些他們所剝削而挨餓的人。而且幾乎對於每個人，和平只是脫離任何身體的暴力，以免在生活上蓋上陰影，他們的生活只是安逸，快樂，滿足下的慾望而已。

許多像這樣的人，向天主祈求他們心目中所認為的和平，而驚奇為什麼天主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他們不懂得其實天主已應允了。天主已讓他們獲得所願望的，因為他們的和平觀念，無非是戰爭的另一形式。

因此，不要愛你所想像的和平，要愛別人，而且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不要恨你所認為戰爭的製造家，而要恨你自己靈魂內的情慾和騷擾，這些才是戰爭的原因。

10. 地獄就是憎恨

在地獄裏，人與人間，除了他們互相憎恨，而又不能互相脫離，也不能脫離自己之外，再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他們一起被投入火海中，每個人都用徹骨而又無能的憎恨，想把別人擠開。而他們希望互相分離的理由，不但因為他們憎恨在別人身上所見的，卻因為他們知道別人憎恨他們在自己身上所見的：他們在彼此的身上，認出在自己身上所厭惡的：自私、無能、痛苦、恐怖和失望。

由果子可以認識樹。假如你希望明瞭現代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史，請你研究地獄。

不過，世界與世上所有的戰爭，還不是地獄。歷史無論如何掙掙可怖，還有另外一個更深的意義。因為歷史的邪惡，並不是它的意義；不可從時代的邪惡，去理解我們的時代。在戰爭與憎恨的火爐中，還有一個互相親愛的城市，在愛德、忍耐的英勇精神下，被熔合在一

起；而那些無所不憎恨的人們的城市，被驅散崩潰，這個城的居民像火星、煙氣和火焰似的被拋向各方。

我們的天主也是燃燒的熱火。假如我們以愛熔化於祂，像祂一樣燃燒，那麼，祂的火將成爲我們永遠的喜樂。但如果我們拒絕祂的愛，停留在罪的冰冷中，反對祂和別的人，那麼，祂的火（由於我們自己，而不是祂的選擇），將變成我們永遠的仇敵，這愛，不但不是我們的喜樂，反而要成爲我們的磨難和毀滅。

當我們愛天主的聖意時，我們就在一切事物上發見祂和祂的喜樂。但當我們反對天主時，就是說，當我們愛自己勝過愛祂時，萬物就變成了我們的仇敵。它們不得不拒絕我們的自私所向它們要求的無理的滿足。因爲天主的無窮公義，是每個受造物的法律，烙印在祂所創造的萬物上面，它們只能和祂大公無私，友善——這大公無私也是人類生活基本法律。

罪本身，或邪惡本身，並沒有什麼可吸引人的地方。

邪惡不是積極的東西，而是缺欠應有的成全。罪從這方面看來，本質上就是可厭惡的，因爲它是缺乏某種能滿足我們的意志與思想的東西。

能吸引人做惡事的，並不是事物上的邪惡，乃是由於虛偽的外觀和歪曲的透視而發現的好處。而且從那角度所看見的好處。只是引人墜入陷阱的釣餌。當你伸手去取它時，圈套馬

上拆穿，使你只感到厭惡、無聊和憎恨。罪人即是憎恨一切事物的人，因為他們的世界，必然充塞著叛逆、幻覺和欺詐。最大的罪人，必是世界上最惹人厭惡的人，因為他們也是最厭惡他人、感到生活最無聊的人。

當他們企圖用噪音、刺激、叫囂和暴力，來掩蓋生活的厭倦時——一個追求不存在的價值的生命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已不只惹人討厭；他們是世界和社會的災禍，而成爲人家的禍首，已不只是單純無味討厭的東西。

當他們逝世、一切消散的時候，他們遺留在歷史上的醜史，變成十分無聊，是學童難忍的補贖；而因爲一個八歲大的孩童，都會容易看出研讀像拿破崙和希特勒之類的歷史是毫無用處的。

11. 信德

默觀的開端是信德。假如你對信德的觀念有毛病，那你永遠不會成爲默觀者。

這裡我們試舉幾條有關信德的錯誤觀念。

第一，信德不是一種情緒，不是感覺。它不是含糊地對於超性界一種盲目的潛意識的衝動。也不只是人類精神內一種基本的需求，它不是以爲天主存在的感覺。它不是一種信念，使人認爲自己得救或被「義化」了，除了因爲他如此感覺外，沒有別的理由。它不是完全內在的、主觀的，和外在動機毫無關係的。它不是某種從靈魂的深處發射出來的東西，使你獲得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以爲一切都是好的。它不是純粹你自己的東西，其內涵不能與別人交流的。它不是你個人的神話，不能分與任何人，並且它的客觀的真實性，對你、對天主或其他任何人毫無相干的。

但它也不是一種臆想。它不是基於理性分析的信念。它不是科學顯然性的結果。只有對

你所不知道的東西，你才能相信。一旦你知道了，你就不再相信它。

首先，信德是一種悟性的默認。它成全思想，並不摧毀它。它使明悟獲得理性所不能靠自己得到的「真理」。它給我們關於天主本質的確定性；信德是達到與生活的天主接觸的大道，並不是利用萬物的顯然性從三段論法得到的抽象的第一根源。

但信仰的默認，不是基於可目睹的對象的內在顯然性。發信德時，我們將命題中的兩部分聯合在一起，這兩部分在自然經驗中原是毫無聯繫的。但在理性的界線內，也不能證明它們是不聯繫的。信仰所要求的立論，對理智來說，是純然中立的。我們沒有自然的顯然性，去說為什麼它們應該是真的，或應該是假的。我們承認它們，乃是基於超出內在顯然性的理由。我們接受它們當為啓示的真理，而我們承認它們的動機，是啓示它們的天主的權威。

我們不能盼望信德給悟性完全的滿足。它使悟性懸在幽暗中，沒有適合自己認識方式的光明。不過，它並不消耗明悟，否定它或摧殘它。它給明悟一個信念，知道可以在愛的指引下，合理地接受它，因而使明悟安定。因為發信德是明悟的活動，使明悟因認識天主而滿足，人因「愛」天主而接受祂用自己的話，來說明自己的種種陳述。這承認是頗為合理的，因為它是基於這個理解；我們的理性，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天主本體的事；它是基於這個事實：天主是無限的實在，因此是無限的真理、智慧、能力、上智，他能以任何所喜歡的方式

式，以絕對的確然性啓示自己，並且能以外在的記號，來證實祂對自己的啓示。

最後，信德是開啓宇宙唯一的鑰匙。人類存在的終極意義，以及那關係我們衆人快樂的問題的答案，捨此路無法找到。

生活的天主，是天主的那個天主，而不是哲學家抽象的天主，無限地超越我們的眼睛所能看的、我們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範疇。無論你用什麼美善稱呼祂，你必須補充一句，你的概念只是天主實有美善的暗淡比擬，祂實際並不真是你由那名詞所能想像的。

本性無限之光的祂，在祂的顯赫中是如此驚人，以致我們的思想看祂好像看幽暗似的。「光明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卻不接受光明。」

既然所能目睹的一切，無一是天主，無一能向我們表達祂的本體；爲要發見天主，我們必須逾越一切所能目睹的東西，步入幽暗。既然所能聽見的一切，無一是天主，爲要發見祂，我們必須走進緘默。

既然天主不可想像，任何我們的想像力所告訴我們關於祂的事，最後只是一個謊言；因此，除非我們逾越任何能想像的東西，進入那超越想像、超越任何受造物之類比的幽暗中，我們不能知道祂實實在在的本性。

因爲天主不可目擊、不可想像、我們聽見聖人們對天主所有的異象，不是祂本身的真相，

而是祂的影像；因為看見一切並不等於看見祂。

天主除了祂自己外，不能被理解。如果我們要理解祂，只有以某種方式變成祂；這樣，我們可以認識祂如祂認識自己一樣。祂不是藉自己的表徵來認識自己；祂的無窮「有」即是祂對自己的認識；除非我們和實在的祂結合，永遠不能夠如祂認識自己一樣地認識祂。

信德是要達到這種變化的第一步，因為信德是一種不用想像和象徵而認識的知識，是在幽暗中與生存天主愛的同化。

信德伸展到理智不是透過感官，而是在天主直接賦與的光中，既然這光不經過眼睛、想像或理性，我們得到它的確然性，沒有任何受造的外象，不能用什麼相似的話來描寫它或使之成為可見的。的確，我們承認一端信道，是用可想像的話表達出來的，但幾時我們加以想像，我們便能誤會，恐怕要走入歧途。最後，我們終無法想像在下面一句中，兩部分間的關係：「天主是三位一體的。」企圖想像將是最大的錯謬。

假如你相信，假如你謙虛地服從天主的權威透過祂的教會所宣論的信道，你就接受了內在光明的恩澤；它是如此簡單，無法描述；它是如此純粹，稱它為經驗實在太粗俗了。然而，它是真光，遠超科學而成全人類的悟性。

信德的曖昧，即是它成全的論證。它對我們的思想是黑暗的，因為它遠超它們的脆弱。

信德愈成全，就愈黑暗。我們越接近天主，我們的信德，就越免被受造的假象和概念的微光所沖淡。我們的信德與這黑暗俱增，然而有時候，我們也感到苦悶、憂懼、甚至疑惑，因為我們不容易堅持於一個本性力量無所憑依的虛谷中。但正是在最深邃的黑暗中，我們在世上才最完滿地擁有天主，因為這時，我們的思想才解脫孱弱的受造之光；這光與天主比較，無非是冥幽；因為這時，我們才充滿祂無限的光明，這對我們的本性來講，卻又是純粹的黑暗。

在這信德最大的成全中，無窮的天主成爲陰暗靈魂的光明，以祂的真理完全環抱著它。

在這不可言喻的時刻，最深沈的黑夜成爲白晝，信德成爲理解。

12. 傳統與革命

聖教會最大的矛盾，是她本然是傳統的，又是革命的。但實際上這並不是矛盾，因為天主教的傳統，和其他的傳統不同，它是永恆的生活的革命。

人類的傳統，皆趨向停滯、呆板和衰敗。它們企圖把不可永久化的東西永久化。它們緊抱著那時間無情剝蝕的對象和價值。它們與偶然性的物質性的東西糾纏在一起——習慣、服裝、建築、詩文、地位和態度——這些東西，不可避免地變換著，一物退讓給另一物。

聖教會內存在的人性保存主義，雖然佔有頗強烈的成分，但這並不應該使這事實暗淡：天主教的傳統，其根源是超性的，絕對不是人類的抱殘守缺。

因為天主教生活的傳統，和身體的呼吸一樣。它驅除停滯、更新生機。這傳統是反抗死亡的恆常的、靜謐的、安恬的革命。

呼吸活動，維持靈魂和肉身的結合；同樣，天主教的傳統，在它在上時不可避免的物

質的、社會的和人性的成分中，使聖教會生機常存，日新又新。

天主教的傳統所以是一種傳統的緣故，因為在這教會中只有一種生活的道理，不可能再發掘別的新東西。聖教會的生命，是天主自己的真理，因聖神輸入聖教會，沒有別的真理可以取而代之。

唯一能代替這樣熱烈的生命的，是低一級的生命，死亡之類的東西。要救人類免於離開天主，離開這生活傳統的方法，是回到那傳統，復興那從開始即輸入聖教會內的不更易的生命。

然而，這傳統必然地常是革命，因為它否定人類情慾所強烈附和的價值和標準。對那些溺愛金錢、逸樂、名譽和權勢的人，這傳統說：「甘貧樂道，走到社會的下層，在人群中居末位，與被欺凌的人生活在一起，愛他人並替他們服務，不要使人服務你。當他們擠開你的時候不要抵抗，為那些傷害你的人祈禱。不要尋求逸樂，離開那些滿足你感官和思想的東西，在饑渴黑暗中，穿過那好似瘋狂的曠野去尋覓天主。肩負起基督十字架的擔子，就是基督的謙虛、神貧、聽命和棄己，那麼，你們將能為自己的靈魂找到平安。」

這是所有曾被宣揚過的最徹底的革命；事實上，它是唯一的真革命，因為其餘的革命，皆要求把別人殲滅，而這革命，是要叫你把你的自我置於死地。

革命的眞諦，是把一切完全改換。但政治的革命，除了表面外，永遠不能改變任何東西。那時將利用暴力、政權從這一黨轉移到另一黨，但當煙霧消散，死人骸骨都入土的時候，情況與從前仍然沒有兩樣；依然是少數強者握權，僅爲了自己的目的而剝削他人。貪婪、殘暴、情慾、野心、慳吝和偽善，依然如故。

人爲的革命根本無所改革。唯一能真正推翻人類不義和邪惡的感召力，是在聖教會內呼吸的力量，就是時時更新著我們所分享的天主的生命，這生命便是人類之光。

對那些沒有親身體驗到這革命的人，而只看見聖教會內死板的人性的保守主義的外殼，如螺螄般圍繞著船身，這些話他們聽來皆是無知之談。

每個教友和聖教會的每個新時代，都必須有這一重新的發現，這回潮直返基督信友生活之源。

它要求一個棄絕自己的基本行動，就是接受在他人指導之下，開始走向天主的必要。這一個接受，只能用犧牲來換取，最後只能是天主的恩澤，而訓示我們能以區分那教會有時來自人性的形式主義的乾枯的外殼，和真正天主教傳統中天主的生命的潛流。

信道的觀念，駭退了那些不了解聖教會的人們。他們不能想像宗教的教義，可以接受純粹的、明確的、權威的陳述，而不必立刻變成停滯的、僵硬的、無生氣的。他們心中惶恐不

安，急於避開任何這類的觀念，便逃入空泛的，流動的一些信仰學說中，其眞理如霞霧、煙波掠過、如陰影變幻無常。他們在這灰黯不定的暮霞內，自己選擇他們的幽靈；他們並提心吊膽，不敢把它們帶到太陽的煦光下，惟恐被人揭穿它們的空虛。

他們贊許並以同情的目光注視天主教的神秘家，因爲他們相信這些罕有的人物，終於達到默觀的頂峰，可以放棄教會的信道不理。他們與天主深密的結合，被認爲是逃避教會訓導的權威，對它的無言抗議。

但眞理是：聖人達到最深邃、最有生氣的、又是最個人的認識天主，正是因爲教會的教導權威的緣故，正是透過那權威所維護所滋養的傳統。

達到默觀的第一步是信德；而信德從承認基督在聖教會裏教導開始；「信德是從耳朵聽到的」，「誰聽你們，就是聽我。」

那帶給公教默觀者光明的，並不是欽定信道本身的乾燥形式；而是對那信道的內容的默認，對它所表達的眞理，有一個有生氣的、個人的、不可言傳的透視——那是天主聖神恩澤所賜的理解，浸潤在愛的智慧中，擁抱無窮實體的眞理，天主本身。

公教所信仰的信道，不是純粹的象徵，或含混的推理，我們拿來作爲推行並發展倫理生活所擬想出來的刺激——更不能說，任何觀念，都能像欽定的信道，來達到這目的，任何古老

的好思想，都能在我們的靈魂中燃起這曖昧的道德觀念。聖教會所欽定所教導的信道，具有精密、積極、確定的意義；任何獲得天主恩惠的人，如果想度純全的精神生活，必須深切探討研究。因為理解信道，是達到默觀最便捷最通常的道路。

如果每人都做得到，在研究信道的真諦時，應該具有神學家的精確和銳利。每位信友，應該照他的地位所允許的，對他的信仰有深刻的理解。這就是說，每個人應該呼吸真正傳統的澄淨氣氛，能夠用正確的術語闡釋他的信仰，並能用正確的觀念解釋這術語。

不過，真正的默觀，並不能用思想方面的努力就可以達到的。相反，一個人很容易迷失在那職業神學家所關心的術語的森林中。然而，天主賜給真正的神學家發自謙遜的饑渴，不能用公式和論證滿足它，它尋覓某種較比擬更接近天主的東西。

這安定的精神饑渴、深入語言的表面，超越人造的奧蹟的定式；在緘默、悟性孤獨和內心神貧的虛懷中，追求那語言所不能真正解釋的理解超性真理的恩惠。

在勞苦的論證之外它在信德內尋獲平安；在爭論的喧囂之下，它瞭解真理；不是靠清晰、簡明的定義，而是靠那澄清的晦暗中的特殊直覺，將一切教義連結在一起的、成爲一道單純的「光明」，直接從天主的永遠性射進靈魂，並不經過受造的概念，沒有象徵，言語或物體肖似做媒介。

這裡，「真理」就是唯一的天主，我們不但認識並擁有祂，而且也被祂所認識和擁有。這裡，神學已不再是一種抽象概念的集合，卻變成一個「生活的實體」，就是天主自己。祂把自己啓示給我們，要求我們把整個生命獻給祂。這裡，真理之光不是某種爲我們的明悟存在的東西，而就是那在祂內，爲了祂，所有思想和精神存在著的「唯一」；除非我們已超越神學家的語言和孤立的觀念，神學還不能真正成爲神學。

這就是爲什麼聖多瑪斯疲乏地把未完成的「神學大綱」拋向一邊，感嘆地說這無非是「一把乾草。」

然而，當默觀者從對天主所經歷的單純經驗的深淵中走出來，想法把它傳給別人時，他必須再一次受神學家的控制，他的語言必須盡可能地明白、清晰、準確，才能夠溝通公教的傳統。

因此，如果一個默觀者，揚言說，士林神學無非是把乾草，卻不肯費心去研讀，你要留心這樣的人。

13. 鏡中觀物

放大鏡把太陽光集中到一個焦點，可以燃燒乾葉子或紙張，同樣，福音中基督的種種奧蹟，把天主的光線集中一點，可以灼熱人的精神。這說明了爲什麼基督降生、生活在世界上、死亡、又從死者中復活，升到他天上大父那裏：「爲使我們目睹天主的時候，由此被提升到不可見的愛中。」祂用人性的鏡子把聖神的光線集中在我們身上，使我們感到燃燒；透過基督，所有神秘的經驗都被傾注到靈魂內。

因爲天主無所不在。祂的真理和愛瀰漫萬物，正如同太陽的光和熱瀰漫著我們的空氣一樣。但是太陽的光線並不自己燃燒東西，同樣，沒有基督，天主也不以超性的知識和經驗，來和我們的靈魂接觸。

但基督人性的鏡子，在尋覓已經準備妥當的靈魂，就是已經在天主的火和熱中乾燥了、在聖寵的小焦點——天主聖神的聖寵之下，燃起熊熊的烈火。

走向默觀的尋常途徑，是由於默想基督的生平和教訓，所獲得的對祂的信仰。雖然一切對天主的經驗，要經過基督達到我們，但那並不一定說，每個默觀者，一定不易地常經由那存在我們想像中的基督，才能達到默觀的境地。因為想像只是維持信仰對象在我們心目中的方法之一。我們不必常勉強去擬畫基督的肖像，一如我們所認為祂必須是的樣子，因為實際上沒有人確實知道基督的外貌究竟如何。

過去神修作者，好似把這一點當為問題討論，但實際上很難看出究竟有什麼問題存在。信仰基督、信仰祂生與死的奧蹟，是教友生活的基礎和一切默觀的泉源，這是沒有爭論的餘地的。沒有人能夠藉口他已進入與聖言直接交流的高層默觀，而把「人基督」從他的內心生活中驅逐出去。因為「人基督」就是天主的聖言；雖然祂的人性不是祂的神性，但是二者結合在一個位格上而成了一位，因此「人基督」是天主。

如果你發見某種只給你其一，沒有其二的默觀，你便是異端教徒。

給與我們超性生命的，是信德，並不是想像——那義化我們的信心，那引導我們進入默觀的信德。義人是靠信德不是靠想像生活的。想像只偶然地進入信德。假如你須要用想像來提醒自己所信仰的基督，不妨繼續利用它。但假如你免去虛構祂的影像麻煩，而對祂發信德，那就更好了。你的信德將更為單純無瑕。

有些人很容易在自己的心裏，在想像中發見基督面貌的簡單圖像；這是祈禱容易的開始。但對於另一些人，這個想像卻沒有成功。相反地，它所付出的努力，其代價可能是問題和紊亂充塞腦海，而使祈禱成爲不可能的事。然而同時只耶穌的一個名字，或一個模糊的不經分析的基督的觀念，已足夠維持他們的信德，使他們完全浸潤在單純的愛中，意識到祂真正以其神性存在我們的靈魂內。

這愛的意識，遠比任何我們只以內在感官所能達到的東西，更實在也更寶貴：因爲我們在想像中所保有的基督圖像，無非是圖像，但是聖寵在我們心中所產生的愛，卻能引我們和實實在在的祂逕直接觸。因爲耶穌自己，用祂的意志直接的力量，使這個愛在我們身內生長。當祂用祂的愛觸動我們的靈魂時，祂所給我們的影響力，比物體給我們的眼睛或其他感官的影響，更爲直接和密切。並且，我們所以默想耶穌，我們所以反映那在記憶中保存的，祂的肖像的唯一原因，就是準備在愛中和祂更親密接觸。因此，當這個愛開始在我們心內燃燒起來的時候，實在決沒有再利用想像的必要。有些人可能喜歡它，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它，還有些人可能對這二者無所選擇。利用任何能幫助你的，避免任何能把你從祂那裏帶開的。

我們每個人都形成一個基督的觀念，但這是有限的，殘缺的。它是依照我們自己的尺寸彫成的。我們傾向於在自己的想像中，把自己當爲一個基督——自己的抱負，願望和理想的投

射。我們在祂身上發見我們所希望發見的。我們不但把祂當爲天主的化身成人，我們還把祂當爲我們和我們社會生活的化身。因此，雖然成全在於效法基督，並在我們的生活中再呈現出祂來，但只效法我們想像中的基督，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我們閱讀福音，並不只是爲要獲得基督的圖像或觀念，而是爲要進入並透過啓示的字句，因著信德，和以天主的身分居住在我們靈魂中的基督，建立活生生的聯繫。

在我們的身上鑄造基督的問題，不能只靠我們的努力來解決。這不是只讀讀福音，然後把我們的觀念付諸實行就可以的，雖然我們也應該那樣做；但它是常在聖寵的指引下，完全地隸屬於天主聖寵的。

假如我們依靠自己的觀念、自己的判斷和努力，以再現基督的生命，我們只能造出某種熱心的謎語，最後，必將驚嚇我們所遇到的任何人，因爲它是如此僵硬、虛偽、如此無生氣。必須天主聖神，來教導我們基督是誰，來在我們身上創造基督，來變化我們成爲第二基督。無論如何，變化於基督，不只是個人的事情；只有一個基督，沒有許多基督。祂是不可分裂的。如果我要變成基督，我必須進入整個基督的生命，進入那由頭和肢體合成的奧體——基督和所有因聖神和祂合成一體的人組成的妙身。

基督用聖寵和信德，在所有愛祂的人的靈魂內，製造自己；同時，祂把他們一起吸引到

祂內，使他們在祂身上成爲一體。「爲使衆人合而爲一。」

而天主聖神，這身體的生命，居於全身，又遍佈每個肢體，使整個基督是基督，每個分子也是基督。

因此，假如你希望在心中擁有基督在世時的心情和態度，不要和你自己的想像磋商，而要請教信德。請步入內在的超俗的黑暗中，廓清你靈魂中的想像，讓基督在你內用祂的十字架形成他自己。

居住在我靈魂中的基督和聖父，時時派遣聖神到我的靈魂來，正如生命的鮮血，從心臟被遣送到身體的各部分。這聖神把我帶返基督，在祂內把我緊縛於聖父，使我的生命和基督一起隱在天主內。不過，我還要從祂那裏走出來，在聖神的護翼之下，去做祂的工作，在人群中履行祂的意志。當時候到來，遵照祂的意志，祂又把我吸引到祂那裏。

如果我身上擁有這生命，痛苦和快樂、希望和恐懼、喜歡和煩惱等瑣事，對我有什麼關係？它們並不是我的生命，對它的影響甚微。我爲什麼要怕那不能從我身上奪去天主的東西呢？我爲什麼願望那不能叫我擁有祂的東西呢？

外在的東西忽來忽去，但爲什麼要激動我？如果我只善度那因主恩而居住在我心中的生命，爲什麼喜樂還能刺激我，煩惱令我頹喪，快樂中意我，痛苦攪擾我，生命吸引我，死亡

駭退我？

幾時我擁有那不能失去的精神生命和身分，我爲什麼還要怕失去那無論如何終不能不失去的肉體生命呢？當我已獲得真正的自我以後，我爲什麼還恐怕失去我的假我？當我已在天主的永樂中享有祂時，我爲什麼還要操心勞力，去爭取那瞬息即逝、樂極生悲的滿足呢？

爲獲得這生命和喜樂，是易如反掌的事；你所要做的，只是相信和愛。然而人們卻廢寢忘食，虛度年華，想取得那使實在生命變成不可能的東西。

這是罪所帶給靈魂的最大矛盾之一：我們必須自制，以免爲那酸苦無味的東西枉費心機；我們必須自勵，去做輕易而又愉快的工作。有時候，爲我們，本身最容易的事情，反變成世界上最難的事情。

靈魂像蠟一樣在等著印章。它們自己沒有特殊的形像。它們的命運，是在這世界上按天主的聖意被軟化，準備在死的時候，接受它們自己肖似天主程度的印鑑。

這就是所謂被基督審判的意義之一。

已熔化於天主聖意中的蠟，易於接納本形像的圖章，它所被指定的真相。但是堅硬、乾燥、脆弱、沒有愛情的蠟，不能接納圖章：因爲圖章印在它的上面，它立刻把印研成粉末。

因此，如果你終生想逃避那要來軟化你準備你成爲真正自我的火，如果你不肯讓你的本

質熔化在火中——好像你的真相要成爲硬蠟似的——圖章終於要跌落在你身上，把你壓碎。你將無法取得你的真名字和真面目，你將被那原定要來成全你的東西所毀滅。

一位默觀的司鐸，在祭臺上面對著聖餅時，應該有很深邃很凝注的感覺——以致他的彌撒不但當他在祭臺上時，而且當他離開祭臺時，在整日的許多時刻中，繼續地延存在他的心內。

我還沒有聖神父時，就寫了這一段話，因爲我跪在祭臺旁輔祭時，就多少知道這個道理。被分開的聖餅放置在聖盤上。但你既擁有這秘密，這一事實就把你和聖餅以及在進行著的一切禮儀連結在一起。沒有言語，沒有明顯的思想活動，你只站在你所站立的地方，在你的心中默認這奧蹟。

在那裏，基督把你的生命按照祂自己的像加以顯影，像照像一樣。

這連續的彌撒，就是一種深邃的急迫同化於主的感覺——這同化工作的範圍廣袤偉大，而其焦點就在你靈魂的中心；不可思議的這種感覺，追隨你所往的任何地方；在你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它不停地要求你和它密密相契。

這真理是這麼驚人，以致它不可以用言語表達出來。它是純粹個人性的事。你也不大願意把它告訴別人。它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事。

甚至叫人分心的本分和工作，也一點不能打擾它。你繼續發見這隱名的「同謀者」，如

一把寧靜的熱火，在你的心中燃燒著。

或許除非正式在祭臺前參與彌撒外，你不能够體會出這廣續的活動；但至少分開聖餅時，你應該模糊地認出這陌生人，他就是你昨天和前天的伴侶。像厄瑪烏的門徒一樣，你將意會當每天的瑣事，告訴你那時刻在你心中生活著，工作並獻彌撒的基督時，你的內心就會炎炎如焚。

14. 她皎潔如日

有關天主童貞聖母的一切寫作，依我看來，都證明她的聖德是最潛藏的。人們關於她所說的話，有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關於他們自己的事，多於關於聖母的事。既然天主關於她的事，給我們的啓示很少，對她的身份地位毫無所知的人，當他們企圖在天主所告訴我們的之外，畫蛇添足時，便免不了趨於自我宣揚了。

而我們所知道關於她的事情，使她聖德的真性質，看來更加潛隱。我們相信除了天主的聖德外，她的聖德是最完美的。然而，從另一方面說，聖母的聖德好像比天主的聖德更加潛隱：因為天主至少告訴我們一些關於自己的事，用人類語言表達出來，是客觀而真實的。但關於聖母，祂只告訴我們幾件最重要的事——即便如此，我們還不能完全了解究竟它們的意義是什麼。因為祂所告訴我們關於聖母的靈魂的事，屈指可數：她是絕對充滿最完美受造的聖德的，但詳細分析，這究竟有什麼意思，我們又無法知道。我們所知道她的另一確定的事，

但如果我也潛藏在她所潛藏的天主內，我就會發見她。分受她的謙虛、隱匿、神貧、收斂和孤獨，是認識她最好的路：這樣認識她就是尋獲智慧。「誰找到我，就找到了生命，並從主那裏汲取救恩。」

在實際生活上，基督的童貞母的人身，是所有聖人的神貧和智慧的來源。一切經過聖母到達他們，又在她身上。所有聖人們的聖德，是她的聖德的一部分，因為在天主所建立的系統內，祂願意一切聖寵透過聖母才流向世人。

因此，愛她和認識她，就是發見萬物的真諦，也就是達到智慧的捷徑。沒有她，要認識基督只等於妄想。但在她內，這認識變成經驗，因為一切的謙遜和神貧，皆屬於她，捨此之外，基督不能被認識。她的聖德就是緘默，在緘默中，基督才能被聽見；天主的聲音，透過聖母的默觀，變成我們的經驗。

那謙虛、那內在的孤獨和平安，只屬於她，沒有這些，我們不能充滿天主。如果我們企圖廓清塵俗的喧囂和自己的情慾，那只是因為她走近我們，分給我們她的聖德和潛藏。

在所有聖人當中，只有她在一切事上，是舉世無雙的。她擁有他們所有的聖德，卻絕不類似他們中任何人。不過，我們可以說和她肖似。這肖似不但是可願望的事——它是唯一值得

願望的事。原因是，在所有受造物之中，她是最肖似天主的，而這就是天主希望我們每個人身上能找到的，唯多寡不同而已。

無疑地，我們必須談論她的特恩，人類語言好似能瞭解，好像可以用人類準繩衡量的這些特恩似的。稱她爲皇后，是非常合適的，也可以說她在諸天神之上有一個寶座，好似我們已知道它是什麼意思。但這不該令任何人忘記，她最高的特恩，是她的貧乏。而她最大的光榮，是因爲她是最隱藏的；她的一切權力的來源，是她在基督和天主面前，類似虛無。

因爲在衆聖中，她最貧乏、最潛隱，絕對沒有把一物據爲己有，所以她最能通傳給我們衆人，大公無私的天主的聖寵。當我們已經虛化自己，變成如她一樣貧乏和潛藏，以肖似她來肖似天主時，我們將最真正地擁有天主。

我們所有的聖德，端賴她的意志，她的所喜。她所願意把自己的貧乏和樸實分給的人，她所希望如她一樣潛隱的人，在天主的眼前，變成了最大的聖人。

因此，當一個生活在世俗中的人，驟然對世界所流連的榮華富貴不再感到興趣，反而在自己的靈魂中，願望貧乏和孤獨、這是一個驚人的聖寵，一個極大的特殊恩澤。無論自然的或超性的最寶貴恩澤，是希望潛藏，在人們的眼前隱沒，被世界當爲虛無，從自我意識的思慮中消失，消逝在浩瀚貧乏的虛無中——這就是崇拜天主。

這絕對的空虛、這貧乏、這隱晦，其中擁有一切喜樂的秘訣，因為它充滿著天主。尋求這空虛，是對天主聖母的真正熱忱。找到了空虛，就是找到了聖母隱藏在虛無的深奧處，就是像她一樣充滿著天主，分受她把天主帶給世人的使命。

不過，世世代代的人，都應該稱頌她是有福的，因為他們所要承受的超性生命和喜樂，都是透過她而來的。世界必須感謝她；天主在她身上所完成的大工程，應該用詩篇來稱頌謳歌；應該用她的名義建立大教堂。因為除非聖母被承認為天主的母親，諸天神聖人的母后，世界的希望，那麼，對天主的信仰將是殘缺不全的。如果我們不默觀無原罪童貞的聖德，不知道天主在人靈中有完成多大事業的能力，怎樣能祈求祂賞給我們那祂要我們所盼望的東西呢？

如是，我們更潛藏在那發見她秘密的深處，我們就更希望在上世界上讚美她，也更喜歡在她身上，頌揚把她作為那輝煌聖櫃的天主。不過，我們還不能完全信任我們的才能，去找適當的字句來讚美她：因為就是我們能像但丁或聖伯爾納多一樣歌頌她，我們所能說的話，和聖教會所讚美她的話比較，也是多麼微不足道；只有慈母聖教會，知道如何適宜地讚美她，敢用天主以自己的智慧啓示的字句，去稱呼她。這樣，我們發見她生存在聖經中，並且除非也發見她，隱藏在任何蘊含她聖子的經文中，我們就不完全認識聖經的生命。

在這些末世的日子，她由天主委派，要來宣揚天主因她的貧乏，所給她的能力，並來拯救劫後餘生的我們。但如果世界的殘局，由於人類的邪惡，可能愈演愈可怖，然而由於童貞聖母的慈愛，為那些被選的人，這世界的末期也將是最凱旋最快意的。

15. 不和我在一起的人

一個人被一個敵人殺了，和被整個軍團殺了，同樣是死路一條。如果你沉溺在一個大罪的習慣中，雖則你可能好像具有其他的德行，你還是生活在死亡中。

有些人妄想有一個德行就足夠了，譬如仁慈，大方或愛德就夠了，可以讓其他一切任意而去。但如果你在一方面無私，而在其他二十五方面自私，你的德行對你也是毫無益處。實際上，它可能祇是同一自私的第二十六種形態，披著德行的外套罷了。

因此，不要因為你好像有某種德行，靠著它，你身上的一切邪惡，就可以被饒赦和原諒。不要想憎恨那些好似是基督世上仇敵的人，就算對基督表示愛情。即使他們真正恨祂；然而，祂還是愛他們；除非你也愛他們，你不能和基督結合。

如果你以恨代愛來對待聖教會的仇敵，你便冒著自己也變成聖教會和基督仇敵的危險，因為祂說：「愛你的仇敵」，祂又說：「誰不和我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因此，如果你不

跟基督站在一起，愛祂所愛的人，你就是反對祂。

但是基督博愛衆人。基督也說過，沒有比爲朋友捨身更大的愛情。

不要馬上判斷你的仇敵是野蠻人，只因爲他是「你的」仇敵的緣故。或者因爲他也想你是野蠻人，才成爲你的仇敵。或者他畏懼你，因爲他覺得你也畏懼他。或者如果他相信你能愛他，他就不再是你的仇敵了。

不要立刻判斷你的仇人是天主的仇人，只因爲他是「你的」仇人的緣故。或者他是你的仇人，正因爲他在你的身上，一點也看不到可以光榮天主的東西。或者他畏懼你，因爲他在你的身上，一點也找不到天主的愛，找不到天主的慈悲、忍耐、寬仁、和天主對人類軟弱的諒解。

不要太急於責罰那已不再相信天主的人，或者是因爲你自己的冷漠、慳吝、庸俗、唯物主義，放縱情慾和自私，殺死了他的信德。

人不能成爲完美的基督信徒——就是說，聖人——除非他也度著共產的生活。這意思是說，他必須或者完全放棄佔據任何財貨的權利，或者從自己的財物中，只取用自己所必需的，而把其餘的供給他人和窮人。

而在決定自己所必需的限度時，他必須審慎考慮到別人重大的需要。

但是你要說，叫富人把這端道理——聖經的明諭和公教傳統付諸實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不錯，這句話已沒有什麼新穎。在很久以前，基督已對每個人說過同樣的話；祂說，叫駱駝穿過針孔容易，叫富人進入天國難。

假如基督信徒都遵照聖教會關於財富和神貧的道理生活，決不會產生馬克思等人的假共產主義——他們的共產主義，是從否定「別人的」財產權為出發點的。

只有一個關於財產權的真正道理，就是天主教傳統所說的道理。財產權存在，也不能被否定，但財產權包含著一個義務，如果我們要把它真正付諸實行，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信徒，都應該過著某種像初期門徒們所度的共同生活：「在人群中沒有一個貧窮的。因為許多人都變賣了土地和房屋，把所得的價錢拿來放在宗徒的足下。然後依照每個人的需要，大家公平地分配。」

無人否認這些人有權力擁有田地，保持他們所擁有的，或者變賣它，把他們的錢施捨給人。不過，那權力蘊含著滿足別人和自己需要的義務，並帶來一個特權，可以做到在嚴格的法律條文範圍以外，可以做出英豪愛德的行為。

如果你有金錢，請想一想或者天主讓它落在你手上的唯一理由，是要讓你能把它完全施捨出去，因而找到喜樂和成全。

你自己暖衣在身，食物充盈，有醫藥的照料，有自己的房屋遮風避雨，不必憂慮房租，你這時叫窮人把自己的貧乏當爲天主的聖意來接受，這是夠容易說出的。但如果你要他們相信，請分擔他們一些貧乏，看看你自己是否會把它當爲天主的聖意來接受！

16. 謙遜克服失望

失望是自愛的極端。一個人失望，因為他故意掉頭不顧人家好意的幫忙，寧願嘗著明知自己喪亡的腐味。

在每個人身上，都潛隱著失望的根子，因為每個人都有驕傲，一旦我們自己的才力不夠時，立刻生出自我憐憫的莠草。但因為我們自己的才能，不可避免地有所欠缺，所以我們都多少要感到灰心和失望。

失望是驕傲的最後發展，頑強的驕傲，選擇了墮落的絕對悲哀，而不肯從天主手中接受快樂，承認祂在我們之上，承認我們自己不能夠完成自己的命運。

但真正謙遜的人是不會失望的，因為在謙遜的人身上，已經不會再有自我憐惜的情愫。真謙遜在神修生活上的價值和力量，幾乎是無法估計的。謙遜的開始即是幸福的開始，謙遜的完成即是一切喜樂的盈滿。謙遜本身，蘊含著對人生和靈魂一切大問題的解答。它是

開啓信德之門的唯一鑰匙，而神修生活是從信德開始的：因為信德和謙遜是不可分離的。在完美的謙遜中，一切自私消失，你的靈魂已不再爲自己或在自己生活，而是爲天主生活：它消失並浸潤在天主中，變化成爲天主。

在精神生活的這點上，謙遜遇到最高大的顯揚。這裡，所有謙抑自己的人，被高舉，因爲不再爲自己或在人性水準上生活，精神擺脫了一切受造性和偶然性的限制、幻變，優游在天主的屬性中；祂的能力、壯麗、智慧、偉大和永遠性，透過愛和謙遜，變成我們自己的。

如果我們不能虛化自己，便不能承受喜樂，因爲只有謙遜，能摧毀那阻礙喜樂的唯我獨尊感。

如果世界上沒有謙遜，人們早已都自殺了。

有一種假謙遜，以爲尋求最高的偉大——默觀的成全，與天主神秘結合的極峰——是驕傲。這是靈修生活最大的幻覺之一，因爲只有在這偉大中，在這提昇的結合中，似乎才能獲得淳美的謙遜。

不過，不難看出爲什麼有這種錯誤，事實上，從另一觀點來看，它也可以說不是錯誤。

因爲如果我們只抽象地考究神秘結合的喜樂，只把它當爲某種成全我們本身，給與我們最高的喜樂和滿足的東西，那麼，我們很可能以自私和充滿驕傲的心情，去願望具有它。假如這

願望更進一步說，那成全是屬於我們的，好似我們對它有權利，我們可以爲自己獲得它時，那驕傲之大就更不可言喻了。

那些不曉得神秘結合就是純粹無私之愛的人，就是這樣想法；他們不明白那結合的本質，是廓清靈魂所有的驕傲，在天主面前自我虛化，使它纖塵不染，成爲容納天主的純器。

愛天主的神樂，乃是從剔除一切驕傲的殘餘，自我完全解脫而產生的。不要想被抬舉，只希望被降低；不要想在自己和世界的眼前成爲大人物，寧願謙卑自牧；因爲踏進喜樂之域的唯一的路，是把自己縮到虛化點，透過自己虛無的中心，被吸收在天主中。獲得祂的偉大的唯一途徑，是經過自己絕對虛無的針孔。

完美的謙遜，只能在神化的結合中找到。惟有天主能透過內心試探的火焰，把你帶到那純全的地步。不希望這樣的成全，真是愚駭。因爲假如你的謙遜，反而阻擋你尋求成全，那麼謙遜有什麼用呢？

謙遜的人，不會被讚美所攪擾。既然他不再關心自己，既然他知道自己身上好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就不拒絕讚美，因爲這讚美屬於他所愛的天主；在接受讚美時，他爲自己毫不保留，卻以極大的喜樂，把讚美都獻給天主。「大能者在我身上完成偉大的事，祂的名是聖的！」

不謙遜的人，對人家的讚美手足無措。他本來知道應該怎樣辦：他知道那讚美，屬於天主，不屬於他；但他把它遞給天主時這樣笨拙，以致因他自己的笨拙，而引起了別人對他的注意。

還沒有學習謙遜的人，被讚美攪亂了心靈。當人家讚美他時，他甚至可能失去耐性，他因自己的不堪而發惱。即便他不起無謂的紛擾，至少人家對他所說的話，將繚繞他的心頭；無論他走到哪裡，都要磨難著他。

另一個極端：一點沒有謙遜的人，一得到任何讚美，就好似餓狗吞肉般，恨不得立刻把它嚥下去。但這種人在神修上不會發生什麼問題：我們很容易識破他，從雅典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以來，他就充當每個笑劇的角色。

謙遜的人，接受讚美，好比潔淨的玻璃窗接受陽光。光線愈真切愈強烈，你愈少注意到玻璃。

在隱修院的人，有的人用書本上所讀到的謙遜，苦心孤詣來自己裝成謙遜的人，結果弄得無法得到真的謙遜。假如你時刻留心自己，怎樣能成爲謙遜的呢？真謙遜排除自我意識，但假謙遜卻加強我們的自我意識，使我們裹足不前，一舉一動，都要先做一番道歉，念一大堆自我控告的公文。

如果你真謙卑自抑，決不會再關心你自己。爲什麼呢？你將只關心天主，關心祂的聖意，關心事物的客觀秩序和實在的價值，而不是像你的自私所願意的。於是，你就不必再保衛什麼幻覺。你的行動終於得到自由。你就不必再受一大堆的辯白所阻撓，它們無非是被捏造出來怕別人控告你驕傲而維護你自己——好像你的謙遜，要依賴別人對你的想法似的！

謙遜的人，能非常成全地幹偉大的事業，因爲他已經不再關心自己的興趣或聲譽等瑣事，不必再浪費功夫去維護它們了。

謙遜的人，不怕失敗。實際上，他不怕任何事，甚至不怕自己，因爲完美的謙遜，包括對天主的完美信賴；在天主面前，別的力量毫無意義，對於天主，更沒有所謂障礙。

謙遜是力量最真確的象徵。

17. 服從下的自由

在隔離中成聖的人寥寥無幾。

在絕對孤獨中成聖的人也為數區區。

和別人生活在一起，學習諒解他們的弱點和缺陷，而掩沒自己，能幫助我們成為真正的默觀者。因為它是磨去我們根深蒂固的自私自義最好的方法；而自私自義是阻擋聖神光照和行動的最大障礙。

甚至在完全孤獨中英勇接受內在的考驗，也不能完全免除我們因忍耐和謙遜完成的淨化工作。因為後者要愛其他的人，同情他們最無理性的需要和要求。

隱修士常有在自己的怪癖中，把自己乾化硬化的危險。脫離了人群，他們漸漸失去那只有純愛能給與的精神實體感。

你豈以為成聖的道路，是把自己禁錮在自己所喜歡的祈禱，聖書和默想中嗎？或是用許

多垣牆保護你隔開那些你認為愚蠢的人群嗎？你難道以為走向默觀的道路，是拒絕那些為別人有益、卻麻煩你、使你分心的活動和工作嗎？你以為發現天主的方法，是把自己蟄伏在精神愉快的繭子內，不肯爲了愛基督，而放棄你所有的興趣、願望、野心和滿足嗎？如果你在別人身上不能發現基督，祂甚至便不肯生活在你心內。

內在的默觀和外在的活動，本質上絕不是反對的。它們是對天主同一個愛的兩方面。

但默觀者的活動，應該出自他的默觀，又必須相似它。他在默觀之外所做的一切，必須反射內在生活光明的靜謐。

爲達到這個目的，在他的行動中，他必須尋求在默觀中所發見的一件事——和天主接觸與結合。

無論在你的心禱中，你關於天主所學的是多麼少，你就照你所學的那一點知識去工作好了。努力使你的一切行動發生效果，如同你在默觀中所曾尋獲的虛無緘默和棄絕自己。最後，這一切的秘密，是在你所不能控制的事物上，完全委託於天主的聖意；在一切需仗賴你自己定奪的事情上，你就完全服從祂，如此，在一切事情上，在你的內在生活和爲天主所做的外在工作上，你只願望一件事，就是完成祂的聖意。

假如你這樣做，你的活動將取得那你在祈禱中所找到的不自私的平安；並且，在你行動

的簡樸上，人們將認出你內心的安謐，因此讚頌天主。

就是因這緘默和非意識的愛天主的作證，默觀者實行著他的宗徒事業。因為聖人用他走路的样子、他站立的样子、他坐著的样子、他取物的样子、和他手中握物的样子，來宣揚教義。

成全的人不必反省他們行動的細節。

漸漸地，他們更少意識到自己，終於他們停止意識自己在做事情；漸漸地，天主開始做他們所做的一切，在他們內也為他們；至少在這個意義上，愛天主的習慣成了他們的第二本性，而使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能肖似天主。

橫在那些追求內在自由和純愛的人路上的極大困難，很快告訴他們不能以自己的氣力前進；天主聖神就令他們希求最簡單的方法，來征服自己的自私和盲目的判斷；而這就是服從他人的判斷和指引。

在默觀中被天主所吸引的心靈，很快就會曉得服從的價值：他每天從自己自私、笨拙、無能和驕傲所受的痛苦和煩惱，將使他渴望得到別人的引導、勸告和指示。

他自己的意志，變成這麼大悲哀和幽暗的來源，以致使他走到別人那裡，不但為尋求光明、智慧和忠告：他根本渴望服從的本身，渴望揚棄自己的意志和光明。

因此，他服從院長或神修導師，不只是因為他們給他的命令或勸告，在他的眼中看來是好的、有益的、合理的。他聽命，不只是因為他想院長的決斷是可讚嘆的。相反，有時候上司的決斷看來並不怎樣明智，但他對此已無所考慮，因為他把上司看為在他和天主間的中間人，他只安息在天主的聖意中，這聖意傳到他，是透過那些因他個人聖召的環境，處於他之上的長上。

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是無人指導的默觀者。他信託自己的幻覺。他服從自己內心聲音的指引，但他不聽任何人的話，他把自己內心中感到悠然自得的東西，當為天主的意志。那感覺越甜越溫香，他就越堅信自己是不錯誤的。設若他這個信賴自我的信心，傳到別人身上，使別人以為他真正是聖人，這樣的人，一定可以破壞整個城市、整個修會、或甚至整個國家。我們的世界，就是遍佈了這些幻覺者所留下的疤痕。

不過，這些人也常只是無害而討厭的。他們已經走入一條神修的死巷，安息在私人情感舒適的小窩中。無人會真正嫉妒或羨慕他們，就是對神修生活毫無所知的人，也多少會覺出這些人是在自我欺騙，以驗膺自滿自足。

他們好像是快樂的，但他們的快樂，一點也不動人，一點也不感染人。他們好像很平安，但他們的平安是空虛的，不寧靜的。他們有許多話說，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但誰

也不相信它。因為他們喜愛娛樂和情感，勝於真信德所加的苛刻犧牲，他們的靈魂閉塞停滯。真正默觀的火焰就這樣熄滅了。

當你被天主引到黑暗中，發見了真默觀時，你就不會再安息於自己意志的假甘飴中。自滿的內在假安怡和對自己判斷的絕對信賴，永遠不能再欺騙你：它將令你不舒服，一種內在的反胃，將迫你自己割開傷處，讓毒氣逸出去而後快。終於，沒有一種自來的獨立行動，能叫你感到清淨，對平安的飢渴，將迫使你走向可以找到平安的地方——到某位你聖召的環境、安排你可以把他當為天主的代表來服從的人那裡。那麼，雖則他的判斷可能客觀上是愚蠢的，那已擺脫依賴自己的趣味、感覺、感情和願望的輕鬆感，將會使你心安理得地去服從。

18. 自由的真諦

選擇善惡的能力，僅是自由的最低限度，唯有一件事是自由的，就是我們仍能選擇善的這個事實。

僅限於你有自由選擇惡，你便不是自由的。一個邪惡的選擇，摧毀了自由。

我們永遠不會因惡而選擇惡，只會選擇在善掩蓋下的惡。但當你決定做某種你以為是善、而事實上不是善時，你是在做某種你並不真正願意做的事情，因此，你不是真正自由的。

完美的精神自由，是完全無能力作任何邪惡的選擇。當你願望的一切都是真正善的，當你的每個選擇，不但渴望善，而且真正得到它時，那麼，你是自由的，因為你在做所要做的事，你的意志的每個行動，皆達到完美的圓滿。

因此，自由不是在於善與惡選擇間的均衡，而且在於完全的愛，在於接受真善，痛恨和拒絕邪惡，以使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使你快樂，並且，你拒絕、否定、不理睬任何能

引起不快樂，自我欺騙和痛苦的可能性：「爲使你知道棄惡擇善。」惟有完全棄絕任何邪惡，達到一點不再願望它的地步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天主，絕對沒有邪惡或罪的陰影或可能性，是無限自由的。實際上，天主就是自由。只有天主的意志是無缺陷的。其他的自由，都會失足，以假的選擇打倒自己。一切的真自由，都是天主的超性恩澤，是分享祂自己本性的自由，因著祂賦與我們靈魂的愛，首先使我們的意志完全翕合祂的聖意，然後把兩個意志緊緊結合一起而神化我們的意志。

另一個自由，所謂我們本性的自由，對善惡選擇無大關係的自由，無非是一個能力，一個可能性，等待天主的聖寵，意志和超性的愛來充滿它。

一切的善、一切的成全、一切的喜樂，只可以在天主無窮的善和萬美的聖意中找到。既然自由的真諦，是常常地、毫無差錯地、願望和選擇真善的能力，那麼，自由只能在完全結合完全服膺天主意志之中得到。如果我們的意志，和祂的意志同行，它將達到同一目的，休憩在同一平安，充滿著祂同一的無窮喜樂。

罪的表面上也有一些善，譬如在肉慾的罪中有肉體的快樂。但這些快樂並不是罪，它們是好的，是天主所願意的；即使當人以天主所不願意的樣子享受這些快樂時，祂還是讓人感到快樂。但雖然這些快樂本身是好的，在違反天主意志的環境下追求快樂，就變成了惡。又

因爲那意志所追求的是惡的，它便不能達到意志所欲達到的目的。因此，它推翻自己。因此，在罪的任何行動上，終無自由可言。

愚蠢的人呀！你確實做了你所不願意做的事！天主讓你得到快樂，因爲快樂也是祂的聖意；但你疏忽了祂所願意和那快樂一齊給你的幸福，或者祂願給你更大的幸福，在於不享快樂，在快樂以外的，超越快樂的幸福。你吞下桔皮，卻拋去了瓤。你把包裝紙收藏起來，而把盒子和戒指及鑽石一起丟掉。

現在，那必須完結的快樂終於完結了，而你對那本應永遠使你致富的幸福毫無所獲。如果你照天主爲你的幸福安排的方式，享受（或放棄）快樂，在你的幸福中你將仍擁有那快樂，並且，它將永遠和你在一起，在天主的意志中處處陪伴著你。

一個健全的人，爲了翕合天意，而完成一件工作，是絕不會後悔的。

19. 超脫

我懷疑在這世界上，是否還活著二十個人，能看透事物的真面目。意思是說，有二十個人，是真自由的，不受任何受造物的控制或影響，不流連任何東西，不流連他們自己，或天主的任何恩澤，甚至祂的最高的、最超性的純聖寵。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二十個這樣的人。但至少應該有一二個。他們是在維持萬物的合一，使宇宙不致破碎割裂。

除了天主以外無論任何東西，如果你只為它本身的緣故去愛它，它便要使你的理智昏盲，摧殘你對道德價值的判斷，敗壞你的選擇，使你無法辨別是非，不能真正認識天主的意志。當你因了事物本身去愛它們去追求它們時，即便你可能懂得普通的倫理原則，你也不知道如何應用它們。就是你對這些原則的應用，形式上是正確的，你將可能忽略了隱秘的一點，它將摧毀你最良善的行為，使它們沾染一些缺點。

至於那些已經沉淪在罪淵的人，他們根本無法完全理解最簡單的原則；他們再也看不見

最顯明最自然的道德律。他們可能有超凡的天才，會討論最精細的倫理學問題；但他們對自己所討論的，甚至一點也不會鑑賞，因為他們已不再把這些東西當爲價值去愛它們，只當爲對概念的一種抽象興趣罷了。

超脫萬物以及內心純潔的優美和良心的細膩，這種種都能有許多方面的看法，即便大多數確實聖善的人也沒有完全發覺過。就是在規矩最嚴的隱修院裏，在人們最努力獻身追求成全的地方，許多人還沒有捫心自問，究竟他們多少是受自私的非意識形式所控制？他們的德行多少是由於狹窄的本性的自我利害所激起的？事實上，屢次就是這些熱心人的呆板的形式主義，使他們無法真正超脫。

他們曾經放棄世界的快樂和野心，但是他們又爲自己獲取了其他的快樂和野心，雖然後者有較高尚的、較精緻的、較爲精神的特性。有時候，他們甚至從來沒有夢想，他們可能是帶著本身就是不全的自我意識在熱烈地尋求成全。他們被束縛在封閉的小世界中的善舉上。

比方，有時候，一個隱修士可能過度喜歡祈禱或齋戒，或者其他的熱心工作，某種外在的補贖，一本書或一個神修方法，一種默想的法術，甚至默觀，溺愛祈禱的最高聖寵、德行、那些本身表達英豪和高超聖德的事。好似已超凡入聖的人，竟被他們對這些東西的無節制的愛所蒙蔽，而停留在晦暗和錯誤中。竟以爲修院裏的衆弟兄遠不如自己成全。

有時候，默觀者以為他們生活的整個目的和本質，是在於收斂心神，在於內在的平安，和天主臨在的感覺。他們愛戀這些事。然而要記住，收斂也是一個受造物，和汽車一樣。內在平安感之為被造物並不低於一隻酒瓶。對天主臨在的經驗，正如啤酒同樣是受造物。唯一的區別是：收斂、內在平安和天主臨在的感覺，是精神的愉快，其他是物質的。貪愛精神的東西，與無節制地貪愛其他任何東西，同樣是一個貪愛。前者的瑕疵可能是較潛隱的、較微妙的，但從另一觀點來看，它可能產生的害處也是更大的，因為它不容易被認出來。

這樣，許多默觀者永遠沒有成為大聖人，永遠沒有進入與天主的親密友誼中，永遠沒有在祂浩瀚的喜樂中找到深刻的分享，因為他們纏抱著那些給與默觀道路上開始者的可憐小慰藉。

還有多少人陷於更壞的地步：他們甚至從未達到默觀，因為他們依附著在自己以為重要的活動和事業上面。他們追求不停的活動，追求立刻成功的願望因此而被蒙蔽；他們被渴望效果，渴望可觸可見的成就所困惑，他們陷入一個悲慘的境地，認為除非同時忙碌做著許多的工作，他們不會中悅天主。有時候，他們嗟嘆哀怨不絕於口，說自己已再沒有時間祈禱；但他們對於欺騙自己已這麼老練，以致不能理會到他們的埋怨是多麼地不誠實。他們不但讓自己被捲入更多的工作中，甚至正在尋找新的工作。而他們更忙碌，所做的錯誤就越多。意

外和錯誤堆積在他們的周圍。他們不肯聽人家的勸告。他們離岸越來越遠；或許，天主可能讓他們的錯誤把他們追上。於是，他們驚醒過來，發覺他們的疏忽，已把自己捲入違反正義的重大而顯然的罪中，比如相反本地位的義務：他們就這樣被淹沒了。

有許多人在火還沒有燃起來時，就在上面堆積木柴，因而窒息了默觀的第一個火花。內在祈禱的刺激這樣激勵他們，使他們著手野心的計劃，要來教導並歸化整個世界，然而，天主所要求他們的，是要他們靜下來，在平安中躬身自守，注意天主在他們靈魂中所開始的秘密工作。

然而，如果你想對他們解釋，他們希求天主所不願意他們做的工作的熱火，可能是一個重大的缺陷，他們將把你當做異端人看待，他們知道你必定錯了，因為他們對那些自己一定能完成的事業，有著強烈的慾望。

內在平安的秘訣是超脫。被自己紊亂變幻的願望所支配的人，不可能收斂心神。甚至這些希望所追求的是內修生活好的方面，如收斂、平安、祈禱的愉快等，但如果這些希望只是本性的自私的，這將使收斂很困難，甚至不可能。

除非你已超脫求平安和收斂的願望，你永遠得不到完美的內在平安和收斂。除非超脫祈禱的愉快，你永遠不會完善地祈禱。

如果你放棄這些願望，只追求一件事——天主的聖意，祂將在辛勞和衝突及試探中給你收斂和平安。

在靈修生活中，也有一種粗糙的唯物主義，使真的善人相信，克苦只是在放棄五官的快樂。

但這只是克苦的開端。

的確，我們必須先超脫粗劣的感官事物，才能開始內修生活。但它一開始，除非我們漸漸地更超脫理性的精神的事物，我們的進步是微不足道的。

一個希望成爲默觀者的人，只擺脫那理性禁止他做的事情，他還沒有認清默觀的真義。因爲到達天主的道路，要透過很深邃的幽暗，在其中，一切知識、一切受造的智慧和一切快樂聰明、一切人性的希望和喜樂，皆被天主純淨的光照和臨在，所擊敗所勾銷。我們的本性官能所知道所享受的任何東西，無非是擁有天主的障礙；所以如果我們仍以任何這樣的東西自滿，將無限地遠離祂。

因此，我們必須把它們完全超脫拋開，才能夠走近天主。只在理性節制的界限內，擁有享受物質和精神的事物，是不夠的；如果我們希望純潔地擁有享受天主，必須要能夠超越一切快樂，超越我們所有的一切。

所以，真正的默觀生活，不在於享受內在的精神的愉快。默觀不只是理智和意志、在愛和信德上、精鍊過的心靈的美學主義。安憩在天主的美中，純粹是一個觀念濾去了想像的附屬品，別去任何可感覺的外表，是一種仍屬於本性範疇的快樂。或者這是本性所能到達的最高的快樂，許多人用他們本性的能力還不能到達——在他們能體驗到這是本性能力所能達到的滿足之前，他們需要聖寵的輔助。不過，既然它是本性的，是本性所能願望的，也可以用本性的修養得到，但對於超性的默觀，還沒有多大的作用。

真正的默觀是愛的工作，超越一切愉快和經驗，休憩在赤裸的純然的信德黑夜中。這信德把我們帶到距離天主那樣近，以致可以說已經接觸祂、擁抱著祂、雖然是在黑暗中。那接觸的效果，是一種深邃的平安，流溢到靈魂的低級官能，於是構成了「經驗」。不過，那經驗或平安的感覺，依然是默觀的附屬品，所以失去那「感覺」，並不等於我們與天主的接觸停止了。

流連平安的「經驗」，足以威脅我們的靈魂與天主真正的、本質的、生命的結合，這種結合是靈魂超出感官和經驗，在純美之愛的幽暗中的結合。

因此，雖然這平安的感覺可能是我們與天主結合的一個象徵，但它只是一個象徵——一個附屬品。結合的本質，沒有任何這種感覺也可以得到；有時候，當我們沒有平安或天主臨在

的感覺時，天主比以前更真確地臨在我們身上。

如果我們太過份貪戀這些附屬品，我們便冒著失掉默觀本質的危險，默觀的本質是完全接受天主的意志，無論我們的感覺如何。

但設若我想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是內在平安的感覺，當我沒有那感覺時，我的心靈便將更加紊亂。再者既然我不能隨意在我身上產生那感覺，那紊亂將隨我的努力的失敗而遽增。最後，我將失去耐性，拒絕接受那我所不能控制的情勢，至於失去最重要的實體，就是和天主意志的結合，缺少這個，就全無真正平安可言。

20. 心禱

既然默觀是在純愛的行動中，把我們的心靈和意志與天主結合，這愛德與對於天主本體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那麼，默觀之道，就是發展和成全我們的理智和意志，以及我們的整個靈魂。當天主直接的干預，把這整個過程提升到超過我們本性的水準時，天賦的默觀就開始了：於是，天主在祂所射入的光和愛的苦難和幽暗中，好像把我們官能的一切活動推翻，以成全它們。

但在這過程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先用自己的方法，依賴聖寵的扶助，努力準備自己，在默想和主動的祈禱中加深我們對祂的認識和愛，同時也使我們的意志擺脫諸受造物。

關於這一類的書，早已汗牛充棟。討論各種默想和祈禱的技術和方法的書籍，不知道有多少，我們也不知道從何談起。因此，我都不談這些，只說它們對那些能善加利用的人都是好的；或者誰能夠在系統默想之外獲得利益，這樣作也不會失誤，祇要他不怕把方法擱置一

邊，暫時爲自己的事思想一會兒。

說到利用這些方法的癥結，並非它們太系統化或太形式化：它們需要這樣，這是可喜的事情。這些方法都沒有錯誤。癥結是在於人們如何利用；或不會利用它們。

一本默想書的目的，是教你如何思想，並非代替你思想。是故，如果你撿起一本這樣的書，只是一頁頁念下去，那是等於在浪費光陰。一旦任何思想激動你的心靈時，你可以把書本放下，因爲你的默想已經開始了。以爲你多少必須跟從作者的特殊結論，可能是極大的錯誤。可能他的結論對你不適用。天主可能願意你停留在另一個地方。祂可能計劃給你另一聖寵，和作者所提示給你的完全不同。

有一些人，只在書本顯明稱爲「默想」時，才以爲是在默想。假如你稱它爲其他的東西，他們將假定這書只是爲閱讀，不必費力去思想。

靈修生活的初學者，在真正學會訓練心靈，能夠凝神專注一個神修題目，潛入它的意義的表面，把它鎔化在自己的生活中，在這之後最好是追求心靈的活潑和自由，這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上，找到天主的光輝，溫煦和愛。只能在日間固定的時間內思念天主的人，在神修生活上永遠不會有大進步。事實上，他們甚至在修院的日程表上所規定的「默想」時間，也不會思念祂。

要學習如何在紙張上面默想。繪畫和寫字是默想的方式。學習如何欣賞藝術作品。學習如何在街道上和野外祈禱。要知道不但手上有一本書時可以默想，在等公共汽車或乘火車時也可以默想。最重要的是浸潤於教會禮儀中，使禮儀週期成爲你生活的一部分，讓它的旋律滲透你的肉體和靈魂。

許多做默想和心禱的人，不能在生活中獲得應有的效果，是因爲他們沒有確實瞭解默想和心禱的真正宗旨。

有些人以爲默想天主的唯一理由，是爲獲得關於祂的一些有趣味的觀念。的確，默想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加強我們的宗教信仰，給它們一個更深的信德和理解的基礎；但那只是開始罷了。那只是默想的門限。

另一些人以爲默想的功用，是指示我們習修德行的必要，在我們心中產生勇毅和決心，以繼續前進，有所作爲。那也是對的。這是默想的另一基本效果。不過這只是在路途上又跨前了一步。

還有一種沒有那麼錯的想法——因爲我們已漸漸接近真理——是把默想當爲在我們心中產生對天主更大的愛情的工具。這觀念是否使人滿意，端賴你所謂愛天主有什麼意義。如果你以爲：當默想使你「說」你愛天主、或「感覺」你愛祂時，默想的功能已經盡到，那你仍是一

樣地錯誤。

默想是雙重的修養，也具有兩方面的功用。

第一、它要給你對自己的心靈，記憶和意志足夠的控制力，使你會收斂自己，退避外物，事業和活動，思念，對暫時存在事物的關心等等。其次——也是默想的真正目的——是教你如何常意識天主的臨在；最重要的，是帶你到一個境界，常在對天主不休止的具有愛的注意中，常想你是依賴天主才能夠存在的。

默想的真正宗旨是：教給人如何擺脫受造之物和暫時性的事務。（在這些事上，他只遭遇紊亂和煩惱。）踏進與天主有意識的愛的接觸中，準備從天主手中接受最需要的助佑，並且還讚美天主，光榮、感謝和愛天主。這樣做，成了他莫大的喜樂。

你的默想的成就，不能以你所得的光輝煥發的觀念，或你所定的偉大志向，或在你內在感官中所產生的感覺和情緒來衡量。只有當你達到多少可以意識到天主的地步時，才算已經好好地默想。然而，事情還不是完全這樣。

總之，任何嘗試過的人，都意識到你愈接近天主，對於意識到祂、及關於祂的事，愈沒有問題。

如是，假定你的默想把你帶到某點，被圍繞著天主的霞霧所阻撓——祂時常以黑暗做自己

的掩蓋；你一點也沒有意會到祂，只意會到自己無法認識祂，甚至以為默想是全然無望的，不可能的。然而，你愈覺得無助，好似就更希望見祂和認識祂，而你願望的矛盾和失敗，在你心中產生一種對天主的痛苦期望，沒有一個東西能夠滿足它。

你想你的默想失敗了嗎？相反，這挫折、這「黑暗」，這無助期望的苦惱，是默想的真正成就。因為如果祈禱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你的靈魂中建立與生活之主的愛的生活的接觸，那麼，何時默想只產生你所能理解、感覺、鑑賞的印象，觀念和情緒時，默想還沒有達到它的工作的全部。但如果它超越你的理解和想像的水平，它才真正把你帶近天主，因為它已把你帶進黑暗中，在那裏，你已不能再思想天主，因此，你只好用盲目的信德和希望及愛投奔祂。

就在那個時候，你應該加強自己，拒絕那叫你放棄心禱的念頭；你應該在每天指定的時間內，繼續祈禱，不要理會你所感到的困難，枯燥和痛苦。最後，你自己的苦難和天主聖寵的秘密工作，將教給你應該做什麼。

你可能被引到抒情祈禱的極簡單方式中，你將以幾句話或一言不語，踏進天主隱藏在內的幽暗中抱著一種無語的，半無望的，卻是超性的信心，願望認識祂和愛祂。

或者，靠著信德認明祂還是存在於你的心中，並意識你對這極大的實在性和其所蘊含的

一切完全無法了解，你就鬆歇在單純的瞻觀中，安謐地保持你的注意力，意識祂隱藏在這深邃的霞霧中，你也感到被吸引進去。

從此以後，就應該保持你的祈禱，愈單純愈好。當你能夠再默想時，就默想吧。如果你得到一個觀念，發展它吧，但不要激動。用閱讀和禮儀來飼養你的心靈，如果你單純祈禱的黑暗變成過大的緊張——或使你失去知覺或昏昏欲睡——就用一些口禱或簡單的情緒來振作它，但決不要勉強想獲得觀念或感到熱火，更不要因為你無法實現一本通俗默想書所擬定的偉大計劃，而感到煩惱不安。

21. 分心

當你的祈禱變成不可能，你的心靈堅如頑石的時候，正是你學習祈禱和愛的好時光。

假如你從來沒有分心過，你就不曉得如何祈禱。因為祈禱的秘密，是渴望天主，渴望看見天主，一個遠深於言語和感情的饑渴。一個被記憶和想像的無用甚至壞思想和印象所困擾的人，在他破碎心靈的深處，他爲此所迫，可能比一個思維優游在澄清的概念、和光輝的志向和輕易愛德中的人，祈禱得更好。

因此，如果你不能擺脫分心，空煩惱是無用的。首先，你必須明白，在祈禱的生活上，分心常是不可避免的。在放蕩無羈的幻想的潮汐中，遭受沒頂的痛苦，是默觀生活起碼的考驗之一。假如你想應該利用一本書來驅逐這些，如同溺水的人纏抱著乾草似地纏抱著它，你有特權這樣做；但假如你讓自己的祈禱，貶降爲單純的念聖書，你失去了很寶貴的機會。忍耐地抵禦分心，從你自己的無助和無能學習一些東西，對你更有益處。假如你的書只變成麻

醉劑，它不但不會幫助你的默想，還很可能摧毀它。

你所以有分心的理由之一是：心靈，記憶和想像在默想時的工作，無非是要把你的意志帶到它的對象——天主那裏。那麼，當你習練默想數年之後，很自然的是，你一鎮靜下來要祈禱，意志就會安靜下來停留在模糊地，緘默地愛天主的境界上。因此，思維，記憶和想像，已沒有實在的工作可做。意志在忙碌，而它們卻閒遊無事，於是過了一會兒，你的潛意識的門戶半開著，各種奇怪的幻像就開始起來跳華爾茲。如果你比較明智一點，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當這惱人的間歇的影像在遼遠的背景上挪動時，你還是保持對天主的單純凝注，安靜地把你的意志指向祂。如果你也意會到它們，那只是意會自己在抵禦它們。

聖善的人們所最畏懼的分心，通常是最沒有害處的。但是有時候，一些善男信女在默想中苦惱自己，因為他們想像自己已經「同意」那些交織在想像中，卻又無法停止它們的胡思亂想，甚至近於淫穢癡癲的可笑幻像。他們所以困惱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對停止這些幻像的失敗，產生了神經質的緊張，使情形愈來愈惡劣百倍。

以前他們也許會有一些幽默感，然而目前已變成這樣神經質，以致把它完全拋棄。但在這個時機，幽默感或者是最好的良方。

在於這些事中，並沒有真的危險。有害的分心，是那些把意志從在天主的深邃安謐的凝

注中拉開，使它致力設計那與我們每天工作有關係的計劃。我們遭遇到那些真正來攻擊並佔有我們意志的事，這裏潛藏著相當的危險，使我們的默想崩潰而化成寫信、講道、演說和著書的腹稿，更惡劣的是，計劃賺錢或保養身體。

爲一個肩頭負有重大責任的人，頗難避免這類的思慮。它們將常常提醒他的職份，警惕他不要太專注外在的工作，因爲如果你在默想時不設法割斷外在工作對你所施壓力，那麼你便無法澄清思維中物質的事物。

願欲祈禱的意志才是祈禱的本質，追求天主，想瞻望祂和愛祂的願望，才是有關係的事。如果你希望認識祂和愛祂，你已經做了他對你所期待的事；不能清晰想念祂而願望祂，比對祂有令人驚奇的思想而不願意和祂的聖意結合更好得多。

22. 理解的恩澤

默觀使我們認識和愛天主如祂自己，並在深邃的生活的經驗中認識祂，這超越任何本性的理解，是我們受造於天主的主要宗旨。雖然它是絕對超出我們的本性，聖多瑪斯卻說它是我們固有的因素，因為它是我們身上深邃能力的完滿，天主不願意它們用別的樣子得到完滿。達到受造目的的人們，在天堂上將都是默觀者；但有許多人，還生活在這世界上時，就被指定獲得這超性的因素，呼吸這新鮮的空氣。

既然默觀在天主的計劃中，是我們真正固有的因素，對於它的初次嘗試，立刻激動我們，好像是完全新異的，卻又是特別熟悉的。

雖然你對它有過與它本來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沒有一本書，能夠給與默觀適當的概念，除非對那些曾經經驗過它的人），等到它來臨時，卻又和你平時所構想的一模一樣。

默觀所灌輸於靈魂的光輝，其單純性和顯然性，驟然在一個新的世界把我們驚醒過來。

我們進入一個從未臆想到的地方，但即便在這個世界，看來也這麼熟悉又顯明。我們自己感官的舊世界，現在看來才是生疏的、遼遠的、不可置信的——一直到默觀的強光離開我們，我們又跌返到自己的本性上。

與愛的純潔和安謐的理解比較——在這裏，默觀被瞥見真理，不是用眼睛看它，而是被吸收於它內——普通眼看和認識的方法，真是充滿著瞎盲、辛苦和不確定性。最銳利的本性經驗，和默觀的甦醒比較，有如睡眠。最透徹最真確的本性確然性，和這安謐的理解比較，等於一個夢。

我們的靈魂從地上超升起來，像雅各從他的夢中驚醒過來：「天主真正在這個地方，而我卻未嘗知道。」天主自己成爲唯一的實體，在祂內，其餘一切的實體取得原來的地位——消沉在無意義中。

雖然這個光絕對超出我們的本性，現在看來卻是「正常的」「本性的」，使我們不用眼睛看而看見，在晦暗中擁抱著光明，不用任何零碎的推論出來的顯然性，而得到純粹的確然性，充滿著超經驗的經驗，以安穆的信賴，踏進那使我們完全不可言喻的深淵。

啊！天主的富裕、智慧、和知識何其崇高！

在我們存在的中心，打開一個門戶，我們好似從這門戶跌進無際的深淵；雖然深淵是無

限的，卻是我們所能達到的；在這恬靜屏息的接觸中，永遠的全部都好像變成了我們的。

天主用一個空虛的觸摸來觸摸我們，也把我們虛化。他用一個把我們單純化的單純性來推動我們。一切的分歧、一切的複雜、一切的矛盾、一切的多元性、掃蕩殆盡。我們的心靈涵泳在理解的空氣中，在晦暗的，寧靜的卻又蘊含一切的實體中。我們不再希望什麼。我們不再欠缺什麼。我們的唯一煩惱，如果煩惱還是可能的話，是意識到我們還生活在天主之外。因為一個超性的本能，已昭示我們，那在我們的中心洞開的自由深淵的功用，是要把我們完全從我們的自私性中拖出來，而進入它自己無際的自由和喜樂中。

你看來是同一個人，你也是以往常是的那同一個人：事實上，你比以前更顯出是你自己。你才開始存在。你覺得好似究竟完滿地誕生了。以往的一切只是錯誤，誕生前的盲目摸索準備。現在，你已經得到你的因素。然而，現在你變成了虛無。你已經沉到自己貧乏的中心，那裏，你覺得門戶洞開，通向無限的自由，通向一個完美的寶藏，因為沒有一件是你所有的，而一切又都屬於你。

現在，你可在無窮內自由地進出。

不要想測量那在你心中裂開，充滿自由快樂的遼闊晦暗的深度，那是枉費心機。

這些深淵不是一個領域，不是一個廣度，而是一個巨大圓滑的活動。這些深淵是愛。在

你之內，它們構成了一座城砦。

沒有什麼能貫入那平安的中心。外面的東西，什麼也不能進去。甚至你得到自己活動的整個天體，和那絢麗的星夜隔離著。五官、想像、推論的思維、願望的饑渴，不屬於這無星的天空。

而你，雖然可以進出自如，但幾時你企圖用語言和思想去表達它，你立刻遭受閉門羹——你走回到你的外面去言談。

然而，你發見你可以休憩在這晦暗而又不可測量的平安中，沒有攪擾，也沒有煩惱，即便想像和思維，在它的門外，依然多少在活動著。

它們遊閒無事，盡可以站在走廊上閒談，一直等待它們的皇后——意志回來，聽候她的命令。

但它們最好還是保守緘默。不過，你現在知道這不能受你的控制。它是從那靜穆晦暗的中心給你的恩澤，完全憑依愛（天主）的決定。

在這武裝起來的受著衛護的，不可分割的內在平安的單純中，有著無窮的安慰，但它一旦被領會到，立刻消失了滋味。你不可企圖伸出手去，想把它完全得到。你不可觸摸它，或企圖握住它。你不可企圖使它更甘飴些，或者企圖常保持它而不使之消耗……

靈魂在默觀時的景況，有點類似亞當厄娃在樂園中的景況。一切都是你的，但附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它們都是給與的。

你什麼也不能要求，什麼也不能詰問，什麼也不能拿走。一旦你企圖把某種東西當爲己有而拿走，你立刻失去了伊甸。

唯一的區別，是你並不立刻意會到你所丟掉的。因此，惟有極大的謙遜，才能給我們本能的敏感和謹慎，使我們不致取得那在這晦暗中所能理解和嚐到的愉快和滿足。一旦我們爲自己要求什麼，或者甚至信任我們自己的行動，企圖加深這在天主中的純潔靜穆的休憩時，便破壞浪費了天主的完美恩澤；祂只願意在緘默中和在我們自己能力的休憩中，把它通傳給我們。

如果有一件事值得我們做，那就是：我們必須從心靈深處意識到，這是天主純粹的恩澤，我們任何的願望、努力、英勇，都不堪得到它或取得它。我們不能直接做什麼去獲得它，保持它或增加它。我們自己的活動，對於這安謐光輝的射入，大部分是一個障礙。除非天主可能要求我們一些愛德和聽命的行動，透過這些，維持我們與祂的深密的經驗的結合，但這是由於祂的善意，並不是出自我們自己的忠信。

我們至多能夠準備自己接受這大恩澤，安息在我們貧乏的心中，保持我們靈魂的純潔，

盡可能掃除那些悅樂侵擾我們本性的願望，不管它們本身是多麼純潔高尚的。

當天主在默觀中把自己顯示給我們時，我們必須接受祂如祂所出現在我們前，在祂自己的晦暗中，在祂的緘默中，不要用辯證、言語、概念或行動去打擾祂，這些只屬於我們自己令人厭倦的辛苦的存在領域。

對天主的所有恩澤，在我們身上必須發生感謝，愉快和喜樂的反應；但這裡，我們用緘默接納的靜穆喜樂，多於用語言去感謝祂。「你們停休吧！要承認，我是天主！」那是我們臨近祂的實體的深淵時所感到的空虛，我們在祂無限豐饒緘默前的緘默，我們在祂的光明把我們吸化的那靜靜的晦暗深處的喜樂，是這一切在讚美天主。就是這一點，使對天主的愛，驚異和欽崇，像浪潮般從平安中湧向我們，在我們意識界的岸濱，展開一片寂靜的無言的讚美，讚美和光榮的浪花！

這天主澄明的晦暗，就是基督在真福第六端所提過的心淨。「心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看見天主。」而這個心靈的純潔，至少帶來暫時的超脫，解除印象，觀念和人們所希望的一切事物的陰影。它甚至超脫平時我們所用於天主的脆弱而帶遁避性的擬比語——這並非否定它們，在基本範圍內它們是正確的，但在這個深邃貫入的經驗中，它們已失去了功用。

在這個我們心中天主生動的晦暗內，有時候湧出一些愛的深刻活動，暫時把我們完全救

出自私的陳舊重負，使我們身列天國小孩子的數目中。

當天主讓我們再跌到自己的願望，判斷和誘惑的紊亂中時，我們在那喜樂曾在我們心中雀躍過一個時期的地方，留下了一個疤痕。

這疤痕燃燒起來。那創傷在我們心中發痛，於是，我們憶起我又已跌到那我們所不是的領域，還不准停留在天主所要我們達到的境界。我們渴望祂為我們所指定的地方，涕泣地祈求時間快一點來臨，使這純粹的貧乏抓住我們，把我們緊握在它的自由中，永遠不把我們放鬆，那時，我們再也不會從質樸的小孩子們的樂園，跌到聰慧者的市場，在這廣場裡，這世界的智者，在苦悶中走來走去，擺下陷阱想要捉住那不存在的幸福。

23. 感官之夜

灌注的默觀生活，並不常常是在一種強烈的光照中經驗到天主而開始。靈魂自由的時刻，擺脫通常步驟的辛勞的盲目和無助，常是比較罕有的。並且，我們不難辨認出這些理解恩澤倏忽的強烈閃光，這些鮮明的「黑暗的光線」，直射入靈魂中，改變人整個生命的行程。它們自己帶來了自己的信念。它們從我們的眼睛除去瞎盲，一如除去鱗片。它們在我們身上種植下這麼深、這麼平穩、這麼新穎的確然性，不容易被誤解也不會很快被遺忘。

但如果一個人在成爲默觀者之前，要等候這些經驗，他可能要等很久，甚至等一生；或許他的期待要成泡影。

比較通常的是：心靈從天主那裏學習默觀，不是在驟來的閃光中，而是不可察覺地，一步一步地。事實上，沒有在純信德的黑暗中長期的經歷考驗和逐漸的進步，將永遠無法真正學習默觀。因爲一些孤立的，雖然強烈的理解之光和智慧，並不會使一個人成爲真正的默觀

者；默觀的祈禱，惟有多少成爲習慣性的，才真正適合它的意義。

達到默觀的通常道路，要經過沙漠，那裏沒有樹木，沒有美麗，沒有泉水。精神進入一個曠野，盲目地走向那似乎要離開景象，離開天主，離開一切完滿和喜樂的方向。幾乎不能相信這條路正是引到白骨遍地的荒原——我們所有盼望和善意的毀滅。

這荒野的遠景，驚恐了大多數的人，以致他們拒絕踏上灼人的沙土，在岩石中旅行。他們不能相信，默觀和聖德，要在荒野中去尋獲。那裡沒有食物，那裡沒有遮蔽，沒有休息，也沒有給予想像、理智和本性願望的清涼劑。

他們堅信成全必須用對天主光輝的直覺，和意志在愛火中的熱烈志向來衡量，他們相信聖德必定是可以感覺出來的熱忱和可以捉摸的成就的事，對於一種若不悅樂理性，不能用慰藉和可覺的喜樂滋潤思維和意志的默觀，他們就覺得毫無興趣。他們希望知道自己是走向哪裏，看見自己在做什麼，因此一旦進入那自己的行動癱瘓了，不能再結看得見的果實時，馬上就轉身，返回到那能確定自己的所爲和自己的所在的沃野。如果他們不能達到那這樣殷切期望的成就，至少他們使自己相信已有很大的進步，假如他們念了許多經文，行了許多克苦，講了許多道理，閱讀（甚或著作）許多書籍和文章，瀏覽過許多默想書，做了幾百種不同的新熱心工作，在大地上印遍了朝聖的足跡。這些事在本身並不是不好的；但在人生的一些時

候，它們會變成一個逃逸，一種鎮痛劑，躲避在黑暗、迷茫、無助中受苦的責任，拒絕天主把我們的假我褫去，使我們成爲那真正被指定要做到的新人。

當天主開始把知識和理解的光，投射到一個引入默觀的人的精神時，所得的常不是完滿，而是被擊潰的經驗。

心靈覺得自己艱難地進入一個奇特而寂靜的黑夜中。這夜是夠平靜的。但它是非常的奇特。思維受牽制並且很困難。對於理性和精神的活動，生出一種疲憊和厭惡的特殊遲鈍感。同時，靈魂又深恐這新的無能是罪過，不成全的象徵。它企圖逼迫思想和意志去活動。有時候，它拼命從自己擠出一些熱忱的感覺；可惜，這是它所能做的最壞之事。它一度曾有過的對天主所有絢麗的印象和概念，一掃而光變成了不愉快的可怖的紊亂。什麼地方再也找不到天主。祈禱的聲音，從這死穴的四壁，飄回空洞的回音。

如果一個人，在這樣的夜裏，讓他的精神在恐懼，不耐煩和焦急中被帶走，他將陷於停頓的地步。他將扭曲、磨難、轉移自己，企圖再看見一些光線，感到一些溫煦，奪回那些已不能再發見的舊安慰。終於，他從晦暗中逃出，陶醉在他初次碰到的光線中。

但是另一些人，在那天主開始引導他們走的荒野中，無論遭受到多大的迷惑和不舒服，他們還感到一步一步被拉進那荒原。他們不能思維、不能默想；他們的想像，以各種他們所

不願意看見的東西來折磨他們。他們的祈禱生活，沒有光、沒有愉快、沒有任何熱心的感覺。

在另一方面，他們以某種本能覺得，平安還存在於這晦暗的中心。某種東西激發他們保持安靜，信任天主，靜靜地聽候祂的聲音；安心忍耐，不必焦急。不久，他們就發覺，各種要默想的無用的努力，只更攪擾他們；但同時，當他們靜靜居住在這赤裸信德的無言中，休息在單純而睜著眼的警醒中，密切地注意那困惑他們的晦暗時，一種精微不可思議的平安，就開始滲透他們的靈魂，以深邃不可言喻的滿足感佔有它們。這滿足是纖細的，曖昧的。它不能被掌握或被認出、它沒有焦點可以被看見。然而它在那裏。

它是什麼呢？不容易說明；但人覺得多少可以把它總括為「天主的聖意」，或簡單地說，「天主」。

誰不讓他的精神，被枯燥和無助所顛覆和打倒，卻讓天主平靜地引他穿過荒野，除了對天主的純信德和依賴外，不願意其他的幫助和指導，這樣的人將達到和天主深密的結合。

誰不怕把他所有靈修的進展，都委託在天主的手中；把祈禱、德行、功績、聖寵以及其他的恩澤，都用來保有天主，將很快被引到和天主結合的平安中。

正如信德之光對於理智是幽暗，思想和意志在默觀和愛中的極超性行動，初看來好像是沒有活動的。因此，我們的本性官能，就焦急浮躁，不肯保持寧靜。它們希望做自己行動的

唯一原理。它們想自己不能照所喜歡的去行動，這個念頭，給它們帶來苦痛和羞辱，這是它們所難忍受的。

但默觀把我們提昇而高出我們本性能力的領域。

當你所搭的飛機飛近地面時，你意識到好像很快地向前進；但在同溫層中，雖然你可能前進快七倍，卻完全失去速度的感覺。

幾時我們得到任何合理的證明，顯示天主正在領著我們的精神進入這樣的默觀之路，我們就應該安靜地留在極單純的祈禱中，不要去行動、反省，澄清想像，在空虛和警醒中等待天主的意志在我們身上實現。這等待應該是没有焦急的，不故意希望任何闖進我們知識和記憶界限內的經驗，因為任何我們所能掌握的或理解的經驗，對於天主所要帶我們的靈魂進去的境界，都是不相稱的，不堪當的。

在這點上，人們所要問的最重要最實際的問題是：有什麼妥當的象徵，可以叫我們放棄正式的默想，休息在這多少帶有被動性的期待中呢？

第一，如果默想和抒情的祈禱是容易的、自然的、有效果的，就不應該被放棄。但當它成爲實際上不可能的，或者只僵化和涸竭心靈和意志，或用煩惱充塞它們，或把它們捲入許多分心中，那麼強迫你的心靈產生特殊的思想，迫你的意志走過一些特殊化的常規，將是有

害無益的。當想像力（雖然它還可能很活動）不再給你愉快和神益，而只使你疲倦和煩悶，甚至當它停在最吸引人的自然或精神事物上時，那就是一個象徵，你該放棄主動的默想。同時，如果你由於安息在忠信地等待天主幫助的期待中，尋獲了積極的平安和神益，你更好就這樣繼續下去，不要枉然地折磨你的心靈和意志，爲要從它們絞出一點思想和情感來。因爲如果對自己的景況稍加反省，就很容易看出來，你的心靈是被吸收於對天主的廣大渺茫的思想中，你的意志是被對天主一個盲目的、摸索的、半理解的願望所佔據。這思想和願望結合起來，在你的心中產生焦急、幽暗和無助，使澄明的自己行動，同時困難又無益。如果你讓自己留在這緘默和空虛中，你將發見這在瞎盲和幽暗中尋求天主的飢渴，在你的身上光輝煥發，同時，雖然你好似還未看見什麼可觸摸的，平安將在你的靈魂中自己建立起來。

在另一方面，如果乾脆放棄祈禱，只叫你的心靈僵化，你的意志石化，而你倚著牆壁，把半小時的默想時間消耗在想你晚餐要吃什麼，那麼，你最好還是專心做一點事。總之，懶惰常可能把自己偽飾爲「安穆的祈禱」或「質樸的祈禱」，變爲麻木或睡眠。缺乏活動，並不就叫你成爲默觀者。

這就是一本書有時候可能幫助你的地方。如果你發見某頁或某行有興趣，儘可以把書闔上，把這意思放在思維中反覆存想，把它吸收，凝注瞻觀，休憩在思想的一般的、安靜的、

不費力的思考中，不必注意它的細節，卻把它當爲整體觀察，好似整個地把握體味某種東西；由此，在等候天主的安靜期待中休息。如果你覺得自己分心，就再讀你的書本，再讀同一句或另一句。你可以利用聖經、或者聖像，或者幾句經文。這樣做，最好是在聖體台前，但也可以在樹林中或在樹下。田野山水的寧靜，足夠使一個默觀者乘著他內心平安的波浪，數小時之久徘徊忘返。

默觀生活的缺乏活動，只是表面的。在表面之下，心靈和意志被吸入另一種活動的軌道。那是一種深邃的，強烈的超性的活動，洋溢到我們的整個存在中，帶來不可計算的神益。

並沒有這樣的祈禱，叫你絕對不做什麼事。如果你什麼也不做，你也就不祈禱。在另一方面，如果天主掌管你的內在活動，聖神的七恩，是它的直接原動力，那麼，你的官能的工作，可能是完全超過意識的，而結果可能不會被看見或理解。

默觀的祈禱，是一種深刻的簡化的精神活動，心靈和意志休想在對天主統一的單純的凝注中，轉向祂，注視祂，被吸收在祂自己的光明中；這種單純的凝注，是完美的欽崇，因爲它默默地告訴我們，我們已爲天主的緣故，放棄了其他一切，甚至希望脫離我們自己；惟有祂對我們是重要的，惟有祂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生命；沒有別的東西，能給與我們任何喜樂。

24. 誤人的火光

在神修生活的任何階段，甚至在毫無神修生活的地方，誰都可能感到自己被一種情感的宗教熱忱所抓住，洋溢著一種對天主和對他人的可感覺的甚至多情的愛，如果一個人一點經驗也沒有，他可能以為自己非常聖善，因為聖善的感覺縈繞著他的心。其實，這一切只有極微小的意義，或根本無意義。它們只是某種由快感產生的陶醉狀態，與小孩子進電影院有時候流淚並無多大的差別。

在它們本身，這些感情的激動是無關利害的。它們可以用於好的方面，也可以用於壞的方面；而對於神修生活的開始者，它們通常是必要的。然而，就是初學者依賴它們，也是愚蠢的事，因為早晚他終必須脫離它們。實際上，除非他多少已學會把感情的刺激拋開，他的神修生活可以說還未真正開始。

就是當我們進入默觀生活之後，我們依然帶著自己的情感和可覺出的本性，好似一桶沒

有遮蓋的汽油。有時候，飛舞在默觀純晦暗中的火花，偶然地闖進那燃料，就在情感和感官上引起了一股火焰。

整個精神被激動搖擺在醉人的喜樂中，或者在懺悔的暴風雨中；這可能是好的、健全的，不過多少還是本性的，即便引起這火焰的火星，可能會有超性的來源。這火焰燒起來，燃幾分鐘，或半個鐘頭。當它還在燃燒的時候，你感到一種強烈的愉快；它有時候是欺騙人的高尚，但有時候也以某種屬於本性的重壓出賣自己，而露出它的真面目：感情。有時候，它甚至可能生良好的本性結果。在幾星期掙扎辛勞之後，一個精神充盈的爆發，可以在一個大節日把你振作起來。但一般說來，這激動的結果，無非是自然的。當一切過去之後，你所得到的利益，並不多於飲兩杯香檳酒或做一次舒服的游泳——而隱修士既不飲香檳也不游泳。它的好處就止於此。

但是，危險的是你把錯誤的重要性，加在這些宗教感情的表現上。事實上，它們一點也不重要；雖然有時候它們是不可避免的，故意去願望它們卻並不明智。任何曾受過內修生活訓練的人，都知道以太猛烈的意志，去追求這些安慰不是一件好事情。然而，許多對宗教情緒特別敏感的人，因他們的熱心，對於多情的聖像和熱情的音樂及溫柔的神修讀本的愛好，竟使他們的整個內在生活，全在追求「光明」、「慰藉」、「懺悔的眼淚」，甚或盼望得到

神視或印五傷的恩寵。

任何真正有灌注默觀聖言的人，這「經驗」的嚐試，可能是他內修生活最大的障礙之一。這是一個岩石，多少本可以成爲默觀者的人，在這裏遭受沈舟沒頂之禍。它最大的危險是：只因爲在許多默觀修會中，人們還不清楚瞭解神秘默觀的真正意義，和這些偶然事物的，這些經驗，這些表現和新奇事物。它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超性的它們與真默觀的核心；聖德和純愛，沒有本質的連繫。

因此，對付這些情緒的最健全方法，是對它們所帶來的快感和興奮，抱著一種模糊的厭惡。你懂得這些東西，不會產生真正的神益和常久的滿足。它們關於天主和你自己，不會告訴你什麼可靠的話。它們不給你真正的力量，而只是短暫的聖德的幻覺。當你比較有經驗的時候，就會明白它們多麼地蒙蔽你，多麼可能欺騙你，把你領入歧途。

你要努力逃避它們，想法子離開那把它們帶來的機會，假如你預知什麼場合可能把它們帶來的話。但你不要因爲努力抵抗它們而攪擾了自己；安靜地不去理會它們，就夠了。

當你毫無辦法阻止這些迷醉和精神愉快的感覺，你可以忍耐地、保留地、甚至以謙遜和感謝的心情去接納它們，想到假如不是在你身上還留著這麼多的本性氣息，你就不會遭受這些激動。你不會承認它們任何不合理的成分；把一切交付給天主，等待祂把你提升到真正喜

樂的境域，默觀的純粹精神喜樂；在那裏，你的本性和情感，甚至你的自我，不再有什麼作用；你浸沈在已被天主解放的精神的純潔陶醉中，不是在感官搖擺不定的迷醉中。

25. 棄絕

通向默觀的道路，是這麼黑暗，一點也顯不出什麼戲劇性。沒有什麼可以把握的，或當爲英勇的或超凡的。於是，對於一個默觀者，日常的工作、貧乏、艱難和單調的常規，都有極高的價值；這些就是世界上所有貧困的，不討人喜歡的，被遺忘的人們生活的標誌。

本來，基督，來這世上訓練默觀者，教導人們聖德和祈禱的方法，很可以召集一些苦行者，以幾乎餓死的嚴齋和奇異的昏睡狀態駭退人們，然而，祂的宗徒是工人、漁夫、稅吏；他們使自己顯著，只因爲他們放棄大多數職業熱心家們複雜熱心工作，禮節的遵行和道德的習修。

最穩妥的苦行，是真正窮人們的不安全、辛苦和無名。完全地依賴別人。不爲人家所知，被人輕視和遺忘。對體面或享受毫無所知。住在髒地方，吃著壞食物。聽人家的命令，賺一點錢或根本沒有錢，辛苦操作；這真是不容易的訓練所，多少熱心人都在盡力想辦法逃避它。

許多宗教人士，說他們愛天主，但一想到受真正的不安全，饑餓和骯髒，就馬上驚慌厭惡。然而，你要看見人們走向貧民窟，和窮人生活在一起，並不是因為他們愛天主（他們根本不相信祂），或者因為他們愛窮人，而只是因為他們憎恨富人，願意激起貧民們也去憎恨富人。假如人們為著恨的毒性快樂，可以忍受這些事，為什麼有這麼少的人肯為著愛變成窮人，在貧乏中發見天主，也把祂給與別人呢？

不過也別這樣想，除非一個人的整個生活外表上常是悲慘的，黯淡的，就不能成為默觀者。生活節儉勤勞，依賴天主，不再依賴我們已不再擁有的物質，盡可能去和他人和睦共處，無論他們是否以同一的和藹和關照對待我們，這一切都能增進平安、安穆、滿足和喜樂的氣氛。甚至在其中也有某種本性喜悅的。事實上，工作和貧窮的生活，有時候，更美於那些想能以金錢購買美麗來自娛的人們的生活。任何曾在法國或意國鄉村人家住過的人，都很明白這句話。

苦修會的生活，基本就是鄉村的生活。它越接近那些須以雙手維持生活的人的貧窮，節儉和樸素，就越接近它的基本目標，就是準備人度默觀的生活。一個修會貧窮是可喜的。隱修士最好是滿足於穿著單薄的衣服，蓋著補綴的被單，吃著比修會規定的更壞的食物，依靠田地生活，不要太依靠彌撒獻儀或恩人的捐獻。不過，修會的貧窮也應該有一個限度。一無

所有對修士或其他任何人是不大合宜的。如果你真正餓得快死，要掙扎維持靈魂不致脫離肉身，那麼，你將不容易度默觀的生活。雖然一個隱修院貧窮是好的，但如果真的貧窮得身無立錐，不得不把所有時間犧牲於勞作和物質顧慮上時，平常的修士在精神方面確難有多大的進展。

常常地，一個消磨終生在做奶油、烘麵包、修補皮鞋或牧牛羊的老修士，竟然比一個爛熟聖經和神學，懂透大聖人和神秘家的作品，有許多時間默想、默觀和祈禱的司鐸，是更偉大的默觀者，更偉大的聖人。

如果你希望成爲默觀者，第一要學習的事，是如何料理你自己的事。

一個人看來聖善，但他卻迫不急待地想去改善別人，沒有比這更使人疑心的了。

收斂的一個嚴重障礙，是熱狂地想教導那些你並不被指定去教導的人，改造那些你並未被邀請去改造的人，矯正那些你對他們並無神權的人。你做這些事，怎能保持心靈和平呢？盡可能少注意別人的缺點吧，更絕對不要注意他們生來的毛病和怪癖。

一切聖德所憑依的出發點，是棄絕、超脫和自我否定。但只放棄我們所有故意的毛病和缺點，還不算完全否定自己。

保持自己不犯顯然的罪；避免顯然的錯誤，因爲它們羞辱貶降你的天性；行那普遍被尊

重的工作，因為它們是我們人性的尊嚴所要求的：這一切還不是聖德。避罪、行善，並不是聖者。它只使你成爲人。這只是天主所希望於你的開始。但這是必須有的開始。因爲除非你先把自己的本性成全（靠著天主的聖寵），就不能獲得超性的成全。在你成爲聖者之前，你必須先成爲一個人。獸類不能成爲默觀者。

不過，祛除那我們認清是毛病的毛病，是比較簡單的——雖然可能還很難。但成全和內在純潔的最大難題，是拒絕根除我們對受造物和自己意志及希望的所有「潛意識的」依戀。

爲攻打故意的、顯然的毛病，一個有計劃的決心和補贖的戰術是最好的法子——雖然不是惟一的法子。你策劃戰略，而付諸實行，並依照戰況的變遷，重新佈置。你祈禱、忍苦、堅持、揚棄物質、希望、甘甜、這奮鬥的各種場面將形成你的形態。

當一場鏖戰結束，而你得到工作的好習慣時，不要忘記在戰爭中你會受傷，被繳過械，曾有無助可憐的時刻。不要忘記，雖然你這樣努力，但你能得到勝利，只是因爲天主在你心中代你作戰。

但一旦要攻打那我們無法挖掘和意會到的，深湛的潛意識的依戀萬物的習慣時，我們所有的默想、省察、決心和計劃，可能不但無效，有時候反而幫助了敵人。因爲這種事很容易發生，我們的決心，是由我們所最需要除去的毛病授意的。這樣一來，驕傲人決心多守大齋，

多鞭打他的肉體，因為他希望使自己感到像一個運動家：他的齋戒和操練，只是由自己的虛榮心所加於自己的，於是加強了他身上那最需要被殺掉的毛病。

當一個人獲得相當的德行，足夠欺騙自己幾乎是成全了時，他可能陷入盲目的危險境地，使他要擁抱成全的猛烈努力，只加強他的隱藏的毛病，使他更加依賴自己的判斷和自己的主意。

為祛除我們最秘密的依戀——那些我們看不見的毛病，因為它們是精神瞎盲的原因——我們的發動幾乎常是無用的。我們必須把發動權放在天主手中；祂或者直接用枯燥苦難之夜，或者透過其他的人和事，在我們靈魂上施行化工。就是在這裡，許多善人粉碎了。一旦他們來到不能再看見道路，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光指引自己的地點，馬上拒絕再往前進。除了對自己外，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信心。他們的信德大都是情緒上的幻覺。這是由於他們的感覺、他們的體質、他們的性情來的。這是一種自然的樂觀主義，受道德行動的刺激、受他人稱讚的溫暖。就是別人反對他們，這種信德還會在自滿中找到避難所。

但時間來到，我們進入了晦暗，在這裏面，我們是赤裸的、無助的、孤獨的；我們看見自己最大力量的不足，自己最強德行的虛無；我們自己沒有什麼可憑依，我們的本性沒有什麼可支撐著我們；世界上沒有什麼可指導我們，或給與我們光明——那麼，我們懷疑是否還憑

信德生活。

然而就是在這晦暗中，當我們身上再也沒有留什麼來安慰悅樂我們自己的心靈，當我們好似無用的，堪受一切的侮辱，當我們好似失敗，當我們好似被擊潰被吞沒時，就是在這時候，那貼近我們深深的秘密的自私，正在從我們靈魂中被拔出去。就是在這晦暗中，我們找到了自由。這就是那虛化我們，淨化我們之夜。

不要在任何娛樂中尋求安息，因為人造來不是為娛樂：你是為精神「喜樂」被造的。如果你還不會辨別娛樂和精神喜樂，你還不能算開始生活。

世界上的生活充滿著痛苦。但痛苦，雖然是娛樂的反面，並不一定是幸福或喜樂的反面。因為精神喜樂之花，盛開在自由的氣氛中，在它伸向最高對象的途徑上已無障礙，在純然無私的愛中充滿它自己。

自私的娛樂，遇到任何減少我們所願意嚐試的一些好處，就感到痛苦。但無私的喜樂，除了自私外，不會蒙受任何痛苦。精神喜樂輕視痛苦，或譏笑它，或甚至發掘它，以淨化自己脫離這最大的障礙——自私。

真正的喜樂，是在於完美地願望那我們被造來要願望的：在於強烈卻又柔美的自由意志的活動中，喜樂於一切聖善的事，不僅僅是為我們自己，而且為了天主本身。

有時候，快樂可能是喜樂的死亡；曾嚐過真樂的人，對快樂抱著懷疑的態度。但任何認識真樂的人，是不怕痛苦的，因為他知道痛苦可以給他另一次機會，再肯定——嚐試——他的自由。

不過，別以為喜樂攆走愉快，或在痛苦中尋找愉快：喜樂，如果是真確的，是高於痛苦，也不感到痛苦。因此它譏笑痛苦，喜樂把痛苦擊潰。它以無私，超脫和純愛，征服了痛苦。痛苦不能接觸這最高的喜樂——它只能帶給喜樂一點偶然的增加，就是使靈魂更為自由而脫離感官，情緒和自愛，並使我們的意志更自由地隔絕一切痛苦的境界。

如果默觀者在他的默觀中，只尋求愉快，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那意思是說，他們將浪費時間、消磨自己於避免枯燥，困難和痛苦——好像這些事是邪惡的。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平安。在祈禱中尋求愉快，他們使自己幾乎再也得不到真樂。

輕浮無恒是自私的象徵。

如果你不能決心實行天主所為你定下的聖意，卻從一個臆想轉向另一個臆想，從一個策略轉向另一個，從一種方法轉到另一個，可能這是一個象徵，表示你在逃避天主的聖意，企圖用安靜的良心實行你自己的意志。

一旦天主把你放在一個修院裏，你就想轉到另一個去。

一旦你嚐到一種祈禱，就想掉換別的來試試。你無時無刻不在下決心，卻又用相反的決心來把它們打消。你問你的神師仲父許多問題，卻不記住他們的答覆。一本書還沒有念完，你又開始另一本。而隨著你所念的每本書，你又改變內修生活的整個計劃。

不久，你將一點內修生活也沒有。你的整個存在，將成為紊亂的願望，白天癡夢，和空想的綴合品；除了把聖寵擊退外，毫無所得；因為這一切，無非是你本性潛意識煞費苦心的陰謀，要擊敗天主；天主在你靈魂中的工作，是要求你犧牲一切，你所願望的，所喜歡的，實際上，你所是的一切。

因此，保持安靜吧！讓祂作一點工作吧！

26. 內在的貧乏

默觀者最大痛苦之一，是感到人類至高的愛和理解的方式，放在天主的光中來看時，是多麼可怕的、不可避免的粗拙和不足；它們趨向天主，但達不到祂。

你意識到你有一個本性，是命定要獲得真福的恩澤的，而這真福，卻完全超出你所是和所可能的一切；發見你除了自我外，毫無所有；發見你缺少了那是你存在的唯一意義的恩寵；這意識和發見的痛苦，真是無法衡量的。於是，自然生活和人類理解的最高成全，人類意志趨向完善的最純潔最精微的努力，在你看來皆成爲庸俗的、無價值的。即便你沒有錯誤和罪過，你所是或所可能是、你所擁有或者所可能擁有的一切，在你眼中都變成了虛無，因爲它絕對不會替你取得那完全超出你，卻又是你受造的唯一真因的極高恩澤。

更進一步，在這些事的頂點，當你看見你的本性還被自私和罪的紊亂所扭曲和摧毀時；你的生活方式，不停地把你遣返到自己的快樂和利害，把你網住時；而你能避免它，甚至用

你自己的力量亦不堪避免它時，那你的痛苦將是多麼厲害？這就是聖人們所謂的憂傷：感到自己的無助，除了自己所沒有被指定的是以外，一無所是的痛苦和煩惱。

這時在祈禱中，你所有的甘飴變成疾病。慰藉嚇退你，因為對它的一點點嗜味，就叫你過飽。一切光明因自己的不足給心靈帶來痛苦。你好似再也不敢行動。最微小的活動提示它自己的無用，因羞愧而消逝。

然而，奇怪的，就是在這無助中，我們開始遇到喜樂。我們發見幾時我們能安然處之，痛苦就沒有這樣利害，甚至，當我們被擊倒，口對著污泥臥倒在地時，如果我們望德夠堅強的話，還可以得到某種平安、富足，力量和友誼。

於是，當平安在靈魂中出現，我們接受自己所被安排的地位時，就開始意識到這最大的貧乏也是我們最大的幸運。當我們被剝去那原來不屬於我們所有，除了麻煩外不能給與我們什麼財富時，當我們甚至脫離那還不能給與我們人生真目的和真幸福的理智和意志的活動時，那麼，我們就開始意識到我們生活的整個意義，就是貧乏和虛無，它們不但不是失敗，反而是所有偉大超性恩澤的保證和能力。

我們變成好像倒乾了水的器皿，可以充滿美酒。我們好似拭淨灰塵的玻璃，可以接受太陽光，並消失在它的光線中。

一旦我們開始發現這個空虛，就沒有什麼貧乏，沒有什麼空虛，沒有什麼羞辱，能夠降低我們的願望。

那麼，我們最大的痛苦，是發見我們還自以為重要，在自己眼中以為偉大，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任何投射在這純潔的靈魂上的陰影，都是一種幻覺，是對天主純粹的光線的障礙。我們也明白，我們的知識和祂的光比較，無非是幽暗。力量是最大的軟弱，使我們不能接受祂的強力；所有人性的願望，欺騙攪擾我們，使我們遠離祂。

我們的官能更除淨對受造物的希望和努力，更收斂在平安和內心的緘默中，更趨向那天主所潛藏的晦暗，它們就更感到一種純潔的，焚燒的不耐煩，希望立刻除去任何達到這虛無的障礙和迷戀，因為只有這空虛才能充滿天主。

就在這個時候，隱修士驟然發現會規所定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棄絕律也有極大的價值。他對於那些所謂補贖的態度開始轉變。以前，他對它們抱著一種運動家的緊張，仰賴別人的道義的支持，要有人和他一起守齋、工作和祈禱。現在，他甘願做這些克苦、工作和貧窮的、艱難的、晦暗的、樸實的事，因為它們給他的靈魂安息，安靜他。然而，並不是因為他想它們可以淨化成全他自己的靈魂，才去追求它們；他安息於它們，因為他已不能再安息於自己的意志。他的平安是在於他人的意志。他的自由是透過他人依賴天主。

真正默觀的人，是受著服從的滋養，他在孩童或初學者的質樸中找到他的平安。但這個比喻也是容易引入歧途的。成熟的默觀者，遠比孩童或初學者純樸的多，因為後者的純樸，多少還是否定性的——可能有繁雜還沒有機會發展。但默觀者，一切錯綜都已掃除乾淨，鎔化成一統、虛無和內在的平安。

默觀者，受著虛無的滋養，受著貧乏的補助，用純樸服從解除一切痛苦，在一切事上從天主的意志暢飲勇毅和喜樂。

不必做繁複的推理，不必有任何思想的努力或特殊的行動，他的生命長久浸潤在安穆的河流中；這河從主流向整個宇宙，又把一切帶返祂。

因為天主的愛像一條河，發源於天主的本體，無窮盡地灌溉祂的受造，以生命、慈愛和力量充滿一切。

一切事物，除了我們自己的罪，都是在這純潔的，不可抵禦的洪流中流向我們的。

假如我們寧靜地接受它們，以純潔的無疑惑的品德，和除去一切抵抗心的純愛，屈服在這洪流的壓力下，天主的意志將進到我們自由的深處，在祂自己喜樂的波濤中，把我們的生命，我們所有的行動和願望帶走。只有學會在這巨流中，馳騁游泳的人，方能尋獲平安。為他們，生活變成簡單的、輕易的。每一分鐘都充滿喜樂。一切事物都可以理解，假如不在於

細節，至少在它們對人生整體的關係上。

但假如我們拒絕接納祂的意志（這即是罪），我們還是一樣要被這洪流所掩沒；沒有一個力量能夠抵禦它。

一切煩惱、艱難、痛苦、掙扎、苦悶，最後死的本身，都淵源於我們叛逆天主對我們的愛情。

當「理解的恩澤」在默觀中開了我們的眼睛時，千萬不要以自己暫時性的行動的噪聲，打擾我們靈魂中的天主。我們應該在緘默、安穆，深深的感恩中接納祂的光明，意識到在這個時刻，我們所能獻給祂的最高讚美，是犧牲一切用人類語言讚美祂的努力，抵抗那把祂貶降到我們概念和理解境域內的誘惑。並非我們的語言不能讚美祂；但它只能在另一個階層上讚美祂。在語言和觀念互相分離，在我們腦中定型之前，我們該離開它，從這深淵裡浮起來。

因此，留守在天主的緘默和晦暗中，是對天主最大的讚美。當我們從祂接受這恩澤時，企圖從我們灰黯的光和願望，取得對祂的一些感覺，將是多麼可憐的讚頌；因為，感覺只能給我們對祂的本體一些虛偽的、人性的推測。

27. 默觀的交流

在默觀中我們並沒有看見天主——我們以愛「認識」祂，因為祂是純愛；當我們嚐到爲愛天主而愛天主的經驗時，我們可以用經驗來認識祂是誰和祂的本體。

對天主的神秘經驗，和完全揚棄天主以外的任何事物，是一致的。它們是同一件事的兩方面。因爲當我們的心靈和意志完全解脫任何受造的迷戀時，它們立刻充滿天主聖愛的恩寵；並不是因爲這兩件事是必然的，而是因爲這是祂的聖意，祂愛我們的恩澤。「誰爲著我的名，離開家庭，父親和妻子，將獲得百倍的報酬，並將擁有永生。」

我們經驗天主的程度，是和我們祛除對受造物的迷戀成正比的。當我們超脫了各種願望時，就會嚐到不朽喜樂的成全。

天主把祂的喜樂賜給我們，不是僅僅爲我們自己；如果我們只爲自己擁有祂，那麼我們將一點也不能擁有天主。任何不從我們的靈魂中洋溢出來，幫助別人也愛天主的喜樂，不是

從天主來的。(不過，不要想你該看到它如何流入他人的靈魂中。在天主聖寵的措置下，你可能把祂的恩寵分給那些你只有到天堂上才能認識的陌生人。)

如果我們在默觀中經驗到天主，那不是只要為我們自己，也是為別人。

然而，假如你對天主的經驗是從天主來的，可能的訊號之一，是你一點也不敢自信去把它告訴別人。談論天主所給我們的恩寵，無異是浪費；在天主之光所照的純空虛上，留下污漬。沒有人比默觀者對自己的默觀更害羞。有時候，叫他告訴別人他對天主的經驗，幾乎叫他連肉身也感到痛苦。或至少，把它當為他自己的經驗來談，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同時，他誠懇地希望每個人都來分享他的平安和喜樂。他的默觀，給了他對人世一個新的看法。他以秘密的平靜的，可能不肯向任何人承認的推測，觀察週圍的人，希望在他人的面上發見，或者從他們的聲音裏聽到一點徵象，好能略知那人也有著這個喜樂和智慧的聖召。他發見自己在向別人談論天主；在他們身上他希望認出他本身的平安之光，覺察本身的秘密；或者如果他不能向他們說話，就為他們寫作。他的默觀生活，沒有分享，沒有陪伴和交流，還不是完全的。

在神修生活上，沒有比企圖把天主的愛分給他人的時候，更需要完全附屬於祂的意志和聖寵最精微的活動。更好是完全不敢自信，不敢冒險把它分給他人，遠勝於在你自己還沒有

接受到它時，就企圖把它都送給別人。一個默觀者，在自己尚未真正認識默觀爲何物之前，就想教人默觀，一定會阻撓他自己和別人找到天主的平安的正道。

第一，他將把自己的本性熱忱和詩人的幻想，代替他身上的真光；他將忙碌於傳遞那實際上不可傳遞的東西；雖然這對他的靈魂也可能有益處（因爲它是一種關於內修生活和天主的默想），但是他還是冒著脫離純光和緘默的危險，而淪於理論，語言和類比中，在純光和緘默中人認識天主並不由於言語和概念。

天國的最高聖召，是把自己的默觀分給他人，使他們也有對天主的經驗的認識；這聖召只給與那完滿愛祂的人。但誤會和錯謬的可能性，也像那聖召本身一樣大。

你已經發見一些默觀的這個事實，並不等於說你一定要把它傳給別人。把默觀的所得分給他人，包含著兩個聖召：第一，要自己成爲默觀者，其次，要教人家默觀。兩方面必須都實現才可以。

但是一旦你以爲自己在教人家默觀，你又跌入了另一個錯誤。除了施與默觀的天主外，沒有人可以教授默觀。你能辦到的，只是寫或說一些東西，作爲他人認識天主聖意的工具。

時機未成熟，就想把默觀的知識分給他人最壞的事中之一，是假想每個人必須用自己的觀點去看事物，而事實上，他們不必這樣做。他們對你所說的一切將提出反對；你將發現自

已被捲入神學的爭論中——或更糟的，假神學的爭論中——而沒有比爭論對默觀者更不好的事情。企圖使另有聖召的人，跟隨你所最關切的那種內修生活，真是無稽的想法。如果他們也有默觀的聖召，並非繁複的爭辯，或抽象的理論，所能幫助他們達到他們的聖召的。

太急於要出去把默觀分給他人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默觀摧毀，並且教給他人假觀念，太信任文字、語言和推論，去做那只能在人靈魂的深處，由天主射入之光所能完成的工作。

屢次，我們讓別人獨處，而專心注意我們自己的工作——它本身就是默觀——比用我們所猜想的內修生活去打擾他人，更能使人成為默觀者。因為當我們在緘默和晦暗中和天主結合，當我們的官能被提升到自然活動的領域之外，休憩在那環繞天主的純潔的、靜穆的、不可言喻的霞霧中時，我們的祈禱和天主所給我們的聖寵，就會自然地不可見地流透基督神秘之體——聖教會；而我們大家不可見地一起居住在天主聖神的盟約中的人，互相影響之深，遠比用我們自己和天主結合，和我們在他的精神活動，所能夠意識到的深得多。

那只稍微獲有這祈禱，僅僅開始在學默觀，幾乎沒有意會到他所具有的人，能夠誠樸地保持他對天主臨在的靜穆注意，對於這，他甚至不敢希望說出一句可理解的話，就這樣，他可以為他人的靈魂做出奇偉的事情。但如果他企圖開始談論它，理解它，他將立刻失去他所有的那一點點，他不能幫助別人，更不能幫助自己。

因此，準備和別人分享默觀最好的方法，不是研究如何談論和理解默觀，而是盡我們的力量，避開談論和爭辯，退入心中的緘默和謙遜中，在這裏，天主將淨化我們的愛，除去它的一切本性缺陷。那麼，在祂自己定的時候，祂將使我們著手於祂所願意我們做的工作，而我們將發見已經動手做著，卻不明白怎樣做，怎樣開始的。那時候，工作決不會再吸引我們，打擾我們的心靈。我們將會保守自己的安靜和自由，而在一切之上，我們將學會把結果放在天主的手中，不再縱容我們的虛榮心，急於要看到我們所與談話的每個人的迅速的可見的皈依。

或者，這在紙上說來是容易的，或者，如果我們真正純潔無邪，不阻撓天主在我們身上和透過我們所做的工作，它將的確是容易的。但在實際行動上，自我主義的最後防線之一，那許多聖人拒絕完全把它放棄的，就是堅持我們自己行動，自己收穫果實，自己享受它們。我們希望把整個工作的榮譽拿走。或者這是為什麼有些聖人從來沒有達到默觀最高境界的緣故：他們太過於希望爲自己「工作」。天主也只好讓他們這樣去了。

因此，雖然默觀如其他一切好的東西必須被分享，而且惟有它被所有得到聖召的人共同分享的時候，才能完全被享受，被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然而，我們卻不可忘記，這完全的交流，只屬於天堂。

因此，小心吧！不要因爲你喜歡某些人，本性地傾向於選擇他們做你的朋友，與他們共分你本性的興趣，就認爲他們也被召來做默觀者，而你必須教導他們如何去做。他們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這適合性。或者看來是很像有的，但如果他們真正有聖召，就讓天主照料它的發展好了。如果祂利用你做機會或工具，可以喜歡做去，但小心別用你尋求友誼的本能，去糾纏祂的途徑。因爲在這個世界上，太急於要得到任何成就，即便有很好的目的，也是不很好的；一個人以經驗知道天主常無所不在，常準備把自己顯示給那些愛祂的人們，他決不會倉促地把人性行動的不定價值，放在天主無窮的確定性之上。

28. 純愛

這樣，我們已簡略地敘述了三種默觀的方式，雖然並沒有顯明地把它們分開。這三種方式有三個可能的開始。

一，這三種開始最好的一種，是靈魂驟然的被空虛，印象消失，概念和言語緘默，而自由和光明驟然在你之內展開；你的整個存在，擁抱著天主的驚奇、深奧和顯然性，同時還有祂的空虛和不可測量的超理解性。這激動，這理解的純潔之氣，是比較罕有的。另外兩個開始可能是通常的狀態。

二，進入默觀最尋常的路，是經過乾燥的沙漠，在那裏，你雖然一無所睹，一無所覺，一無所曉，只體會到某種內在的痛苦和煩悶，然而你被領進、被吸住在這晦暗和枯燥中，因為它是你能夠找到平安和穩定的唯一地方。當你再前進時，你學會安息在這乾燥的寧靜中；在這晦暗的中心，有一種慰人的天主臨在感，漸漸在你的身上發揚光大起來，直到你逐漸意

會到，那是天主在把祂自己啓示給你，在那種引起你的本性和官能痛苦的光中，因為天主的光，無限地超越本性的官能，因為天主的純光，反對你自己的自私，幽暗和缺陷。

三，然後產生了一種完全馨香、休憩和熱情的寧靜，其中雖然沒有什麼可滋養和滿足感官、想像或理智，意志卻休憩在愛的深邃的、澄明的、吸引人的經驗中。這愛，好似那在大博爾山頂瀾漫著宗徒們的燦爛雲彩，以致他們喊叫起來：「主，我們留在這裏多好呀！」從這雲彩的深處，射出保證的光線，天主的聲音無言地向你說話，發出祂自己的聖言。因為你至少模糊地體會到，這美麗的、深邃的、有意義的寧靜，那以它的真理和它的固有平安洋溢著你的存在的寧靜，與天主第二位在靈魂內的使命有關係，是那使命的伴奏和徽記。

於是，對於許多人，他們默觀的晦暗，秘密地與基督的天主性，也與祂聖心對我們的愛打成一片，以致他們的默觀本身變成基督的臨在；他們被吸收在與天主基督甜蜜的，純潔的交流中。而這寧靜，最主要地是從聖體聖事得來的。

祂對他們變成可感、臨在，無論他們走到哪裏，做著什麼事，祂都跟隨著他們，包圍著他們，在白天是他們的雲彩，在黑夜是他們的火柱；當他們必須專心做一些分心的工作時，他們只要對自己的靈魂一瞥，就很容易地再找到天主。有時候，當他們沒有想回到這深奧處，休憩在天主內的時候，天主仍是驟然地把他們領進祂的晦暗和平安中，或者以寧靜的，不可

言喻的喜樂之潮，從他們的內心侵襲他們。

有時候，這些喜樂的波浪，凝結成強烈的波濤；天主的觸摸，以驚奇和喜樂喚醒靈魂；好像一個不可表達的快樂的歡呼，燃燒著靈魂；有時候，它用雖給人痛苦、卻可覺出的創傷燒著它。天主不能用這火焰觸摸許多的靈魂，或重重地觸著它們。然而，這個愛的精神的深刻活動，至少還輕輕地繼續銘刻在每個被天主領進這快樂和安穆之夜的靈魂上。

在這三個開始中，你還多少意會到自己是站在無定的門限上。再進一步，你就一點再也不能意會它，你只有一種朦朧的，不可表達的感覺，好似平安就潛隱在你那發見你本身晦暗和乾燥的地方。你幾乎不敢對自己承認這件事；但不管你怎樣憂懼，你心中明白你是朝著某個目標前進，你的旅程是有人伴導有人指示的，你可以感到安全。

在第三階段內，你進入一種更確定更有個性的愛的臨在。這愛，以你所不能理解的方式，襲擊你的心靈和意志，使你不敢再用自己的活動去容納擁抱天主。你知道這「臨在」就是天主。但除此之外，祂是潛藏在晦暗中，雖然祂距離你這樣近，好像在你之內，在你之外，把你整個包圍著。

當這與天主的接觸深化，變成更純潔時，雲霧也漸漸稀薄。隨著雲霧的澄清，天主的經驗在你的靈魂內揭開，好似可怖的空虛。你所經驗的，是你自己官能的空虛和純淨，這是由

天主的愛所產生的。然而，既然是天主自己直接產生這效果，不假手於任何媒介，使自己能被靈魂所認識，這經驗是高於純主觀的，它告訴你關於天主一些你不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事。

這些效果因天主所輸入你靈魂中的理解之光更加強烈，並且突然把它提昇到幽暗的氣氛中，屏息的清明中，在這裡，雖然天主把你本性的理解完全擊敗堵塞住，但你卻可以容易認識天主。

不過，在這一切上，你還距離天主非常遠，比你所意識到的遠得多。你的兩個自我還常常出現。第一有你自己，其次把自己用這些效果啓示給你的天主。

但是這個分離存在一天，在我們自己和天主間的殊異也存在一天，那麼我們還未進入完滿的默觀領域。

幾時我們只站在這天主純潔深淵和空虛的門限，我們還是無限地遠離祂，至大的聖寵所教給我們的還是非常微少。

從門限的這方面看，這晦暗，這虛無看來是深闊不可測量的——也夠刺激的。我們沒有什麼辦法進去。我們不勉強從邊繞過去，因為其實並沒有防禦物來阻擋我們。

這裡或許是可能根本就沒有深淵。

你停留在那兒，好似覺得一邁步就要跌入深淵。好像你將發現自己飄飛在星球間似的。

當下一步來到時，你並沒有舉足前進，你不知道這過渡，你並沒有跌到什麼地方。你並不「走」到別處，因為你不知道你達到那地方的途徑，也不知道後來回來的路。你的確沒有迷失。你沒有飄飛。那裡沒有空間，或一切皆是空間：這是無分別的。

下一步不是一個步伐。

你沒有從一階段被提到另一階段。

所發生的，是「你」自己的隔離存在消失，除了和無限自由不能分解的自由，和愛一致的愛外，別無他物。並沒有兩個愛，一個等著另一個，追求另一個，尋找另一個，而是愛在自由中愛著。

這可以稱為經驗嗎？我想你要說這只是在人的記憶裡成了一個經驗。否則，即便說它是某種發生的事，也好像是錯的。因為事情發生，必須發生於某主體，經驗必須為某人所經歷？但在這裡，任何分離的、受限制的受造經驗的主體，好似已經消失。你不是你自己，你是在享有。如果你願意，可以說你沒有任何經驗，你變成經驗本身。但那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你不再這樣存在，使你可以反省自己，或看見你有這種經驗，或判斷什麼事在演進著——如果它可以說在演進著，那麼它就不是永遠的、不是不變的、不是無限靜止的驚人活動。

這裡，所有形容詞全都粉碎了。語句是愚蠢的。你所說的一切都是引人入迷途的——除非

你給每個可能的經驗附加注釋說：「那不是它原來是的。」「那不是我所說的。」

類比現在一點也沒有幫助。如果你必須說話，說它是「晦暗」吧！但「晦暗」的念頭已經真是太愚鈍太粗俗了。無論如何，它已不再是「晦暗」。你可以說它是「空虛」，但這使你聯想到飄浮空際，而這裡已沒有什麼空間的東西。

它所是的，是自由；是完美的愛。是純粹的棄絕。享受著天主。

它不是附屬於某主體的自由；不是可以當爲由我們自己的衝動所控制的行動的愛；它不是像在計劃，在實現自己的德行的棄絕。

它是川流在天主自由內的自由。它是愛，正在愛著。愛（天主）的愛。它是天主的純潔喜樂在祂自己的自由中。

當默觀達到其真諦時，它已不是由天主輸入受造物的東西，而是天主活於天主，以祂的生命同化結合受造的生命，不再剩餘任何經驗的意義，只是天主生活於天主內。

假如一個人這樣被釋放拯救，被充實又被摧毀，能夠思想和說話，那麼，他必定永遠不思想談論他自己，把自己當爲隔離的，或者當作一個經驗的主體。

因此，把這當作許多等級的最高層，或者當作大事來和別的較小的經驗比較，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它是不能比較的。它超出那用來表達人類旅行觀念的「路途」，超出那表達我

們進步觀念的「程度」。

然而這還只是開始罷了。這是一個新秩序中的最低層，其中，所有階層都是不可測量的，不可想像的。這還不是內修生活的成全。關於完美的默觀，靈魂由於完全放棄一切願望和事物，而消失於自己，關於這成全還有必須說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它已經與偉大性和高尚性的觀念絕緣；因此，已不會引起驕傲的罪。事實上，這完美的默觀，由於它的本質，即蘊含著一切謙德的成全。在任何可能的路上，驕傲是和它誓不兩立的。惟有當它完全被誤解，被認為某種它所不是也不可能有的東西時，人才會對它生出驕傲感，或者不合理地願望它，或者把它當為罪的材料。

因為驕傲，既然是把善德，價值和光榮，不合理地歸於個人偶有的自我，那麼一個人若不能想到一個在天主以外能生活著另一個「自我」，在他身上，驕傲是無法存在的。

當一個人已經不會反省自己、意會自己或知道自己的時候，他怎樣會因任何事物而驕傲呢？從道德方面來說，他已經毀滅了，因為他的一切行動的泉源，經理和目標是天主。這默觀的本質，是在天主中純粹的，永遠的喜樂，因為天主是天主；它安靜地活躍於這個真理內：天主是成全的，無限成全的，就是成全。

若以為一個人因這喜樂而驕傲，因為這喜樂發現了他，解救了他，那幾乎是等於說：「

這個人驕傲，因為空氣流通。」「另一個人驕傲，因為海裏有水。」「這裏還有一個人驕傲，因為山是高的，山頂上的雪是潔白的，風吹著雪，吹送一朵白雲遠離高峰。」

有一個人，他已經死了，被埋葬在地下；他已經過去了，在人類世界上對他的懷念皆已消失；他已經不再生活在那些在時間內匍匐著的活人中間：你豈能說他驕傲，因為以往的日子，在他所生活過又被埋葬在那裏的家鄉，太陽光普照著穹蒼嗎？

對一個已因純粹默觀消失於天主的人，情形也是一樣。他已經死去，在他身上只有天主存在。天主是在他身上行動的主體。是天主教在愛、在認識、在喜樂。

天主能驕傲嗎？天主能犯罪嗎？

假設有一個人，在他一生中，只有一分鐘的時間，消失在天主內。他的生命的其餘時間，是消磨在罪過和德行中，在工作 and 掙扎中，在疾病和健康中，在苦惱中，在成就和懊悔中，在計劃和盼望中，在愛和恐懼中。他看見過東西，考慮過它們，認識過它們；他下過判斷，說過話，明智或不明智地做過事。他在初學者的默觀中彷徨。他發現過霞霧，那天主模糊的甘飴。他在祈禱中認識過休憩。

在這一切中，他的生活是許多不確定性的揉合品。有時候，他甚至犯罪。在他不純淨的默觀中，也可能找到罪。

但在那一刻，在他被提升入天主的那短短一分鐘內（如果他真正這樣被提升過），那麼，無疑地他的生命是純潔的，他也光榮了天主；他沒有犯罪；在那純愛的時刻，他不會犯罪。這種與天主的結合，能夠是不合理的願望的對象嗎？不，如果你明白它的意義的話。因為你不能不合理地願望天主成爲天主。你不能不合理地願望天主的意志爲祂自己的緣故被完成。但那是在這兩種完全被意攝、完全被充滿的願望中，我們才被虛化於天主，被變化在祂的喜樂中；那是在這裏，我們才不會犯罪。

那是在這純愛的神超中，我們才真正實現第一條誠命：全心、全力、全靈地愛天主。因此，這是所有希望悅樂天主的人，所應該希望的——不是爲一分鐘、爲半小時，而是永遠永遠地。只是在這些靈魂中，平安才能建立在這世界上。

他們是世界的力量，因爲他們是天主在這世界上的聖龕。他們是維護世界免被摧毀的人。他們是微小的一群。他們不知道自己；而整個大地依賴著他們。好像沒有人意會到這一點。世界主要地是爲他們創造的。他們將承嗣聖地。

惟有他們，希望大家能夠永遠地一起享受生命。他們曾向全世界宣佈，生命已給與每個人。惟有他們，在鑑賞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惟有他們懂得喜樂。其他的人都弱不勝樂。這些溫良者除外，喜樂將殺死所有的人。他們心懷純潔。他們看見天主。他們執行祂的聖意，

因爲天主的意志也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天主做他們所願望的一切，因爲是天主在代他們願望。惟有他們擁有自己所能願望的一切。他們的自由是無界限的。他們走向我們，爲要了解我們的悲哀，把這個悲哀淹沒在他們純潔的大海中；他們的純潔，以其光明洗濯著大地。

來吧，讓我們走進那光體中！讓我們生活在那清徹的歌聲中。讓我們把世界的碎片如同清垃圾一樣地拋去，赤裸裸地走進智慧中。因爲這就是全世界一切心靈，所祈求的，他們喊著：「爾旨承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默觀生活探秘 / 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著；
江炳倫 譯

一再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1（民80）
面；公分（靈修經典）

譯自：Seeds of Contemplation

ISBN 978-957-546-051-8 （平裝）

1. 天主教-祈禱

244.3

80003087

默觀生活探秘

1991年9月再版

2010年7月再版五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

譯者：江炳倫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150元

光啓書號 205173

ISBN 978-957-546-051-8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靈修經典叢書

20544a 師主篇

耿稗思著，光啟編譯館譯

本書完全論心靈的修養，詞句淺近，並無矜才使氣、舞文弄墨之嫌，然而意味深長，使人目誦心動，回味無窮。其嚴厲之處，有如嚴師訓徒；其溫柔之處，又如慈母拊兒，能給人光明、指導、訓誡、安慰。

20593 父，隨祢安排

高薩德著，王敬弘譯

本書是靈修大師高薩德神父的靈修經典之作。書中所述，不但是一種靈修道路和境界，更是自內心發出對至尊天主一種無比的讚頌。本書在美國靈修雜誌 *Praying* 所推薦的教內靈修古典名著排行中，高居第一名。

205120 不知之雲

鄭聖冲譯

在十三至十四世紀間，一位不具名的英國人，為蒙召度靜觀生活的人寫下這本書。其主旨不在引導入門，而是在靈修道路上已有所準備的人，鋪陳前進的樓梯。全書分七十五章，順序漸進讀來，即能心領神會，辨認自身心靈世界之所在。

205173 默觀生活探秘

牟敦著，江炳倫譯

作者以一篇篇的散文，道出靈修之旅沿途應認清及牢記的種種，進而澄清什麼為默觀祈禱。書中一再強調默觀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蒙此特恩的人，宜視之為人生使命而審慎以待。最後又說明默觀祈禱的三形式，可供有心人一一印證。

20702 懺悔錄

聖奧斯定著，應楓譯

懺悔錄展現了神哲學家聖奧斯定的靈性探索之旅。作者將其心靈的徬徨與追尋、迷失與希冀，以及最終的徹悟詳細鋪陳於本書中。其思想精微深睿，其文采斐然可觀。

靈修叢書

書號	書名	著(譯)者
20519	心泉	鄭聖冲、張雷合譯
20598	讚美的力量	卡澤羅思著，譚壁輝譯
205116	相逢寧靜中	戴邁樂著，鄭聖冲譯
205128	會晤基督	張春申著，譚壁輝錄
205136	祂在召喚	白曼著，譚壁輝譯
205137	靈修新徑	戴邁樂著，沈錦惠譯
205139	教宗若望廿三世家書	梁偉德譯
205142	天主祢在那裡？	休謨樞機著，譚壁輝譯
205145	天主教基本靈修學	陳文裕著
205150	神操之旅	高欲剛著，陳寬篋譯
205153	靜觀蹊徑	甘易達著，明鏡譯
205203	主，教我們祈禱	費里西、榮妮合著，黃德寬譯
205204	希望的道路	阮文順著，陳廷洲譯
205205-1	靜觀與默坐之一	甘易達著，姜其蘭譯
205205-2	靜觀與默坐之二	甘易達著，姜其蘭譯
205205-3	靜觀與默坐之三	甘易達著，姜其蘭譯
205205-4	靜觀與默坐之四	甘易達著，姜其蘭譯
205206	心路歷程	亞力森等著，梁偉德譯
205207	走向天主	閔稼茲著，李素素譯
205208	靈海拾貝	朱蒙泉著
205209	冥想——分享耶穌的生命	任國琳著
205210	聖神與您	疏效平著
205211	放下包袱	華雷仕著，魯燕萍譯
205212	井枯之時——入門後的祈禱	格林著，沙微譯
205213	活出福音	嘉芙蓮杜赫弟著，梁偉德譯
205214	聖經中的心靈治癒	帕拉欽著，馬昭貽、費蕙仙合譯
205215	祈禱自由，愛也自由	歐里凡著，梁偉德、王敬弘合譯
205216	比喻——天主的利箭	麥肯娜著，若望譯
205217	我的心，靜守於安寧中	史萍克編，唐鴻譯
205218	風中傳奇	聖荷西華人天主教聖神同禱會編輯
205219	心靈平安之源	羅哲弟兄著，山岩譯
205220	日日新——四旬期平日讀經默想	麥肯娜著，若望譯

靈修叢書

書號	書名	著（譯）者
205221	日日新——四旬期主日讀經默想	麥肯娜著，若望譯
205223	與主同在	歐哈拉著，鄭嘉珺譯
205224	扎根——增進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歐蘇里文著，依瓊譯
205225	源頭	甘易達著，劉河北譯
205226	父啊，祢的名字是祈禱	賈德來著，明鏡譯
205227	彰顯主榮吧！	白曼著，黃美基譯
205228	瑪利亞——幽影中的恩寵	麥肯娜著，蔡時、張令惠合譯
205229	和風細語訴心聲	楊彭海等編輯
205230	擘餅	白曼著，明鏡、李鐵民合譯
205231	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天主	費彬著，崔國容、黃美基合譯
205232	念茲在茲——活在聖神中	盧雲著，唐鴻譯
205236	天堂在我心	葛羅謝爾著，梁偉德譯
205238	大禧年留印	張春申主講，胡淑琴編寫
205240	顯隱之間——若望福音的玩味	陳寬薇著
205242	熾熱的心——感恩祭的生活默想	盧雲著，張令惠譯
205245	壓力與幸福之追尋 ——基督徒靈修之新挑戰	慕洸、馮剛合著，鄭嘉珺譯
205249	真正的食糧	費彬著，黃美基譯
205250	坐對敬亭山——每日一思（上）	成文著
205251	枕石聽流泉——每日一思（下）	成文著

作者以一篇篇的散文，道出靈修之旅沿途應認清、牢記的種種；進而澄清什麼不是默觀祈禱。書中一再強調默觀生活是可遇不可求的，蒙此特恩的人，宜視之為人生使命而審慎相待。最後又說明默觀祈禱的三種形式，可供有心人一一印證。

ISBN 978-957-546-051-8 \$150



9 789575 460518 00150

光啓書號 205173

定價 15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